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萬 仞 約

張 天 翼 作



3 0610 1261 7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57.63  
306.2-37

2 條 目

目 錄

兒女們	一
善舉	七八
巧格力	九五
老明的故事	一四〇
教訓	一六六
萬仞約	一九二

## 兒女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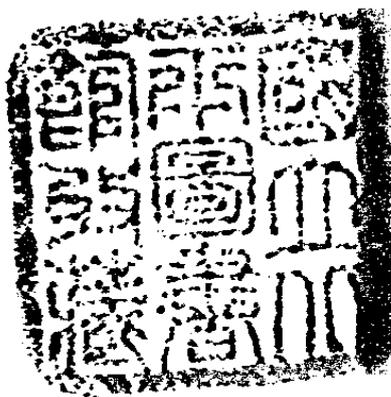
一

傍晚。屋子裏已經黑得什麼都瞧不見。外面刮着風，飛着滿天的黃沙，大地給震得一盪一盪的。黑雲堆成了一整片，像一塊厚鐵，漸漸往地面上沉：似乎已經蓋到了屋脊上，再過一會就得把屋子壓扁。

廣川伯伯坐在鍋子旁邊，注意地聽着外面。風大叫着掠過這些屋子，還夾着沙沙的響聲——像有大塊石子什麼的落到地上，又像是有人走路。

「她回來了……」

他馬上咬緊着牙。左邊腮巴上抽動起來，他那張瘦臉就歪着扯着，彷彿有誰在他左耳上使勁拉着似的。一面伸長着頸子，把腦袋偏了一會兒，更起勁地聽着。鼻孔裏短促地



吸了幾下氣，像要嗅出那走路的到底是誰。

屋子彷彿給飄到了天上，搖幌得叫人發暈。四面八方都吹哨似的，拖長着聲音叫「嗚——」越叫越高，尖得刺耳。於是漸漸低下來，像有人在哼着。可是一會又高了上去。

沒誰在走路。這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

順手把煙桿拿過來，可是到半路裏——他忽然又楞住。一些泥屑掉到他身上也管不着，祇側着腦袋聽着。眼釘在地面上，時不時對門口那兒瞟一下。

老是覺得有那爛熟的脚步聲。要像往日那麼着——越走近就步子越快，於是門一

響：

「爹！」

廣川伯伯就得擡起臉來，愛笑不笑地把嘴角動一動。

可是這回擡起臉來——祇讓左腮巴抽動幾下。嘴裏嘟囔着：

「三天了，三天了，小銀兒這……」

鍋裏小半鍋灰黃色的小米稀飯在冒着熱氣，滾着一個個圓泡。廣川伯伯可祇橫了牠一眼，沒想到要吃。往日——祇要家裏能有東西進嘴，總是小銀兒照拂他的。

「她在哪裏，她在哪裏？」這老頭兒顫着兩片乾癟的嘴唇。「小銀兒跟黑二一樣，跟黑二一樣……他們毀了我，他們……」

他手哆嗦了一會，又把煙桿放到原處。

風更緊了些，彷彿要把這地方連地皮捲去似的。

遠遠的有槍響——

「拍！」這聲音像碰到了什麼東西又彈回來，於是再來了一聲——「拍！」說不定土匪又搶那汽車站。也許是抓到了幾個歹人在打靶……

「這年頭兒，這年頭兒，唉……天翻地覆了……什麼都倒過來了……這年頭真是……」

這年頭廣川伯伯也變了許多：鬍子一根一根成了白的，臉上的皺紋也深了——密密地一條擠着一條。他手指老顫着，用不起一點勁；幾乎連紙都拿不起來。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連脾氣都不大發：想着黑二對他不孝順，頂多祇嘟囔幾句。

「二十幾歲了，什麼都不上規矩，不學好……我知道你巴不得逼死我，我死了你才稱心，你才……丟我的臉……一年到頭跟小倭瓜他們在一起——一批小人！不知上下，不知好歹……幸得小銀兒沒給你帶壞……大才回家了——叫他揍你一頓，大才看你這……」

不管黑二聽不聽，老頭祇一口氣說着。他一個人在家裏也老是這麼自言自語，一面左邊腮巴就一抽一抽的：他那年遇着龍風吹歪着臉，拿桃葉跟頭髮什麼的診好了，可是

臉子還有點不平正，左邊還常常抽痙。越抽得厲害——話也就越多，於是又埋怨這世界變得太古怪，一天天祇鬧彘扭。什麼事都瞧着不順眼，活到快六十歲的人，還給弄得不知道怎麼過活。總而言之，一切都顛倒了過來：兒子不聽老子的話，小夥子不相信好人——就像廉大爺那麼個活菩薩，他們也忌恨他。

「好話你們不聽，好話你們不聽，唉！廉大爺待人那麼好……廉大爺從沒虧待過你們……」

他老是說「你們」「你們」他站在廉大爺那邊的。

這世界上祇有廉大爺頂懂得廣川伯伯。廣川伯伯雖然讀透了書，考運可不好——一直沒進過學。自從廉大爺瞧見廣川伯伯替別人做的一副輓聯，就翹起個大拇指——「才子之筆！」馬上請廣川伯伯到他家裏去教他幾位姪少爺。現在那些姪少爺都進了洋學堂，再沒理會這位老師，可是廉大爺還把廣川伯伯當朋友看待：家裏有事的時候就

讓廣川伯伯跟那些爺們兒坐在廳上吃酒席，不叫跟長工們在一塊兒。

廉大爺祇有一樁事幹得不對——幹麼要辦那個汽車公司！汽車路一造，風水一破，就什麼事都蹩扭了起來。

可是別人都羨慕廣川伯伯跟廉大爺那麼接近。

「廣川伯伯，叫廉大爺給你們大才黑二找個差事呀。」

這兩個兒子可沒子兒給念書。大才推了幾年手車，汽車一通，他那買賣完了蛋。於是廉大爺把大才送到瑞州的汽車公司做事——給客人背舖蓋什麼。現在做了磅行李的。說是拿一件件箱子網籃到洋秤上去稱。有時候也寄幾個錢回家，還討了個媳婦兒。

黑二的事就沒辦法。廉大爺祇搖搖腦袋——「難，難，」剝幾下指甲，接着就告訴廣川伯伯：大才還是硬插進去的。

「這全是看老兄的面子，要不然……呃，黑二的事慢慢再看罷。」

也許廉大爺嫌黑二不學好。這祇能怪黑二他自己。黑二分租別人一點田，還老是罵街：一會跟師爺們頂嘴，一會突出雙眼珠說廉大爺那家恆隆當準得放一把火燒掉。

「黑二你……開當店是做好事，他們……」

「好事——點一把香到廉大爺跟前去磕頭罷，我看！」

就這麼個蠻勁兒！

廣川伯伯又嘟囔起來，左邊腮巴抽得把肌肉扯成一塊。他說了一句書本上的話，就告訴黑二——誰也是折磨出來的：要是守點本分，規規矩矩做人，廉大爺準得提拔他。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祇要吃得……祇要你學好，總會……唉，我本來還望着享點後福的，看你這……」

接着又把這套話重復了四五遍，一直到吃東西的時候也還不住嘴。他拿打顫的手把黑色饅饅送到口裏去，臼齒脫得祇剩了一顆——一天到晚見鬼地疼，他就用門牙和

犬齒嚼着，上脣跟下脣磨呀磨的。一面儘嚙着，瞧瞧黑二又瞧瞧小銀兒；他生怕小銀兒給她這不安份的二哥帶壞。

「大才是好孩子——沒在我身邊。我祇看小銀兒……要是你跟你二哥學壞了，那我……那我……」

可是孩子們總得有點彆扭：小銀兒埋怨她這門親事。她不願意嫁到那油坊裏去。

「怎麼！」廣川伯伯眼睛睜得大大的。「那孩子不好麼——有吃有喝的……不害臊，女孩子說這些話……多能害你麼……廉大爺好心好意做這個媒，是爲你打算，是爲你……一個油坊小老闆，家裏有吃有喝，又肯學好，又是廉大爺族上的，別人還搶着要做親哩……我有主意，我有主意，你別那麼……」

於是小銀兒沒再開口；到底她不比黑二。到十一月裏給娶了過去，她就能够安安穩穩過日子，廉大爺還算是廣川伯伯的親家老爺哩。

「到那時候我到大才那裏過活，隨黑二去……我隨你去幹什麼，別說是我的兒子，別說是我的兒子，唉……今年我跟大才去過年，我不管你……」

黑二笑了一聲：

「得，叫小銀兒嫁過去做個油葫蘆罷。嚇，多好——咱們都得沾上點油哩，滑不溜的……我啊，我可不認這門油親！」

小銀兒那天鬧整扭準是跟黑二學的，準是跟黑二學的，唉！

到了前天——可一下子來了天大的整扭——

小銀兒跑了！

「爹，小銀兒跑了，」黑二滿不在乎似的。

「什麼？」老頭兒打炕上跳起來，兩手撐住上身，哆索得要倒下去。

「十一月裏要嫁到油坊裏去——怪膩的：她不幹跑了：往別處找活去了。」

廣川伯伯瞧着他的二兒子，似乎叫他別說着逗玩兒。廣川伯伯不相信這回事。可是廣川伯伯心跳得連屋子都震動起來。

黑二的臉可正正經經的：

「瞧吧……我早說過，這門油親咱們沾不上。」

沉默。

這屋子彷彿在翻筋斗，把廣川伯伯摔倒下去，五臟六腑給搗得粉碎。

什麼都完了蛋！就連小銀兒也撇開了他！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這世界，這……老天爺！老天爺！我太……我太……」

廣川伯伯嘟囔着，等着。拿棉絮裹着身子，石頭似的坐着，他聽着外面，瞧着門口。他沒

淌眼淚——好幾年來他眼眶沒濕過一回。他祇是心臟上一陣陣的酸疼，像有燒紅了的

針刺着似的刺一下——他全身的皮肉就抽動一下。

大兒子沒在跟前。二兒子這輩子沒有了出息。他覺得全世界裏祇有他跟小銀兒倆，可是……

這麼大一個天下，就留了他一個人！

「她會回來，她會回來……天無絕人之路……」

「爹睡罷，唉！」

「我等着她，我等着她……她不能那麼沒良心，她不能……她不能……天無絕人之路。小銀兒知道我的苦……」

黑二鏟些馬糞放到炕洞裏着了火，瞧了瞧老頭，可着急起來：

「爹真是……睡罷，噴……着了涼可不是玩意賬，咱們沒半個蚌子抓藥。」

「她會明白過來，她會……」

這一晚小銀兒沒回家。

於是第二天，第三天。

兩三天裏廣川伯伯的鬍子似乎又白了許多，肚子飽飽的老不想吃東西。他冒着風出去到別人家裏打聽，還沿着汽車路一直走到汽車站，到那些茶店裏走走，看聽不聽得着一點兒影子。

黑二可發了愁：

「別出去了罷，這麼大風……找得着麼！小銀兒這回在外面幹得好了，往後也許還得當那個什麼「人上人」哩……吃點兒罷，爹。」

老頭兒用勁橫了二兒子一眼，左臉上沒命地抽動起來：

「小銀兒在哪裏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要逼死我，你要逼死我，你是……你是你是……」

……小銀兒給你帶壞了，給你帶壞了：你叫她跑，你叫她……你叫她……」

聲音越說越高，炸破了成了嘎嚨子，喘得上氣不接下氣。接着他全身都哆嗦起來，猛

地舉起了煙桿，在黑二腦袋上打了兩下。

黑二不動，祇霎霎眼睛，像有些沙土刮到了臉上似的。

「咱們不能把小銀兒逼死呀……她一說起那油坊小掌櫃她就哭，往後要是嫁過去……想想她那日子那小掌櫃是……」

「你叫她跑的，是你……是你……」

許多人都瞧見這幾天小銀兒跟黑二說着哭着，他們哥兒倆成天搗着鬼。於是黑二往什麼地方去了一趟回來，這天小銀兒就跑了。出這主意的當然不止黑二一個，另外總還有幾個人幫他們，不過大家都不能確定說出這些人是誰，祇是瞎猜猜的。

廣川伯伯還是等着聽着外面的風，一有點別的響聲，他的心就一跳。他眼睛一動不動地釘着鍋子裏的東西，嘴唇在顫着，臉子更歪了些。

「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

讀過聖賢之書，在廉大爺府上教過館，可是他的二兒子不上規矩，女兒——甚至於跑掉！他覺得小銀兒比黑二聽話，可是現在她跟黑二站在一條線上。他們遠遠地離開了他，讓這老頭兒孤單單的沒半個親人。

「我要走，我要走。我去跟大才一塊過活……」

風似乎要竄進屋子裏來，刮得嘩嘩地響，接着就下雹似的一陣沙泥。

什麼地方又來了槍聲：拍——巴！

忽然廣川伯伯生氣來，咬緊着牙，手也哆嗦得厲害了些。他喃喃地罵着小銀兒：他覺得什麼整扭都是小銀兒鬧出來的，說不定黑二那麼沒規矩倒是小銀兒引壞的。要是她回來了，他就得——

「我要揍她，我要揍她，我攆她出去，我不許她在家裏，我不許她……」

腮巴子抽得連左眼都一霎一霎的，眉心和嘴邊上就痛苦地皺着。他閉了會嘴，把腦

袋俯了下去，下巴擱在胸脯上。

外面脚步響。

廣川伯伯一下子擡起臉來。身上彷彿流着一種什麼東西——像是一陣熱，又像是  
一陣冷。

要真的是小銀兒回來了……

步子越響越近——給埋在風聲裏，聽不出是誰的脚步。

他打了個寒噤。他希望不是她，又希望是她。

擦擦擦的聲音到了牆外，於是門一響——黑二。

「吃了沒，爹？」

黑二站在黑地裏顯出一個模糊的輪廓，臉嘴一點也分辨不出，祇瞧得見他那雙眼睛在動着——看看鍋子，看看旁邊那兩個冷得硬了的饅饅，又看看老頭兒。於是他輕輕

地噓一口長氣。

這晚廣川伯伯祇喝了點小米稀飯。黑二可大聲嚼着，耳朵邊那塊栗子肉就一起一伏的，一面說着外面的事：廉大爺怕土匪搶到這地段來，要大家派捐造門柵。

「他怕蘇老八搶他汽車站哩……下了雪反正汽車走不了。剛才龍老頭兒跟我說，下了雪不開汽車，哥哥說要回來瞧瞧，還帶點兒東西……」

「大才要回來麼？」

廣川伯伯想到大才那微笑的臉子，心裏輕鬆了點兒。於是他顛着手指拿過煙桿來，滿滿地裝上了一袋煙。

二

第二天早半天，廉大爺府上的馬爺來找廣川伯伯：廉大爺請他去有話商量。

廣川伯伯給誰打了一拳似的一陣難受，膝踝子差點沒折下來蹶一交。廉大爺要跟

他商量些什麼——那誰也想得到。這是廣川伯伯家裏的醜聞，也是廉大爺族上的蹙扭。廣川伯伯生怕別人提起這回事，他老是偷偷地瞅別人的臉嘴——想看出他們有沒有裝鬼臉。祇要對方眉毛稍爲動一下，廣川伯伯全身的皮肉就緊緊縮了起來，鼻孔也給堵住了似的出不了氣。要是那張臉沒一點表情，廣川伯伯可又覺得射來了一陣逼人的冷氣，叫他很命地打個寒噤。他彷彿老聽見有人在他後面咕咕刮刮說着話，哼哼地夾着冷笑，談他的黑二和小銀兒：這老頭兒還讀過四書五經，可是教出這些個兒女來——全做些顛顛倒倒的事……於是廣川就得蹩蹩這面，蹩蹩那面，用力地咬着牙——撐住勁兒不叫自己倒下去。

這回——廉大爺就得當面跟他提這件事！

可是廣川伯伯當做不知道似的。他眼睛並不對着馬爺，他嗓子變得古怪起來——彷彿站在風地裏冷得直哆嗦的聲音：

「商量什麼事？」

馬爺笑得滿臉全是皺紋，像結着許多蜘蛛網。誰也瞧不出他笑得懷不懷好意。

「我不知道。呃嚇。俺，我不知道。您過去了就……」

外面風小了些，不過遠處還低聲叫着，彷彿有長途汽車跑過似的。黑雲越堆越重，拚命地往下沉，一個不留神就得塌下來。要是把膀子舉一下，手指就能摸到那冰冷的雲塊。在這下面走着的人，那怎麼也想不到這世界上居然還有一個太陽的。

廣川伯伯的一雙腿也有雲那麼重，彷彿前面有人擋着他：走得怪費勁。他爬上那條汽車路，一面嘟囔着埋怨這條路難走。

「世界變了，世界變了，唉！連路都這麼難走……從前是……從前是……這世界要變到什麼樣兒呢，這世界……天氣也不對了，路也不對了，這真是……」

路沿着山坳一起一伏。望着前面的高處，路似乎已經到了盡頭，可是前面又是一段

從低到高的路：這麼一段一段的，都是上面狹，下面寬，像疊着許多漏斗。這麼一過了汽車站，穿過幾家店面，往東北角兒一拐，就得瞧見廉大爺的屋子。

廣川伯伯打了個寒噤。他忽然希望這條路加長——要長得一輩子走不到。他有點怕起廉大爺來。

對面一陣風，廣川伯伯趕緊把臉側過來一下。路邊的低窪裏那些小屋顯得更小：廣川伯伯的家也在那裏面。汽車路堆得像城牆那麼高，一下雨下雪就得有水滾到那些屋子裏去。

「風水破了，風水破了，唉！……什麼都完了，什麼都七顛八倒……我是個孤老兒，我是……連廉大爺也瞧我不起，連廉大爺……」

這回廉大爺得對他說些什麼呢，往後還把不把他當朋友看待呢——「唉！」  
一進了廉大爺的屋子他心就亂跳起來。

廉大爺在新造的菩提小築裏，於是廣川伯伯小心地進了那扇圓洞門。走過佛堂的時候他瞟了那邊一眼，瞥見五姨太太在敲着木魚念經。廣川伯伯就低着腦袋，像到了大成殿似的，一步步踏着走廊到靠東的廳子上。

那塊寸多厚的棉門帘一掀，就聽見廉大爺沉重的話聲，似乎嘴裏有一大口痰：

「確乎如此，確乎如此：天門口是個要隘，非造門柵不可。一夫當關，萬夫莫摧。這是：

……」

瞧瞧廳子上所有的人，廉大爺又把這話說了一遍。

這裏人很多：紀議員，六舅太爺，施聖人。廉大爺起勁說了幾句，就住了會兒嘴，瞧着他們：像想要他們喝一聲彩。接着他手指東劃西地告訴別人：他這回趕回家來是專門爲了造門柵的事。

「這干係着地方上人的生命財產，非問不可……：汽車公司還有很多事要親自去

辦的，然而爲了地方上，這是……權其重輕，當然回來辦這個……爲了大家的生命財產，公司倒了也在所不惜。我向來是……」

廣川伯伯放心了點兒，廉大爺祇談着防土匪的事，不會扯到那亂子上去。可是把眼睛掃遠了些，他身子就往下沉。

油坊親家也坐在這裏，嘴閉得緊緊的，似乎在用心聽廉大爺他們說話。他旁邊坐着那位小老闆——誰也不相信這小夥子是在油坊裏長大的：那麼黃瘦，背駝得像個猴子。眼珠老偷偷地瞟這個一眼，瞟那個一眼，彷彿做了壞事怕別人揍他似的。鼻孔裏響出了一種聲音：「哽！」過不了一會又是——「哽哽！」

六舅太爺抽着洋煙：煙味兒跟新漆味兒混和着。

廉大爺可說到了蘇老八那股土匪的厲害，到一個村子就洗一個村子，還有許多不安份的傢伙入了他們的夥。他們到處放火，把什麼都搶得精光。年青力強逃得掉的都逃

走，逃不掉的就——

「逃不掉的就殺——見一個殺一個。逃不掉的都是些年老長者。」

大家就輕輕歎了一口氣。

「確乎如此，確乎如此。」廉大爺加了一句，瞧瞧大家，用力點兩下腦袋。

廣川伯伯左腮巴又抽動起來。長長地噓一口氣，可是胸脯還那麼緊緊的不舒服。

「唉，一點不錯，一點不錯：世界真是變了……」

「然而還不僅此哩。」

那些土匪還把人臨空吊起來問他要錢。於是廉大爺打了個手勢，指指天花板，接着就細細敘述那些吊人的方法：把人臨空吊着還不算，還在他脚上戳一個洞，拿麻繩穿進去，麻繩下面就吊着一個百來斤重的銅鼎。

「於是乎問你要錢。如果你不給，就儘是這麼吊着。過了七天七夜，你再不給錢，他們

就用紅鐵燙你的脊背，然後在燙破的地方撒一把鹽……真是慘不忍親……如果我們不防……」

「怎麼能够不防。這批土匪太……」施聖人腦袋畫了個圈。

「唉，他們還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扔到茅房裏，拿四書撕碎了去出恭！」廉大爺的眼睛移到了廣川伯伯臉上，又那麼點點頭袋。「總之是家家搶，家家殺……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紀議員應聲蟲似的說了一句，就咬了咬嘴唇，綳着臉。於是沉默。大家臉子綳緊着，互相瞧瞧。還有幾個歎了一聲。

廣川伯伯嘴裏吃着東西似的，把牙齒磨了幾下。他想到蘇老八。那夥人把他抓住，黑二可早就逃掉了，於是他頸子上吃了一刀。他們還拖住了小銀兒……

「她在哪裏，她在哪裏？也許已經……」

幸得廉大爺打定主意要在天門口造門柵。廉大爺說要造得像城門一樣，祇要兩個團丁把守就儘够對付了的。可是錢就花得多了些，不比那些木門柵。這是大家的事，照老規矩派捐。

「這真是衆志成城了，這本來是……」

「衆志成城，衆志成城！」——又是紀議員，不過這回他臉子綑得沒那麼緊了。

廣川伯伯把視線打廉太爺臉上移開，掃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了原處。他嘴唇動一動想說什麼，可是沒發出聲來。

那些人都沒言語，像在回味廉大爺剛纔那些話。

佛堂裏篤篤的木魚聲悶悶地響着，聽來彷彿是好幾里路外面發出來的。

這邊暫時祇有油坊小老關的鼻孔裏有點聲響：「哽！」——「哽！」

廉大爺的眼珠子在移來移去：一落到廣川伯伯身上，廣川伯伯就心頭一緊，可是又

覺得有了點兒安慰似的。

「要是他提起那回事……」廣川伯伯就簡直不知道這難關怎麼過法。

這回廉大爺他們又開了口——談到了汽車公司。

廣川伯伯把手抹一下下巴，放到太師椅的把手上。他左眼眯着瞧着廉大爺，忽然感到了失望：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幹麼要巴不得別人早點提到那回事。

可是總有這麼個時候的。於是廉大爺碰一下廣川伯伯膀子，叫他跟他到廂房裏去說話。

「小銀兒回來了沒有？」廉大爺小聲兒問，很切己的樣子，似乎問到了他自己的女兒。

「沒有……唉，這世界我真看不順眼，我真看不順眼。連小銀兒——也……」  
廉大爺歎了一口氣，閉了會兒嘴。

「我們是通家：老兄的事我是極其關懷的。然而……然而……唉，你親家今天特爲來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祇好……真是不幸，於你於我都……而這門親事是我做媒的。……然而我又忙得很。爲了地方的事……不然我可以派人去找小銀兒……」

廣川伯伯眼睛對着板壁上掛着的畫，嘴角上抽動得更快起來。他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手這麼放着似乎哆嗦得比平日還難受，可是移開了也不合式。腿子直發顫，像不是自己身上的東西。他咬緊着牙，忍住肚子的一件什麼東西不叫迸發出來：全身發着熱。

對面那個閉住了嘴，彷彿想得很遠。時不時搖搖腦袋，鼻孔裏傷心地噓着氣。

「唉，人心大變，人心大變，」廉大爺又搖搖腦袋，聲音提高了點兒，就像剛才那麼着——嘴裏似乎有一大口痰。「確乎如此，「這世界真看不順眼。」像你我這樣……唉，人心大變。這真是……唉，連自己的親生兒女都靠不住……」

忽然廣川伯伯全身跳似地動了一下。他的心事祇有廉大爺懂得。天下這麼大——

祇有廉大爺一個人知道他的長處，也知道他的苦處。於是他緊釘着廉大爺那雙小眼睛，手漸漸伸過去要觸到廉大爺身上——可是在半路上停住了，沒命地顫着。他覺得要對廉大爺痛哭一場纔舒服。他眼眶發了紅，喘得差點沒暈過去。

「親生兒女……親生兒女……」

廣川伯伯臉上抽動了一下，全臉的皺紋就深深地結了起來，彷彿身上什麼東西忽然一陣疼似的。閉了會兒嘴，那些皺紋纔慢慢放淺了點兒。

「我是……我是……」他仰着臉瞧着對方，像在求救。「我是個孤老兒，我是個孤老兒……」

「呃呃，這個呢我看是……」

「黑二不學好，黑二不學好，您知道的，您是……小銀兒很聽話，很聽話，這回又……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我是個孤老，我是個……沒一個親人，

身邊沒一個親人……我是……我是我是……小銀兒是黑二叫她跑的，黑二叫她跑的。

黑二知道小銀兒在哪裏，黑二是……」

「什麼？」廉大爺眼睛裏發起光來。

「黑二叫她跑的，黑二……」

廉大爺剛纔那付愁眉苦臉一下子給掃得乾乾淨淨，全身都來了勁兒，誰也想不到變得這麼快。他叫着說：

「叫黑二找她回來。叫黑二找她回來！這麼……」

佛堂裏的木魚響忽然停止，五姨太的尖嗓子嚷起來：

「死不要臉！明明是要找回小銀兒來想上手，還說是爲了……哼，瑞州有了兩個姘頭不餓，又來……」

廉大爺臉發了紫，就更提高了嗓子：

「馬上找回來，於老兄的面子也就……限他明天找回來，明天好，就這樣罷……」  
於是把廣川伯伯拖回到廳上。

木魚聲音重新響着。可是過了會又停住，五姨太嚷了幾句什麼，越說越快，誰也聽不明白。這麼吵了分把鐘，就安靜地來了——篤篤篤篤篤……不過敲得比先前重了些。

廣川伯伯走出廉大爺那裏的時候已經到了中午。廉大爺一直送他到圓洞門口。

「不錯，」廉大爺下巴那麼一點，眼也閉了一下，「門柵是大家的事，捐款請老兄準備準備，也請開導開導地方上的人……」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天門口的門柵……唉，這世界真是顛倒，真是顛倒……要是不造門柵的話——呃，唔，那何堪設想！全地方的人命……這是大家的性命，這是大家的性命，還有……還有……」

廉大爺挺着腰站在圓洞門裏，把雙小眼睛釘在廣川伯伯那頂深藍色的風帽上，又

漸漸往下移，瞧着那件油膩膩的老灰布皮袍——這皮統已經傳了三代，平日不輕易穿的。

「這個……這個這個……」

住了會兒嘴，廉大爺側過一小半臉去，瞟了那佛堂一眼。然後他告訴廣川伯伯：門楣得造得堅固，寧可多花點錢；至於每家攤派多少，今晚就叫人來估了價再說。鄉下人沒讀過書，什麼事都不講理，廣川伯伯得開導開導他們——讓他們知道利害。他嗓子裏咳了兩下，又瞟了那佛堂一眼，於是小聲兒叫廣川伯伯把跑掉的人找回來：黑二得明白道理，明天就交出小銀兒，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大家臉子都下不去。」

至於廉大爺現在的臉子——那可是綁住的。

廣川伯伯又嘟囔起來，左邊腮巴一抽一抽的——臉上的皺紋就拚命閃動着。

「我真難受，我真難受，唉……黑二不上規短，一天到晚……黑二是……黑二是……小倭瓜他們跟他混得來，正派人的話一點不聽，一點不聽……我這麼老了，我這麼……」

可是那個打斷了他的話：

「總之——這兩件事就奉託了。」

拱拱手，掉轉身走了進去。

廣川伯伯一面走着，一面還是自言自語着。手筒到了袖子裏，可是怕弄了那些大毛，就又把手抽出來。

「他們那些小夥子，他們那些小夥子——唉，他們跟正派人結了仇似的……廉大爺放債他們要罵，廉大爺買了趙六家的山地他們也要罵，開當舖也要罵。做了好事他們不知道，做了好事他們不知道……要是地方上沒有廉大爺……黑二前生跟我有冤仇，

有冤仇……我還指望有點後福，有點……唉，連小銀兒都給帶跑了，帶跑了……你們要逼死老頭兒，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唉，你們要逼死老頭兒……這個世界……這個世界……

要跨出大門的時候閉了一會嘴，他手撐在牆上，費了頂大的勁才把顫着的腿搬出了門外。門檻有尺多高哩。

外面的冷氣緊逼着他。他嘴唇麻木起來，牙齒冷得發痛。把嘴一閉住，可是透不過氣來。他就張開一小半，一面吐着濃煙似的熱氣，白鬍子上結着一粒粒的小水珠。

那雙腿子越走越重，腳趾斷了似地疼，怎麼也走不熱。手筒到袖子裏去又拿出來，過會兒又忍不住要筒進去。嘴唇輕輕動着，他不嘟囔就不大舒服。

黑雲又往下沉了許多，可還沒下雪。祇有東北角的地平線上——雲薄了點兒，畫着一條灰白色。

「這日子過不了，這日子過不了。這簡直的是……」

他就簡直想不透——現在這批不學好的小夥子到底是什麼東西投胎的。就連廉

大爺……

廣川伯伯常對黑二他解釋：並不是廉大爺賞識了他的學問才感恩圖報。廉大爺讀過書，明白道理，肯給地方上出力，誰都知道他是個善人。

「你們什麼事都是顛倒的，什麼事都是顛倒的，唉！」

可是黑二老是跟小倭瓜他們打在一塊兒。

可不是——廣川伯伯一走近自己家裏，黑二跟小倭瓜他又在那塊坪上哇噉哇噉吵着，打架似的。

「他有錢幹麼他不造門柵，要派咱們捐！」

「我可不怕搶，我家裏……」

黑二帽子拿在手裏，腦頂上在冒氣。腰帶也解了下來搭在右肩上：

「什麼，就是他怕搶他汽車站。他怕土匪——可叫咱們攤錢！」

「黑二！」廣川伯伯用力叫，可是叫得聲音不大。

「他有錢他一個人造就得了。咱們連稀飯都喝不飽，倒要……」

廣川伯伯又叫了幾聲黑二，別人可沒聽見。他想走過去把黑二拖出來，揍這傢伙幾拳——給他點教訓。可是兩脚像在地下生了根，不能移動一寸遠。於是他睜大了眼睛，瞧

瞧黑二，又瞧瞧小倭瓜那些人的臉。

他們彷彿沒瞧見廣川伯伯，祇是紅着臉，罵着廉大爺十三代祖宗。小倭瓜那橢圓形的腦袋光着，在許多紅臉裏一上一下，裏嘴噴着唾沫星子。

「他敢——他來派捐就揍他一家伙！」

「不繳！不繳！」

接着七八張嘴都說起話來，還夾着娘們兒的尖聲。他們一面打架似地吵着嘴，一面翻出了廉大爺從前做的事。聲音頂高的是趙六嫂子，敘述着廉大爺連嚇帶罵地撈去了一塊山地。說呀說的眼淚鼻涕都流到了下巴上，於是指着那條汽車路不斷地罵，嗓子漸漸帶了嘎聲。

「該活刷該下油鍋——仗着勢欺侮我們的……要是他有好心眼——怎麼討上五個小老婆還接不起後來——活該斷子絕孫……」

「×你奶奶，要不是他玩什麼汽車……咱們也不會這麼……」

「勒死他這兔崽子！」

幾個趕過車的就更起了勁：他們從前過着快活日子，現在可挨了餓。

小倭瓜把腦袋又一伸，一口唾沫射到了地下：

「田大癩子呢？你們瞧田大癩子可……」

那幾個可還談着沒修汽車路時候的生活。祇有趙六嫂子聽着小倭瓜說田大癩子的事：她一面撮着鼻涕，一面插幾句嘴。

廣川伯伯眼前浮出田大癩子的影子——一拐一拐地幌着。

「怪他自己，怪他自己……欠了錢還逞強，挨了錢不算，還霸着那塊……他可憐，他可憐……他自己不安份，他自己……」

田大癩子借了廉大爺一筆錢，押下那塊地，過了期沒還，廉大爺當然得收了那塊地。可是叫人去掘白薯的時候，田大癩子一個勁兒不叫掘，這還怪別人麼——「唉！」還打了架。於是給抓去吃官司。廉大爺好心好意借給他一筆錢，可遭了這麼回事——

「以怨報德，以怨報德……」

忽然一個雷似的嗓子蓋住了一切：

「田大癩子老實要我啊，哼……這回他來派門柵捐我就給一個——嗨，瞧罷！」

這是黑！

廣川伯伯打了個寒噤。像會有什麼大東西打到身上來似的，他趕緊躲進了自己的屋子——打亮的地方一走到黑地裏，眼前就旋轉着一個個的星星。他在屋子裏亂躡着，要叫自己聽不見外面人說話，可是那些聲音老是擠進裏面來。手脚顫得像餓了什麼七八天，肚子裏的東西似乎在翻上翻下。左邊腮巴結結實實在抽動着，連臉上的皮肉都抽得發酸。

他竟忘記脫下這件皮袍去換上那件破棉袍。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唉……我祇好死，我祇好死……我看不來，我是……老天爺！老天爺！到底怎麼一回事，到底是……」

牙齒用力磨着，聽得出格勒格勒的響聲。

準得有個大禍事會到來，可是他沒工夫去想這禍事是什麼。他覺得他的世界更小

了些，那個蹩扭一來——他和他的世界就得壓成粉碎。他往哪裏也躲不了，這屋子可靠不住：說不定那炕邊就伏着個什麼東西，一個不留神就得衝出來抓住他……

於是他坐到了一張橈子上，沒命地喘着氣，皮膚有成千累萬的小針戳着似的——麻不像麻，疼不像疼。

「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唉！害死我……」

屋子彷彿在盪着，叫人暈得要嘔吐。接着漸漸側得厲害了些，腳下面這塊泥地旋到了天上去。廣川伯伯坐不住要掉下來，全身用一用勁，於是什麼都又回到了原位。

外面有個尖聲嚷起來，哭喪着腔調，一串串的話像淌水似的，怎麼也聽不明白。

廣川伯伯眼釘着那扇門，離他視線集中點兩三寸遠的地方有個黃色亮點子在滾

着——他把眼睛移到那上面去，可是牠又跟着移開了：還是離着兩三寸遠。

「下雪了，下雪了，」有人咕嚕着。

老頭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脫下身上的皮袍收起來，換上那件棉袍。手顫得插不到袖子裏去，他足足穿了五分多鐘。

往日老是小銀兒幫他穿這件棉袍……

「小銀兒沒良心，小銀兒沒良心！我要殺死她，我要……」

可是等黑二一進到了屋子裏，老頭兒又像要拚命似地衝到黑二跟前——要他把小銀兒找回來。他哆嗦得骨髓都在波動着，沒命地喘着，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廉大爺問他要人，小銀兒再不回家的話——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老頭兒自己也惦念着女兒：現在他身邊沒半個親人。

「要是她回來——我不責備她，我不責備她，唉，我祇要……我祇要……廉大爺叫  
你去找，廉大爺叫你……」

「爹真是嗨！」黑二扶着老頭兒要他坐到櫬上去。「你幹麼要到廉大爺那兒去問！」

我就是叫廉大爺問我要人罷，我交給他！」

「你簡直……你簡直……你……你你……」

「不關你的事，爹你不用管。我去回廉大爺的話，我去！」

「哼，你……你……噫！你是……」

廣川伯伯眼睛突了出來，牙縫裏發出嗡嗡的聲音。他眼睛四面掃着，停到了那根煙桿上，就用勁地把牠拿起來。

兒子站在那裏沒動，愁眉不展地瞧着老頭兒，鼻孔輕輕噓了一口氣。

忽然廣川伯伯又把煙桿放下來，倒下去似地往橈上一坐，咚的一聲響。兩手筒在袖子里，肘撐在自己膝上，手拱得高高的，讓額頭俯着擱在那上面。

沉默。

「爹不舒服麼？」

沈默。

廣川伯伯覺得他一輩子什麼都完了蛋：不知道爲什麼——反而沒先前那麼難受了。他心裏空空洞洞的，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想。他靜靜地坐着，彷彿在等着什麼似的：也許是等大才回家，也許是等別的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

第二天一早，廉大爺府上的馬爺又到了這裏：把傘倚在門邊，拍拍身上的雪，就問小銀兒回來沒有，一面偷着瞅黑二幾眼。

黑二啞了啞嘴，帶七成鼻音說：

「等着罷。」

那個笑着，臉上皺紋結得密密的：

「您家親家說的……說的……」

嘴裏「呃嚇」「呃嚇」乾笑了幾聲，吞吞吐吐說上老半天，才叫人聽明白是怎麼



馬爺還是笑着，眼珠瞟來瞟去，不敢釘到黑二臉上。於是他身子轉向着廣川伯伯，開口提到了小銀兒。

忽然一個大東西擋在了馬爺和廣川伯伯中間：那是黑二。

「嗨馬爺，話得說明白。我跟你說過：小銀兒的事爹管不着。問我——有話就跟我說！我不許你跟我爹說什麼……我老實告訴你：你別當老頭兒好欺侮，你們要仗着勢搗廢煩——那你想錯了點兒，……往後你們廉大爺有什麼話，叫他找黑二——黑二站在這兒！」

「黑二你……」廣川伯伯叫。『你說話更沒一點分寸，你說話……』

馬爺可笑得更厲害起來，露出一排紫色的牙床。他還調停那爺兒倆，說黑二哥祇是性子躁了點兒，其實是難得的好人。『呃嚇，呃嚇。』這回黑二哥似乎還沒懂得廉大爺一片好心，要不是廉大爺，那邊男家還得鬧得兇些。於是又『呃嚇』笑了一聲，偷偷地瞟黑

「二眼住了分把鐘，嚥下一口唾沫，又主張頂好是把小銀兒早點找回來。那位油坊親家說過：要是找不回來，那下聘的五十塊錢就得請廣川伯伯還他，他好拿去繳門柵捐。」

「得，」黑二說。「他要人就交人，要錢就交錢。憑我的說定個日子叫他來拿罷，我等  
着！」

沉默了兩三分鐘，馬爺慢慢把身子轉向了廣川伯伯。他剛一張嘴，黑二可一把拿起門邊的傘，抓住馬爺的衣領往門外走。

「來，咱們在外面說。別麻煩我爹。」

下一次馬爺一進門，黑二就摺住他往外走，不許他歇在屋子裏。

「黑二哥，廉大爺請廣川伯伯過去有話說。門柵的事也得商量商量。還有是……」

「我去……上回你叫爹爹去我不在家，不然的話我不讓我爹去……」

廣川伯伯坐在鍋子旁邊，搖搖地把煙桿拿到手裏。左腮巴抽着，左眼不住地眨着。他

什麼也想不透，老是當自己在做夢。他希望那什麼大禍事一來，就醒在床上。這幾天腦子裏也糊裏糊塗的，就是要想些什麼也想不上來。吃東西也似乎沒吃到自己肚子裏。早上起來穿了衣，瞧瞧自己身上，忽然感到了奇怪：怎麼一來着上了這些衣裳的，他記不起還是自己動的手，還是別人替他穿的了。他忘記了小銀兒：彷彿覺得她還在家裏。半夜裏遠遠的槍聲也沒叫他害怕：祇不過像放放鞭炮，天地響。土匪的事沒放在心上，連造門柵的事也忘掉一大半。管他什麼亂子——總而言之總有個時候他會打個呵欠醒過來。他祇念着大才。

「大才怎麼還不回來呢，大才怎麼還不回來呢……」

他把煙桿塞到嘴裏，吐的吹了一下。

外面——黑二和馬爺的步子響，踏在雪地上擦擦擦的，漸漸地聲音變小了下去。

廣川伯伯楞了會兒。

「怎麼……他們……他們……」

格達！——煙桿不知道怎麼一來掉到了地下，叫他嚇了一跳。於是小心地把牠檢起來。

這麼楞了好一會，忽然廣川伯伯跳了起來，瘋了似地搶出門去：門一開——風捲着雪片直衝進來，他幾乎跌退了幾步。可是他用了死勁頂出去，一口氣爬上汽車路，連門也沒帶關。

地面上全堆着雪。沒有了路，沒有了屋子，祇是凸凸凹凹的一片白色。脚一踮上去就陷下半尺來深。雪片密密地飄着，像織成了一面白網。丈把遠外就什麼也瞧不見，祇有灰色的底子上飛着成千累萬的白點。雪落到廣川伯伯身上，有幾片落下的時候還有彈性似地跳一下。

廣川伯伯沒帶傘，也沒著上那件皮袍。他忘記了冷，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什麼地方，像

有鬼附在他身上似的。衣裳上鬍子上全是雪。

可是雪更密了些：似乎要把這世界埋起來。

這老頭兒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他彷彿記得蹣跚在雪地裏過，什麼時候他可又爬了起來。像有人推着似的，他直往前面跌跌倒地走：兩腳彷彿不是踏在地面上，祇是隨空飄着的。

到廉大爺府上的時候，彷彿祇走了一分鐘，又彷彿走了幾百年。

那廳上又坐着那位油坊親家。廉大爺和黑二站在那裏。他們見了廣川伯伯，都吃了一驚。

廣川伯伯腿子發了軟，倒了幾步，脊背撞到了柱子上——留下了一大片濕的。他耳朵裏嗡嗡地叫着，眼面前還瞧見那些雪片飛着，打上面飛下來，又打下面飛上去。一會兒忽然一個熱東西燙着他的嘴唇：一碗膩膩的茶。

「幹麼跑來呀，爹？」

「廣川伯伯跑辛苦了。」

「歇歇罷。喝這碗茶，廣川伯伯。」

廣川伯伯眼睛一張，瞧見許多眼睛釘着他。

他們的臉色都不大好看，似乎吵過了嘴。黑二臉發紅，眼睛也發紅，胸脯一高一低的，不過在他爹跟前——拚命忍住了不叫自己喘氣。

「爹真是！」

方磚地上有許多水，流到了磚縫裏，就很快地一直侵開去，那方格子線就顯得格外分明。

馬爺端着那碗茶，一面叫廣川伯伯喝幾口，一面還那麼笑得一臉都皺着，不過嘴角在哆嗦：笑得怪吃力的。他時不時拿眼睛去瞟廉大爺，可是廉大爺沒在意，祇是在跟廣川

伯伯說着客氣話——請他好好坐一會。聲音沒往日起勁，嘴唇也發了白色。

佛堂裏五姨太太又在敲木魚，很規則地篤篤篤篤。可是力氣用得似乎不大勻：一會兒響些，一會聲音小了下去。

廣川伯伯休息了很久。黑二把他身上的雪拍去，衣裳可還是濕的，在冒着熱氣。大家蹙着他，又互相瞧瞧，誰也不言語，都希望別人先開口來打破這難受的沉默。

可是連佛堂裏的木魚都沉默了下來：五姨太太在嚶嚶着罵着。

廉大爺苦一苦臉，咬着嘴唇到了佛堂裏：

「呃，還吵什麼呢：我已經決意不去找小銀兒了……」

「哼，你要是再管閒事，再要去找小銀兒——我可不答允……」

「哪裏哪裏！他們不過是要找回那下聘的五十塊，還了了事……我們是商量門

相捐……」

男的瞧着她的臉色，想等她說句把話，可是她沒理會，又敲起木魚來。男的這麼楞了好一會，纔懶懶地拖着一雙腿回到廳上。

大家的眼睛迎着他。黑二在微笑，眼皮還擠了一下。

那位油坊親家忽然站了起來，走到廉大爺跟前。他臉上的皮肉永遠不會動的，糊得像紮了繩子。

「大爺您說句公話，那下聘的五十塊……」

廉大爺跳了起來：他把一肚子氣趁機會全發到了廳子上。這些事他不管。他爲了要調停兩家子的事，費了那麼多心血，可是黑二一個勁不講理，怎麼也不肯交出小銀兒來。油坊親家老是要找人，再不然就追那五十塊錢。這整扭怎麼也鬧不清。

「我不管錢——你自己去討。我不管。我祇要你繳清那四十五塊門柵捐：明兒派人來拿……你們呢？」臉子轉向了廣川伯伯，一面把眼睛瞟了黑二幾下，「你們是六塊……」

「…」

油坊親家臉上的皮肉還是一點兒不動：

「我那兒來的這麼多現錢！他們那五十塊不還我——我可繳不了……」

可是廉大爺不管。他反背着兩個手，在廳子上踱來踱去，遇到有水的地方他就繞開幾步。嘴裏大聲地發着牢騷，那聲音還是啣了個什麼東西似的：聽着叫人不舒服，總希望他把牠嚥下去，再不然就乾脆吐出來。接着他很響地歎了口氣，反復地說着——

「我不管，我不管……」

於是客人們都走出了廉大爺府上。

黑二扶着廣川伯伯回家，廣川伯伯左臉上抽得比往日更厲害，嘴裏不住地嘟囔着。什麼事都壞在黑二手裏，連小銀兒也變壞了。

「越來越不成話，越來越不成話，唉……天天跟小倭瓜他們在一起，天天是……你

們還說……你們還說……唉，連造門柵的事你們都要罵，你們都要罵……真不知道是何居心，真不知道……」

可是廣川伯伯在頂難受的時候，來了一件叫他覺得舒坦點兒的事——

大才這天下午回了家，還帶來了兩塊錢。

廣川伯伯心狂跳着，臉子漸漸向大才湊過去。手伸了出來要去摸到大才身上，可是哆索得再也舉不上了。他喘着氣，嘴拉開得大大的。

「你現在……你現在……」

三

大才比黑二矮什麼兩三寸，臉子比以前白了些，瘦了些，顴骨就顯得有點高。他祇是一個人回家的，沒帶他媳婦兒來。兩兄弟模樣差不多，下巴都長得很闊。可是脾氣不同：大才不像黑二那麼多嘴。他一坐下來就把眼睛瞧着地下，想着什麼似的，一面把指節捺得

格勒格勒地響。

廣川伯伯眼睛生了根似地瞧着他大兒子，嘴脣顫着：他有無窮的話要對大才說，可是一句也說不出來。

在這世界上——他到底還有一個兒子！這兒子能够孝順老頭兒，聽老頭兒的話。廣川伯伯身邊到底來了一個親人。於是他全身都發了燙，有股氣逼住他似地，弄得鼻尖直發酸：他就拚命眨着眼睛，手指也興奮得顫着。他彷彿漂在大海裏攀着了一根木頭：以後的日子還有一線亮光。小銀兒和黑二都離他站得遠遠的，跟他作對，可是他現在到底有了一個幫手。

「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哼……我這裏……我這裏……」他嘴呀眼睛的全往左面扯，腮巴抽動一下，牠們就震一下。他嘟囔一會就磨一會牙，告訴大才——黑二做的那些混蛋事。什麼亂子都是黑二鬧出來的：好人的話不聽，一年

到頭跟小倭瓜他們鬼混，說着不三不四的話——連廉大爺主張造門柵他們都要……

「天門口造門柵是防土匪，是防土匪。可是他們……可是他們竟說廉大爺不該……

……不該……」

大才坐着一張矮凳子，兩手撐在膝上。

「這些事您別操心了罷，爹。」他手指弄得很響——格勒！格勒！「黑二也有這麼大了，他有他做人的道理，讓他混去罷。兒子這麼大了誰還管得了？」

「不過……不過……門柵的事……」

黑二搔搔頭皮，用鼻孔噓了一口氣，插進嘴來：

「我不說過麼：廉大爺怕搶——他自個兒去造個門柵就得了，派咱們什麼捐！」

「他自己造！他自己造！」廣川伯伯磨磨牙，眼睛掃來掃去找他的煙桿。可是一會他又安靜下來。「這是地方上的事，這是地方上的事……土匪一來大家都遭搶，大家都……」

⋮

「噲，噲，咱們有什麼給他搶——仰天躺着有個鳥，仆着睡連個鳥也沒搶。」

老頭兒狠狠地橫了黑二一眼：

「你瞧，你瞧！——這麼不明理，這麼不明理，唉……我知道你要逼死我，我知道……」

土匪來了見人就砍，見人就砍……你們年青的逃得了，讓我給土匪砍死，讓我給……」

黑二笑着，把右手抓着自己的左胳膊：

「爹你別聽那些個胡說！見人就砍，他還得定打幾把刀來砍哩！他不怕砍鈍了刀麼。」

爹你……」

「黑二！」

大才低聲喊了一聲，裝了個嘴臉，黑二就沒往下說。

廣川伯伯又嘟囔起來，他老實怕土匪來了砍他，把他吊起來向他要錢。土匪總得防：

要不然誰都遭劫，連四書也拿去上茅房。這麼說着他就興奮起來，聲音提高了許多，手顫着亂動着，還咬着牙。

「我怕土匪……我怕……我怕……反正你們年青人逃得掉，我是……我是……」

「唉，真是！」黑二忍不住說。「咱們有錢繳門柵捐麼？」

老頭兒眼睛睜大着對着黑二，嘴裏嚇嚇地響着，嗓子也發了嘎聲。黑二全是故意胡說八道：家裏雖然窮，可是這六塊錢門柵捐怎麼也得繳。大才帶回了兩塊錢，還有那件皮袍也可以賣掉：六塊錢不怕籌不出。門柵是大家的事，誰也得捐：誰的性命也是要緊的。

「是啊，性命要緊，繳了門柵捐就沒吃的，咱們性命……」黑二瞧了大才一眼就住了嘴，站到老頭兒身邊，手扶到老頭兒肩上。「……唉，歇一會兒罷……都是黑二不好，別再那麼……」

「爹您別管這些事罷：您也上了年紀，還管……黑二不學好，隨他去：這些事讓我來

對付。您別管那麼些。有吃就大家吃一口兒……」

廣川伯伯瞧了大才一眼。他氣漸漸消了下去，不過他不肯去歇歇。大才要扶他的時候他搖一搖腦袋，祇伸出膀子來似乎要什麼東西。於是黑二搶着拿來那根煙桿，裝着一袋煙點着給他。

安靜了這麼十來分鐘，兄弟倆互相打打眼色，走出到外面來。

雪下得小了點，輕飄飄地落到他們身上。

黑二抓起一把雪來，拿在手裏搓着，小聲兒問：

「小銀兒在那邊好不好？」

「對付勁兒。現在算是學手工，到了明年許能賺幾個工錢。」大才用力地捺着手指，格勒格勒響了一陣。「她還想念書哩：城裏有不要錢的學堂，晚上念書。」

「嚇！」

「小銀兒跑了爹很生氣，是不是？」

黑二把雪團子扔掉，搓了搓手，輕輕地喘一口氣。

「爹真是——跟他說不明白。」

「別跟他說了罷。」大才又捺捺手指，可沒捺出響聲來。

「可是……」

他們往前面走了幾步。黑二揮揮衣上的雪，隨手拈下一點雪花，用手指把牠搓化。然後把手撒了兩下，擡起臉來往下說：

「爹祇相信廉大爺他們是好人，給騙了還不知道。你瞧這回那什麼門柵捐罷……」

「爹是念的那些個書……」

「嗨，真坑死人……大家要像爹一樣，廉大爺不坐了天下麼。」

哥兒倆在雪上踏着。一片白色裏有一條給許多人踏過了的槽，灣灣曲曲扭到前面，

像一條黃蛇，新的雪片落到了那上面，就褪成了淡黃色。

「往後別跟他說什麼……」

忽然老遠地有個粗嗓子打斷了他——

「大才哥！」

「嚇，蘇哥兒你好？」

蘇哥兒一張尖臉，腰有點駝，又黑又瘦，那模樣跟他那粗嗓子怪不相稱的。他彷彿有急事似的，向他倆招着手，嘴裏哇啦哇啦，說得很快，誰也聽不明白。那張尖臉一幌一幌的，襯在雪地裏就顯得更黑。他似乎因為別人沒聽清他的話——就更加發急。兩手招了會兒又亂指指，一面氣喘喘地走近來。他在說着對付門柵捐的事。

「大才哥回來更好了……門柵捐……大家商量商量……他們等着，他們都……操你妹子，明兒那些舅爺就得捐上門來……」

他噴着唾沫星子，話還沒說完——就搭往兩兄弟的膀子走。

可是不湊巧：黑二瞥見汽車路上有個高個兒走來——油坊掌櫃。

「慢着！」——黑二轉身就跑，迎着那個人。

那位油坊親家站住，似乎吃了一驚。可是他臉上的皮肉還是一絲不動，糊得緊緊的。

「找你爹。」

「找我就是……我知道你要那五十塊錢……」

前面大才和蘇哥兒也站住往這邊瞧着。蘇哥兒又粗聲說着什麼，手指指汽車路，又指到了天上。大才往這邊移動了兩步，蘇哥兒也跟了兩步，嘴裏淌水似地嚷着，一直到大才對他擺擺手他纔住了嘴。於是他把那張曬着的嘴張得大大的，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眼睛也儘量睜着，瞧着黑二和那油坊親家：似乎蘇哥兒到這時候才知道黑二幹麼要忽然跑開。

油坊掌櫃石頭似的站在那裏，眼釘着黑二的眼。

「我要繳門柵捐。那五十塊錢馬上就得還我，不然的話到下月初八就來接新娘子，到那時候還錢可得要五分利息！我先告訴你。」

「好，連本連利還你！要不然你剝我的肉去賣，總得比大肉貴兩子兒一斤哩。」

「黑二哥您得明白事理。人是不回來的了，還是馬上還錢……」

黑二把兩手叉在胸脯上：

「馬上麼得，你跟我來……」

沉默。黑二打算要走的樣子，眼釘着對方——意思想要他跟着來。

「找你爹說話……」

「那不行！」黑二往前跨了一步擋住他。

大才走了過來，他說沒錢也沒辦法，不過往後總有一天得還清：這不是吵嘴的事。他

措詞很客氣，可是臉像對方那麼糊着，聲音硬得鐵似的。

「我們過的什麼日子您是知道的。大家客氣點兒，逼得太緊了也沒什麼好處，是不  
是……」

他們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兩方的眼睛互相射着，等到油坊老闆走了，大才黑二才跟蘇哥兒往那邊跑去。

「瞧着罷！」油坊老闆咬着牙，在雪泥槽裏走着。這筆錢他得請廉大爺來催：廉大爺做了媒就是做了中人，而且有這麼大勢力，不怕他們不還，要是討來了，寧願給廉大爺一個回扣。於是第二天趁大才黑二不在家的時候，馬爺找到了廣川伯伯，把臉湊近廣川伯伯的耳朵，一面笑得滿臉都是皺紋。

「廉大爺請您去有話商量。」

廣川伯伯站了起來，茫然地瞧瞧四面。想要大才跟他一塊去，可是大才出去了。他張

張嘴要喊，可是又怕黑二聽見了也要跟着去。在廉大爺跟前沒上沒下地丟老頭兒的臉。他找了一會兒什麼，就用手解棉袍扣子，要去換上那件皮袍——皮袍可沒了影子。

「一定是黑二藏起來了，一定是黑二藏起來了，唉！我怕我去繳門柵捐，我怕我……」這麼着又把棉袍扣起來，祇好就穿着這件出門。回來的時候沾上些雪點，化成水浸到了棉絮裏，連骨頭都要給冰得發疼。

「黑二這混蛋，黑二這混蛋！黑二……黑二他……」

廣川伯伯這回埋怨黑二的——還不是那件皮袍的事。黑二做的那些壞事叫廣川伯伯走上了絕境，使廣川伯伯沒臉子見人。就連頂懂得他的廉大爺，今天也變了臉！廉大爺沒請他坐，也沒叫人端茶出來。當着油坊親家和馬爺他們的面，對廣川伯伯冷冰冰的。說起話來就像吩咐長工們的那麼個口氣。

「喜期是下月初八，然而小銀兒是找不回來的。到那時候鬧得吃官司，要你還那五

十塊錢是要算利息的。然而我以為大家抓破了臉也不好看，故此出任調人。下聘的五十塊——遲還不如早還，彼此都留面子。而且你親家要繳四十五塊門柵捐，你也要繳六塊。現在決計如此——把你親家的門柵捐撥到你身上：你祇要攜共繳清這五十塊。懂麼，攜共五十塊！算起來你還少繳一塊錢：這一塊大洋我給你貼……好，說明白了：就這樣。以後你跟你親家就沒有交涉，祇是我跟你的事。懂麼，我跟你的事……總之這五十塊都是你該繳的門柵捐，非繳不可的，非繳不可的。不繳就是破壞冬防——就是通匪……」

「不過……不過……」廣川伯伯臉上一陣陣發燙，舌子打着結似的。他一下子想不出話來說，祇覺得那什麼大禍事就得臨到了他身上：他要向廉大爺求救。

可是廉大爺拱拱手打斷了他，又像是有個東西啣在嘴裏的聲音，臉子冰得射出了股冷氣——叫廣川伯伯打了個寒噤。

「抱歉之至：紀議員在東花廳等着有要緊事商量……請便罷。」

臉一撇就搖擺着走了開去。

就這麼打發廣川伯伯回了家。

「完了，完了，唉！我這輩子全完了，我這輩子……」

廣川伯伯坐着發楞。左腮巴像有隻粗手在用力扯着似的，抽動得非常難受。左眼給拉得一眨一眨的——眨一下，眼角的皺紋就跳動一下。臉子歪得不像廣川伯伯，祇像是個陌生人在裝鬼臉。嘴裏的唾沫似乎給抽盡了，乾得發苦。棉花上透進來的冷氣直往身上刺，連骨髓都酸疼起來。他簡直不能相信剛纔的事是真的；這怎麼能夠——連廉大爺都瞧他不起！他！一輩子祇有廉大爺這麼個知己，可是這回——那張臉糊得沒點兒笑意，說起話來斬鐵截釘的，「就這樣！」「請便罷！」沒留一點地步，沒留一點地步，唉！廣川伯伯也讀了一肚子書，知道禮義的，可挨了這麼一付臉嘴！廣川伯伯還是他的西賓，在他家坐過館哩。廣川伯伯就覺得全身的皮肉在漸漸融化，蠟似的越變越軟；廉大爺那張冰

冷的臉在他眼前一幌，全身就又一陣軟。

「這怎麼能够呢，這怎麼能够呢，我是……」

他希望這是個惡夢。也許呢——剛才到廉大爺府上去的是另外一個人，不是他廣川伯伯。

脚冷得發疼，似乎脚趾都掉了下來：這雙脚到廉大爺那裏去的時候踏過雪地的。

廉大爺那張一點不容氣的臉子又一幌，廣川伯伯給打了一拳似地全身一震。

「一輩子……一輩子都……都……」

嚙唇沒命地顫着，怎麼也制不住，顫得連話都說不出聲來。他這輩子什麼都完了：連廉大爺都沒把他放在眼前。這全是黑二害的兒子不學好，叫老頭兒丟臉——到哪裏去也難做人。

「這黑二……這……這這……」

他磨着牙，眼睜得突了出來，用勁太厲害，全身都發着抖。他給黑二埋到了黑坑裏，叫大家把唾沫吐到他臉上。黑二不讓他乾乾脆脆死，只使他在這世界上受活罪。於是牙縫裏又嚙嚙地叫着：他怎麼也忍不住，他得把黑二一口咬死。

「我再也不能够忍……我再也……我再也……」

沒命地喘着氣，腦袋不由自主地微微動着。頸子有點酸疼——似乎撐不起這乾枯的腦袋。他就把臉伏到了手上，可是手也哆嗦得托不住。他怎麼也得報這個仇：他咬死黑二，也要咬死小銀兒。什麼亂子都是他倆鬧出來的。誰都笑他，誰都跟他盤扭，廉大爺還向他追那五十塊錢——這算是門柵捐，今天就派人來收，不繳就是通匪……

突然廣川伯伯彷彿從夢裏醒了過來似的，身子震得搖了一下，就站了起來。頂要緊的還是這五十塊錢的事：把什麼都賣掉也不打緊，祇要繳清這五十塊。他四面瞧着，往炕那邊走了幾步，然後轉身向門口走去，可是到了門口又打回頭。他要找大才回來——跟

大才談這件事：全世界祇有大才還能跟他說話，祇有大才是他的親人。他得叫大才想法子籌這五十塊錢，叫大才替他出一口氣——把黑二小銀兒揍死。

「叫大才回來，叫大才回來，叫他……我叫他……」

楞了那麼一會就開門走出去。

天還是那麼重重的直往地面上沉，彷彿全宇宙的雲都聚到了這裏。瞧來似乎牠永遠不打算晴，一個勁兒飄着雞毛大的雪片，要把這凹凸凹凹的大地壓平。廣川伯伯一點不冷，祇衝着白色網子裏走着，鬍子上睫毛上落下了雪片——像幾點白紙灰。

可是村子裏正熱鬧着：三個五個聚在一塊，說着門柵捐的事，紅着臉噴着唾沫。

廣川伯伯一連走了好幾家，直到了蒼大叔那裏纔瞧見大才。

他們許多人在嚷着吵着。蒼大叔搖搖腦袋歎着氣，擺擺手叫他們別吵，一眼瞧見了

廣川伯伯，就迎上了一步。

「廣川伯伯來得好……廣川伯伯您瞧……」於是又轉身向大家擺擺手，歎了口氣，眉毛皺得格外深。「咱們怎麼鬧得過廉大爺！你們年青夥子……唉，你們想想廉大爺多大勢力……」

「蒼大叔真是！黑二叫。『螞蟻還擡活蜈蚣哩——祇要人多！』」

「這逼到了咱們頭上，咱們可得……」

「這麼捐，那麼捐，捐你媽的……」

「他怕搶，他有錢：造門柵幹麼派到咱們頭上！」

「×你妹子！蘇哥兒嗓子更粗了些，舌子結得說不出話來。『那些舅爺……×你！』」

咱們……咱們……」

蒼大叔又擺擺手，可是大家都靜不下來。他祇好把聲音提高，像個女人似的嚷着：

「這不是辦法，這不是辦法，廉大爺那麼厲害……」

「那就讓他派捐麼！」

「吃的喝的全沒有，還派什麼雞巴蛋的捐！」

大才臉上青筋突了出來，嘴裏噴着唾沫星子：

「不繳！不繳！」

怎麼，大才也……廣川伯伯睜大了眼瞧着大才。

「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沒聽見，儘在嚷着些什麼。廣川伯伯拚命地喊，嗓子發了嘎。忽然面前那些人全模糊了下去，漸漸變成了一些金花銀花在打旋——一會兒旋近，一會兒旋遠。耳朵裏聽着他們哇啦哇啦吵着的聲音漫漫的遠下去遠下去。他身子搖搖的，兩條腿撐不住勁一溜，倒到了一個人身上。

「廣川伯伯暈了！」

接着就一陣亂：幾隻手扶着他，幾張嘴在他旁邊說着話。

雪地上忽然起了一陣緊急的步子響，擦擦擦幾聲——一個人打白茫茫的霧網裏衝了出來。

「小倭瓜回來了！」

「小倭瓜那邊……？」

小倭瓜那橢圓腦袋發了紫，熱氣直冒，嘴裏喘不過氣來：

「全老二給抓去了，全老二！」

「什麼！」

「他們派捐的……派捐的……！」

於是，一下子一點聲音沒有，誰都繃緊着臉聽着小倭瓜。小倭瓜把紫腦袋着急地一幌一幌的，兩隻手亂舞着，說得上氣不接下氣。派捐的帶了幾個團丁，派到了全老二那裏。

全老二沒錢，他們催，兩邊都罵了起來。他們說全老二破壞冬防——「通匪」給抓去了。大家又高聲吵起來，什麼也聽不清楚。誰都是用了全身的力氣在叫着，青筋在紅黑色的臉上顯得格外分明。許多腦袋亂幌着，手亂舞着。

可是小倭瓜跳起來搖着手——叫大家別嚷。

「派捐的已經往咱們這兒來了，咱們怎麼……咱們得有個……」

「不繳！不繳……不許他們來……」

大才跑到了小倭瓜跟前——那裏地方高些。他叫：

「咱們到青龍橋去攔住——不讓他們進來！咱們得評評這個理！」

「青龍橋去咱們……」

「咱們得叫他放掉全老二，叫他……」

許多身子都動起來了，又吵得什麼話也聽不見。蘇哥兒把他那尖臉一幌，腰伸直了

一下，張大着嘴高叫一聲什麼，就到屋子裏去拿出一面破鑼敲着，一面駝着腰跑着。鑼聲一陣緊一陣地響，急得叫人不相信這是用人的手敲出來的。一口氣——鏗鏘鏘鏘鏘鏘……震得連心臟都哆嗦着。同時雪地上就響着亂七八糟的脚步子……

廣川伯伯覺得大地在痙攣，一抽一抽地動着，過會兒就得裂成粉碎。他兩隻腳似乎臨了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給大才黑二拖回了家。

「大才你……大才你……」廣川伯伯眼睛瞧着地下，左腮巴拼命抽着。他熬住疼似地咬了一會牙，猛地擡起了臉，顫着的兩手一把抓住大才的衣襟。「大才你不能跟他們學，你不能……你不能……我是……我是……你想想，你想想，你是……廉大爺待你那麼好，待你……」

「爹您不知道，」大才很快地說，一面也很快地擦手指——格勒！「您受了他的騙。……我不過不說。我在瑞州過了一天好日子麼？他們待我們……」

「門柵捐總要繳，門柵捐……」

蘇老八一跑了進來，大家就得遭殃。拿四書上茅房，把祖宗牌位扔到糞缸裏，村子裏的人跑不掉的都得殺，還臨空吊起來問他要銀子錢。門柵怎麼也得造，餓死了不在乎——這門捐總得想法繳出來。

黑二噓了一口氣，皺着眉毛：

「咱們有什麼給他搶的……廉大爺怕別人搶他汽車站，叫咱們大家捐錢，這也是孔子說的麼！」

「門柵是大家的事，門柵……廉大爺是好人，你們都……你們都……」

大才一面要扶老頭兒坐下去，一面想說服他。廉大爺有的是錢，他要是在瑞州那棄家兒身上省下十天錢，就能造兩個門柵。他們幾家子怕搶，可仗着勢，叫沒吃沒喝的也派錢，繳不起的就是通匪，這麼着廉大爺是好人麼。大才說得流水似的：門外脚步響得越急，

他也就說得越快。

「大才！大才！」——外面叫。接着小倭瓜他們把門一推走了進來，可在站在那裏楞住了。

廣川伯伯不肯坐下去，還抓住大才的衣襟：

「我們窮是命裏註定的，是命裏註定的……門柵捐總要繳，門柵捐總要繳……我們是命苦，我們是命苦，我們是……」

「怎麼來了「命」！黑二顯得很着急，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用勁抓着。「幹麼要「命苦」一輩子，你不叫咱們做「人上人」了麼！」

老頭兒橫了他一眼，牙縫裏又嚙嚙地響着。他眼發了紅，腦袋輕輕轉動了幾下，就瞧着他大兒子。他抓住大兒子不放手，全身都顫着，肚子裏像有個什麼熱東西要迸出來。於是鼻尖子一陣疼，多年來沒淌過的眼淚流到了抽動的臉上。

「大才！大才！……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你不要跟他們去，你不要……大才！大才！……大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不要跟他們去，你不要跟我作對……大才！大才！……我是……我是……大才！……善心人總有好結果的，善心人……廉大爺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門柵是大家的事，門柵是……大才！……唉，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我祇有……我祇有……」

「爹您別管這些事罷，您去歇一會兒，讓我們……」

「大才！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到底跟他們走了。他跟黑二扶老頭兒上炕去躺着，就走了出去。門給帶關一下，可是彈了一下又開開來。於是一陣亂步子響。

地下那些揮下來的雪點化成了水點，還雜着許多泥脚印。雪片打門外飄進來，落到這些濕泥上就變成了黃色黑。

外面那些人嚷着，步子響着：一會兒就遠去——聽不見了。

「禍事來了，禍事來了！我……我……」廣川伯伯顫嘴唇，心臟上一陣刺痛。

黑二小銀兒都撇開了他，他祇有大才這麼一個兒子，祇有大才是他的親人，可是也  
跟他們走了。他全身像給什麼縛得緊緊的，五臟都給壓得裂了開來。他不知道這會兒左  
腮巴上有沒有抽動：祇是皮肉全發麻，就是有人砍他一刀也不知道。這世界上真祇剩下  
了他一個人，什麼一線光也沒有：祇他一個人走着——越走越狹，彷彿在個牛角尖裏，什  
麼路都斷絕了，擠在漆黑的尖子裏吃苦。

「這輩子什麼都絕了路，什麼都絕了路……老天爺！老天爺！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  
受不了……我是孤老……孤老……我寧可死，我寧可……我寧可……老天爺！老天爺！  
連大才也跟我作對，連大才……老天爺！老天爺！我太……我太……」

他拿哆嗦的手一把抓住被絮，嘴也咬着被絮——用門牙和犬齒死命地磨了起來。

## 善舉

漫天漫地刮着風，路燈的光一閃一閃的。

柴先生剛打余主任那兒回來，他把腮巴埋在大氅領子裏，聳着肩膀走到了自己家的後門口。

他並沒覺得冷：肚子裏倒正在發燙。唔，他今天碰到了幾樁得意的事：贏了余主任他們七十塊錢不算，余主任還跟他特別要好——對他說了許許多多心腹話。是啊，余主任相信他。於是他一直微笑着，彷彿余主任在這後門口等着他似的，他鼻孔裏還輕輕地哼着歌。他覺得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怪可愛起來：胡同裏這排房子似乎對他頂親熱，就是風也刮得叫人舒服。

廚房裏那橘紅色的燈光打鐵柵窗裏射出來，土敏土的路上就有一塊方方的亮，照

得見旁邊一條槽——在流着膩膩的水。上面的煤味兒混着下面的霉味兒往柴先生鼻孔裏衝；他覺得似乎並不難聞，沒像往日那麼要吐口唾沫。他還是微笑着，舉起個右手來，很有禮貌地敲着門；那隻皮手套撞在門板上——發出了一種頂溫柔的聲音。

「高媽，」他頓着嗓子叫。嘴一張，牙齒就給冷氣振得一陣酸。

忽然——牆邊有個黑東西一動。

柴先生老實嚇了一跳，退了一步——

「誰！」

「我……」那黑東西長高了點兒，哆嗦着聲音。「我三天沒有吃的，我……」  
嚇，一個花子！

他透了一口氣，瞧那花子一眼。臉子當然瞧不明白，祇看得見那個黑模糊的身子——彎着駝着，哆嗦得站不住，嘴裏喘氣也就像電鈴聲響似的那麼顫着。

光喝西北風！

怎麼，這有什麼好玩兒的！這麼個大冷天，三天不吃點兒東西，癩着個肚子獸在這兒

「唉，真是！」

柴先生楞了會兒，就打定主意要同情他。

「進來！」——後門一開，他就喊那個花子。「你好好烘回火，吃點飯，我再給你幾個

錢。……高媽，還有飯吧？」

高媽瞅了那花子一眼。

「冷飯還有一點。」

「好，給他一點。」

說了就頭也不回地往樓上走，可是到半路裏又想到了一些什麼。就停了步子。是啊，做好人總得做到底，那他今天就算又做了件得意的事了。他喊高媽。

「高媽，沒熱飯麼？」

「祇有冷的。」

「唉，冷的要吃壞肚子哩，去沖點開水來泡泡吧。」

舌子在嘴裏啞了一下，噴的一聲，他就很重地踏着步子到樓上。樓上漆黑的。

「高媽，高媽！……太太小姐呢？」

廚房裏洋鐵水壺鏘鏘地響了幾下。

「太太帶小姐上陳太太那裏打牌去了，說今天晚上恐怕不回來哩。」

柴先生一陣冷，剛才那些勁兒全都凝成了冰。

「怎麼……哼……！」

他懶懶地拖着一雙腿子又下了樓。

這成個什麼模樣！——這所一樓一底的屋子，就祇剩了他柴先生一個人。還帶個花子在廚房裏。於是柴先生向廚房那邊瞅了一眼，那花子可動都沒動，彙縮蹲着——縮做一團。

柴先生想叫他安心待一會兒，等高媽沖了開水來他就得有熱飯吃。可是柴先生祇張開一小半嘴——沒發出聲音來。他似乎提不起興致來說這些話。

客廳裏電燈亮了起來。柴先生的右手剛離了開關就馬上脫掉大氅，往沙發上一倒。「哼，老是打牌……今晚恐怕不回來，今晚……」

外面的風尖叫着，彷彿這所屋子都給刮得一盪一盪的。

他打了個寒慄，跳起來去瞅瞅爐子。爐子裏的火沒了勁兒——成了紫紅色。墊着爐子的鐵盤裏沒剩一點煤。

「高……」

第二個字還沒喊出口來，他就記起高媽不在家。於是他搓搓手，皺一皺眉毛。

一陣陣的冷氣似乎從四面牆上透出來，他聳動一下肩膀。眼睛往地下掃一轉，彷彿要想挖出一塊煤來放到爐子裏。可是祇有高媽知道煤藏在什麼地方。高媽可沖水去了——這真是個新奇玩意兒，嚇，這全是爲了那個花子！

「真奇怪！」柴先生皺着眉嘟囔着。他自己也摸不清——剛纔怎麼會有這麼個好與致把個花子引進門來，還叫沖開水給他泡飯吃。

打個呵欠，咂咂嘴，他打算上樓去睡覺。可是他兩腿沒動一動：他一上樓去，這兒就祇有那花子，那靠不住。

「這倒楣的花子！」他用拳頭在沙發上搥一下，他自己的屁股就給震得一盪。接着他趁着這一彈的勁兒站起來把大氅披上身。

他老實想發一下脾氣，可是咬一咬嘴唇又給忍住了。柴先生就是這一椿頂好：不到

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不使性子的。

「噫，哼。」

鼻孔響了幾下，就跨起腿子踱起來：皮鞋踹在紅漆地板上發出空洞的響聲，在深山裏似的。他定一定心，打算想些得意的事，譬如余主任……

一提到余主任——他嘴角就得拉開點兒來掛着微笑：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可是這回他没笑：嘴角硬得鋼條似的怎麼也拉不開。他祇輕輕噓了一口氣，身子打轉——一眼又瞅見廚房那邊。

「麻煩！真是……」

又打了個呵欠，把兩個膀子伸了一伸。他什麼得意的事也想不上，頂好祇要——往床上一倒，拿本書看看，讓自己睡覺。他就在客廳門口站了會兒，瞧着那個花子，接着把眉毛緊緊地皺了起來，右手在自己大腿上一拍。

「真倒楣！」

太太今晚不回來。還有呢這花子歇在廚房裏叫他不敢心上樓去……高媽怎麼還沒來……

那花子把臉埋在兩隻手裏，似乎睡着了。可是柴先生的聲音一響到客廳門口，他就起腦袋來拿，手撐在地下，哆索着站直了身子。

柴先生吃了一驚：不知道那花子要幹什麼。柴先生率性往前面走了兩步，站到廚房門口。

善  
花子顛着嘴角，搖搖地把身子移前了幾步，突然倒下去跪着。那張瘦得不成人樣的  
臉子上——滾着兩條眼淚，嘴唇也哆索得厲害起來：

「活菩薩……活菩薩……老爺這麼好心……」

這傢伙顯然是太激動，說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他剛才在外面給凍得腦筋都僵了，這

回才記起世界上有柴先生這麼個好人，他就趁這機會表白他的感激。

廚房裏那盞電燈雖然祇有十支光，柴先生到底也瞧明了那花子是怎麼個模樣。

那張瘦臉醜得發灰黑色，許多皺紋打着結。身上那件衣破得像掛着流蘇，還糊着許多黑東西：這件衣也許是夾的。腿上可祇有一條單褲，開了幾個大洞，露出灰色的腿肚子。頭髮有兩寸來長，一根根直豎着，刺蝟似的。有幾根還沾着些黃東西，說不定是些膿血：他額頭上正長着一顆什麼瘡。

柴先生退了一步：他怕那花子身上有虱子掉下來，並且額頭上那顆什麼瘡——說不定是梅毒。

那個可爬了起來，往柴先生跟前進了一步。腿子站不直，膝踝是彎着的。背駝得像個猴子。兩手微微向前伸着抖着，似乎像把柴先生摟抱起來。嘴裏顫聲說着，感動地哭着。

「我沒有討過飯……我找不到工……流氓不准我討飯，打我……老爺真是活著

薩……」

「好了好了，別說了罷！」

柴先生一掉轉身子就往客廳裏走。他真的想發作一下，可是到底忍住了，祇咬着嘴唇，鼻孔裏猛地吹了一口氣。然後把自己身子擰到沙發上——屁股給彈得跳了一跳。

「真討厭！」

皺着眉移動幾下臉子。他想着覺得奇怪：世界上一些沒用的傢伙儘是來麻煩別人。三天沒吃飯，這種人還能養活老婆女兒麼！這麼活着有鳥用！可是這些傢伙偏偏不肯死，倒拚着這條性命來犯法：土匪，強盜，還有就……

他站了起來，搓搓手，又把爐蓋揭開來瞧了瞧：裏面有氣沒力地映着紅光，有幾塊煤已經成了白灰。

「高媽還不回來，還不回來……」

都是那個倒楣的花子！那傢伙……那傢伙……哼！他剛才躲在外面牆邊，也許就不懷好意——想剝別人豬羅，再不然，就是要偷東西……

柴先生又坐了下來，眼睛釘着那個爐子。他想：佈施這種人也許不算白費，不然的話——他家裏說不定會被那花子搶走些什麼。這種傢伙祇要有點飯吃，就不至於去當土匪當強盜的。

「唔，怪不得有人提倡什麼人道主義哩。」

於是他掏出一本小冊，拿派克自來水筆記着日記。

「余今日作一善舉……」

這麼開始了一句，他就把筆抵在腮巴上想了會兒。接着就描寫他遇見的那花子。於是——「令人酸鼻。」可是馬上又把這句塗掉，改成「余見之不禁泣然淚下。」

風叫得吹哨似的，一會兒遠去，一會兒又近來。門縫裏也擠進了冷氣，射在身上像刀

子切着那麼疼。

柴先生撐住勁兒把這樁善舉寫完，打算再發點議論——明天好給朋友們看。可是手冷得麻木起來，連筆也抓不住。

「混蛋，混蛋！」

他恨恨地把小冊子一摔，又站了起來，不耐煩地踏着腳。他現在覺得人生唯一的樂趣祇有一樁：上樓去把身子捲在鴨絨被裏，好好睡一覺。可是他走不開：太太小姐不在家，高媽也老不回來，要是那個花子偷了什麼……

忽然他有點怕起來：他獸在客廳也不大穩當，要是那傢伙摸去了廚房裏的鍋子飯碗……

柴先生馬上又衝到了廚房門口。

那花子可趁這機會駝着搖了過來，顛着嗓子。

「老爺真是活菩薩……老爺真……」

「閉嘴……你這你這……」

可是那個總想說幾句才舒服。他從沒遇見過這麼一位活菩薩——對窮人這麼體貼，還怕冷飯吃壞肚子，叫老媽子去沖開水。他流着淚水，兩手莫明其妙地動着，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似乎想對這老爺磕頭，又似乎想跟這位老爺結實親熱一下。

「我找不到工……要餓死了……我一輩子沒見過老爺這樣的好人，這樣……這樣……」

這位老爺咬着牙，壓着嗓子叫：

「混蛋！混蛋！混蛋！」

祇好又往客廳裏走。

那花子可移着那雙走不穩的腿子跟了上來。

「老爺真……老爺真……」

柴先生——那可怪不得誰，他真耐不住了。怎麼，竟跑到這客廳裏來！讓滿身的虱子掉到這紅漆地板上，讓額頭上那顆楊梅瘡傳染給他麼！這麼一來——這客廳就祇能放一把火燒掉，也許還燒不乾淨哩！

於是他咆哮起來：

「混蛋！混蛋……你竟敢……你竟敢……混蛋……滾出去！」

那傢伙退了兩步，他不知道要怎麼說。活菩薩這麼佈施他，這麼周到，他一輩子也報答不了。

「我……我……」又滾着眼淚。「我簡直……我簡直……」

柴先生感到腦袋都要爆破了。他冷得手腳麻木起來，不住地要打寒噤。他磕睡得眼皮也睜不起——像有百來斤重似的。可是……可是……混蛋叫他滾還不滾！竟敢違抗！

「滾出去，滾出去！你這……這這這！」

他四面瞧瞧，想找個武器，於是一把抓起那個煤鏟子來。他發瘋地舞着煤鏟子，眼珠差點沒突出眼眶來。

「滾蛋！強盜流氓……滾……叫巡捕來抓你……」

把那個花子趕出客廳，趕出過道裏，一直趕到廚房的後門口。他一手開了後門——一陣冷風衝了進來。

那個張大着眼，張大着嘴，正要想想這位活菩薩是怎麼回事，那把煤鏟子可抵着他的駝背，給推到了門外。接着後門猛地一關——旬！

柴先生又坐到客廳的沙發上。他還是不能夠就上樓去，得等高媽回來。他鼻孔裏還噓噓地喘着氣，眼球上塗着紅絲。

「要是那個花子……」他忽然又想到一些倒楣的事。

那個花子沒了吃的，也許來搶他的東西。他剛才承認過——佈施別人並不是貼本的事。

他打了個寒噤，想起那個駝着背顛着腿的模樣。他馬上就放了心：那麼個鬼樣兒，餓了三天沒吃東西，站都站不穩，還有力氣去犯法麼！於是他嘴裏嘖的一聲，全身都似乎鬆了勁。

可是高媽一回來就吃了一驚：

「咦，花子呢？」

「混蛋！你管什麼花子不花子……怎麼沖水這久不回來！混蛋沖到爪哇國去了麼？」

「那裏倒沒有去過。」

柴先生橫了他一眼，預備走上樓去。在樓梯口站住了叫：

(集篇短)約仞萬

「開水冲來了就去泡一壺鐵觀音——送到樓上來！」

## 巧格力

星期六下午放了學，卞德全和湯家駒可不往家裏走。他們挨着牆跑了兩丈來遠，鬼頭鬼腦瞥校門口一眼——看高老師有沒有瞧着他們。

高老師說過的，大家一直回家去，不許在路上玩。

同學們衝着他倆裝鬼臉。卞德全把舌子伸一伸，嘟囔了一句「媽勒格蛋，」就一把攥住湯家駒往大街上走。

書包挾在脅窩子下面，漸漸重了起來。要是老師瞧見他們挾着書包在路上玩……

「媽勒格蛋，書包真麻煩，」卞德全吐口唾沫。

湯家駒比卞德全矮點兒。他走一步顛一顛腳，那大腦袋像浮在浪頭上面似的——  
一高一低，一高一低。

「快到了麼？」

「唔哪。」卜德全拿手指往前面一伸，誰也瞧不出他指着什麼地方。「那個。你看見沒有，哪哪哪。」

那個把大腦袋移動幾下探望着，其實他還不知道卜德全指的是哪一家。

「我不曉得。」湯家駒想了會兒。「怎麼我沒看見過呢。」

「我天天看見。有一塊大玻璃：有這麼大，哪。比這個還要大哩。媽勒巴臭蛋，那些真好  
看。」

一輛汽車停到路邊，發怒地「呷！」一聲叫。一個胖子趕緊一避，衝到了湯家駒身邊——書包給撞下了地。

「媽的！」

胖子拍拍他那件紡綢大褂，拉長着腔，橫了湯家駒一眼：

「喂，學堂的學生子——作興罵人的麼。」

下德全拖湯家駒到對街去。

「媽勒格蛋，我們不理他！」

一到了目的地，湯家駒失望起來。

這有什麼了不起！——「野葶薺，」「武進唐駝寫，」「各種茶食」……他上舅媽家裏去就得打這兒走過。一點也不希罕。說不定這所屋子還是他爸爸打的牆哩。

「哦，這裏！」他說。他鬆了一口氣。

可是下德全管不着什麼希罕不希罕，他滿身全來了勁，叫湯家駒看玻璃櫃裏面那些花花綠綠的盒子。

「看見沒有，看見沒有？」下德全的食指觸在玻璃上。

「這就是巧……巧……」

「巧格力。哪哪，有字的：巧，格，力。和記……嚇，媽勒格蛋！」

那塊玻璃比高老師還高。裏面堆着洋酒：紅的，綠的，黑的，疊羅漢似的。那旁邊就是那些盒子——所謂什麼巧格力。

湯家駒雖然常打這兒走過，可沒仔細瞧那些玩意。這回他就啞了啞嘴，叫了一聲「媽的。」也許是真的引上他的趣味，也許是想不要叫卞德全太掃興，他就張大了眼睛問：

「這是你們姐姐做的麼？」

「噫，」卞德全像考了第一的那麼付臉色。「我們三姐在和記做活：我們三姐是做巧格力的。」

他說起「巧格力」三個字來說得非常流利。

湯家駒嘟囔一句「巧——巧——巧格力。」媽的，不容易順嘴。

不過那個三姐到底很能幹，單是盒子就夠好看的。像教科書那麼大小，寫着紅紅綠綠的中國字——說不上是正字是草字，祇彷彿劉老師寫的「要守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的那些字體一樣。還有英文，還有畫：一個笑嘻嘻的洋菩薩在吃什麼東西，腮巴子紅紅的，像剛才挨了爸爸打嘴巴。

「這洋菩薩比小狗子還胖呀，」湯家駒自言自語地說。「乖乖，還有兩條帶子！」是的，那盒子外面斜綁着兩條帶子——一條紅一條綠。再外面呢，就給包着一張東西：紙不像紙，玻璃不像玻璃。

唉，盒子有他們書包那麼厚哩。

卞德全的食指又觸到那塊大玻璃上——就給留下半個螺印。

「這裏面都是巧格力，」他說。

那個輕輕噓了一口氣，把眼睛移到卞德全臉上，又瞧瞧卞德全腦袋上的癩子。

「好不好吃，這巧——巧——」

「沒有吃過呀，格蛋！」

接着他就大人似的歎了一聲，食指在玻璃上輕輕摩着，畫着一個個的「W」。

可是湯家駒似乎有點不相信。

「你沒有吃過——你們姐姐做的呀。」

「貴哩，」卞德全眼睛釘前面一家布店的旗子上，像在想什麼。「很貴很貴的。」

兩三個蒼蠅釘在卞德全的那些癩子上，他把腦袋搖了搖。他生了一個整夏天的癩子，到現在還沒全好，消了一個又長一個。後腦勺上堆起一個紅泡，晚上睡覺都不大方便。腦門上那個更大，尖兒上還有一顆白的，彷彿嵌着一粒黃豆。

湯家駒朝着卞德全吹了一口氣，大概是想把那幾個蒼蠅吹開。一面覺得卞德全那個三姐有點傻。

「是她做的呀。她祇要拿點來吃吃就行了。」

「我們都不吃的。我們三姐天天到和記去做巧格力，和記小老闆還釘我們三姐的梢哩。」

「什麼？」那個又聽到了兩個不順嘴的字。

「釘三姐的梢。」

「梢是什麼？」

「我不知道。」

「釘起來不疼麼？」

卞德全想了兩秒鐘，又把腦袋搖一下趕掉那些蒼蠅。

「恐怕是疼的。釘起一定疼。三姐老對媽媽說，小老闆是壞蛋。三姐姐說起來就生氣，

好像……」

店裏一個夥計隔着玻璃瞧着他們，這裏可就一下子衝了出來。

「小鬼，玻璃給你摸髒了！」

「什麼，媽勒格……」

「滾你媽的——」那傢伙幌幌他那拳頭。

「噲噲噲！」

瞧那店夥計一眼：又高又大，他倆打他一個也得打敗仗的。

走開的時候，卞德全滿肚子不高興。媽勒格臭蛋，那些巧格力還是三姐做的哩。

「媽勒格臭蛋，我下回叫三姐不要做，哼，看你……」

「媽的，」湯家駒又一顛一顛地走着。「他們這牆壁一定是爸爸打的。」

卞德全臉紅着，癩子在一陣陣的脹疼。可是他熬住勁兒，一面還問湯家駒——有人

釘他爸爸的梢沒有。

沒有。湯家駒邊說邊拿袖子揩臉上的汗，脚也顯得厲害了些，似乎要跟下德全比比高矮。

「有人打爸爸，」他接着說。

譬如上個月他爸爸給聖公會修牆，就挨洋人打過嘴巴。於是他倆很懂得地談到大人們的事。不論你是誰，做活的時候總得熬點疼：湯家駒的爸爸挨打，下德全的姐姐挨釘。『媽的，爸爸一定打得過洋人。爸爸要打，金八叔就把爸爸拖開了。金八叔怕爸爸吃生活。』

下德全舐了舐嘴唇，想到三姐準打不過和記小老闆，就讓他釘那個梢。三姐祇是天到和記做巧格力，裝在五顏六色的盒子裏，給拿到糖店裏擺着。

野葶的夥計還不准他們摸玻璃哩。

無論什麼往玻璃裏一放，就祇瞧得着拿不着。要是抓一盒來，把裏面的巧格力送進

嘴裏——頂好吃的，頂貴的。

「媽的蛋，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

他們進義務小學已經整整兩年，知道了許多東西，可是這東西他們還沒懂得，這巧格力。

卜德全咂咂嘴，巧格力像釘梢似地釘進了他腦筋裏。晚上夢見三姐帶回了一盒，有黑板那麼大，他急着要掀開盒子蓋，可是怎麼用勁也揭不起來。

第二天他起得遲了點兒，用手抹抹臉，罵了一句「媽勒格蛋」，於是記起今天是星期。下半年他到學校前面的轉角裏等湯家駒：約好了到他家裏來玩的，也許能夠想個方法吃到巧格力。

這回湯家駒還是第一次到卜德全家裏去。卜德全的媽媽坐在桌邊做火柴盒，她跟前放着一個像火柴盒那麼大小的木塊，拿那些木皮在那上面一箍，麵糊一抹，藍色紙條

往上一繞，就成了一個。手指動得怪快的，連瞧都幾乎來不及瞧明白。

她似乎不知道有人走進了屋子，連眼睛也沒移動一下，祇一個勁兒瞧着她自己的手做活。臉拉得很長，彷彿她下巴有十來斤重似的。左手把做成的盒子往籃子裏一扔，一面右手就把木片和紙片拿過來；手指很快地動幾動——又是一個。桌上那一厚疊的木片和紙片就漸漸薄下去。

走進來的兩個人都不言語，湯家駒像給什麼壓着，更說不出話來。

卜德全當然不覺得陌生什麼的，他還是搖搖腦袋趕蒼蠅，拿一疊洋片給湯家駒看：一張張都髒得成了黑色，邊上長了毛。接着他有意要說點正經事，就告訴湯家駒——媽媽一天做多少火柴盒。早晨媽媽到公司裏去領那柴木片紙片，晚上媽媽把做成的送到公司裏。做成八十個就賺了一個銅子。媽媽做活可沒人釘她的梢。

忽然媽媽嘴角上像閃電似地閃了一下微笑：

「要死！你哪兒學來的這死話，死孩子，要死的！」

她說起話來老是死呀死的，吐字祇吐了一半，聽到耳朵裏就全是些「嘶——嘶

嘶——」。

卞德全把腦袋一仰：

「噢，三姐不是有人釘梢麼。」

媽媽手指伸到麵糊碗裏去，碗邊的蒼蠅就嗡的一聲飛了。媽媽並不回過臉來：

「不許多嘴，死東西，要死……死……」

湯家駒比先前自由了許多，跟卞德全玩着洋片，說他有幾張比卞德全的好。

「我有兩張趙子龍，」他用袖子揩一下臉說。「我還有一張薛仁貴——薛仁貴吃

中飯要吃三桶飯哩。」

「薛仁貴我也有……湯家駒你看這一張：這個像那個洋菩薩，媽勒格蛋！」

媽媽這回可又插了嘴：

「不許罵人！一天到晚說這些死話！」

他倆互相瞧着笑了一笑。

「嗨，」卞德全還拿着那張洋片。「這個要真是那個洋菩薩就好了。巧格力媽勒格

……」

趕緊住了口，伸一伸舌子。

要真是那個洋菩薩，叫他挨打一次屁股他都情願。吃巧格力當然不能夠像吃飯那麼整吞，他得規規矩矩嚼牠一下，像常識上說的「吃東西要細嚼」那樣。不嚼也行，他祇要能舐一舐，知道牠是怎麼個玩意，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那玩意很貴呀，可是。

三姐要做多少天活，媽媽要做多少火柴盒，才能夠買一盒那東西呢？

「總要舐一舐，」囁囁嘴說。

卞德全早就知道巧格力是了不起的東西。他也許瞧見別人吃過，可是他是瞎猜的，說不定是別的糖果。他問過許多同學，誰也沒嚐過，有些連那名字都不知道。

「三姐做的，三姐也吃不着。」

一連好幾天，卞德全散學之後總得繞到野葶薺去看那些盒子，不去就彷彿丟了一件東西似的。不舒服。有幾次湯家駒陪他去，可是自從跟湯家駒打了一回架——湯家駒扭紅了他的耳朵，他吐了湯家駒一臉唾沫，兩個都給高老師打了二十下手心，就不跟湯家駒好了。於是他一個人溜到大街上，在那家糖食店門口發楞，祇是不把手指觸到玻璃上去。

那些盒子還是漂漂亮亮地放在那裏。

三姐說過巧格力是甜的。

「比香蕉糖呢？」——有一天校長給他們香蕉糖吃，他一直還記着。

「傻瓜，這怎麼能夠比！」

不能比。也許一千根香蕉糖，一萬根香蕉糖，四萬萬根香蕉糖，還抵不上一盒巧格力哩。

甜的東西卜德全吃過許多，不過這巧格力甜到怎麼個勁兒——他可想像不起來。可是忽然有一次，高老師說巧格力是苦的。

「巧格力是一種植物做的，叫做椰子。巧格力是椰子的……椰子的……」高老師自己也忘了是椰子的壳還是椰子的肉了，總而言之——「巧格力的味道本來是苦的。」

「怎麼？」卜德全老大嚇了一跳。

彷彿給摔到了冰水裏似的，他全身都不舒服起來。說了巧格力的壞話就似乎說了

他下德全的壞話，他覺得受了委屈，差點沒掉下眼淚。苦的，那麼貴，誰愛吃！

「苦的，媽勒格臭蛋！」

高老師說呀說的就說開了。哼，巧格力原來還可以做糕餅吃！

「還有呢，西洋人酒席上常常有巧格力……」

於是樂梅江很聰明地說：

「我曉得了，我曉得了：做菜吃的，是鹹的！」

「比肉呢？——誰好吃哩？」

巧格力一定還有一層毛，一層皮。把毛刮掉，洗一洗，一塊塊切碎，下了鍋，就成了怪好吃的菜。

活的巧格力呢——也許像隻豬，嘴巴是翹起來的。

卞德全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用力釘着玻璃裏面那些講究的盒子。一隻隻巧格力

也在盒子裏爬着，嘴巴翹得高高的要找東西吃。卞德全似乎聽得見牠們爬着響——噓刺噓刺噓刺，像金壳郎闌在火柴盒子裏……

可是——

「唉，」卞德全又像大人那麼歎了一口氣，想起了高老師的話，「是植物呀。」

植物。桃花，楊柳，梅子。不錯，還有狗尾草。巧格力像桃子那麼大，在一棵樹上長着幾千幾萬，一成熟就掉在那些盒子裏，篤的一聲。於是拿到糖食店去。可是也說不定像狗尾草一樣，四面滿長了毛，三姐她們就謹謹慎慎地把那些毛拔去，這就叫做——「做巧格力。」做得一個不留神，小老闆就把她的梢死命地釘一下。

「呀，」齊裏面那些夥計都在做買賣，談天，誰也沒掉過臉來。卞德全就向玻璃走近兩步。他伸手要摸上去，可是到半路裏又放下。

那些盒子好像比前天胖了些，大概是那些巧格力太多了，拚命要擠出來。上面那洋

菩薩笑得直眯眼睛，紅臉上似乎在冒熱氣。裏面的巧格力準是才出鍋的。

卞德全把手指啣到了嘴裏，腦頂上有蒼蠅也忘了去趕跑牠了。

「像肉一樣。像香蕉糖一樣。媽勒……」

不管她鹹的甜的，總是世界上頂好吃的東西：很貴很貴，要有許多許多許多錢才能夠買一盒。

嘴裏水份忽然多了起來，沿着手指流到掌心裏。他不知不覺把牙齒咬緊一下，手指給咬得怪疼，趕緊拔出了嘴。跟着發見手上水漉漉的，就順手一甩。

他啞啞嘴：還留着手指的味道——鹹的。

三姐真太沒用：她自己做的巧格力，可是……

兩天以後湯家駒又跟他要好起來。不過湯家駒對巧格力冷淡了許多，他知道反正吃不到。

「太貴呀，媽的。」

說了就用牙齒刮刮嘴唇，似乎嘴唇皮是頂好吃的東西。接着告訴卞德全：他在他爸爸跟前說過，可是爸爸打了他一個嘴巴：「配麼！」媽的這少爺公子的派頭打哪兒學來的，居然想吃巧格力！

卞德全把舌子伸一伸，鼻孔裏「嗯」了一句。

「這一件事是不能夠對家裏說的呀，」他記住下面不給加個「媽勒格蛋，」不過嚙子裏總覺得少了一件東西。

這件事他也對媽媽說過的，媽媽聽着吃了一驚：這死孩子怎麼有這死念頭，「窮人生個富人體，」要死！那麼嘶嘶地說了一大氣，一面手指不停地做着火柴盒。

於是卞德全啞了啞嘴。

「唉，要是我做了三姐就好了。」

可是三姐有時候還不願意做那種活哩，她發着脾氣嚷着：

「再不幹了，再不幹！我寧可餓死！我受不了那種……那種……那流氓！——把別人當什麼看待……！」

她哇噉哇噉吵着。媽媽總得說上許多好話，說呀說的她們都說出了眼淚來。

要是和記肯叫小孩子去做活：他幹。他寧可讓他的梢給小老闆每天釘三下。他不怕。他祇要在做巧格力的時候能夠舐一舐。總得有一天……

可是三天又過去了，沒舐着。四天，沒舐着。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可是——嚇，到底還有第三個「可是」！到底有這麼一天！

這天媽媽叫卞德全去買兩個銅子麵粉，回家的時候跑得直喘氣。腦袋上一個新生的癰子出了血，後腦勺隆起一個疙瘩。左眼下有一塊腫的，又青又紅。他把報紙包的麵粉往桌上一扔，就把件什麼東西趕緊藏到蓆子下面。

媽媽在生氣：

「這死孩子！死到哪裏去了，兩三個鐘頭才死回來！倒路死的！我老等你等得急死！要死，你這……」

忽然媽媽瞧見了卞德全藏什麼東西到席子下面去。

「這是什麼？」媽媽太注意這件事了，甚至手指停了動作，並且臉都掉了轉來。

這是——一盒巧格力！

就是那種盒子！洋菩薩紅着臉笑嘻嘻的，比陳老師還胖。有字有英文。那一條紅帶一條綠帶還是好好地斜綁着。外面就包着又像紙又像玻璃的東西，不過撕破了一點。

「哪裏來的？」——媽媽像要打人的樣子。

卞德全睜大着眼瞧着媽媽，呼呼地還喘着氣。

「贏來的。」他說。

贏來的：他沒扯謊。

他往日去買麵粉的那家店裏有人喝喜酒，不做買賣，他一直走到興中路才買着。回來的時候繞點路想打野荸薺走過，可是到了祥瑞坊他就站住了。他瞧見一個塌鼻子孩子拿着——那盒巧格力！

老遠的他就認得出那玩意。他彷彿能夠聞得到那盒子的味兒，聽得見牠有種聲音似的。這東西好像是他身體上的一部份：別人抓得緊點兒他就得感到疼，搔幾下他就肉癢的。

「巧格力，巧格力！」——卞德全的心臟差點沒跳出嘴裏來。

就在他跟前，並沒隔着一塊玻璃！要是那麼伸手一抓，花花綠綠的盒子就會落到自己手裏，接着他嘴裏就能嚼着全世界頂好吃頂貴的東西——肉也比不上，香蕉糖也比不上。

他舌子在上顎上磨了幾下。那盒巧格力在他眼前幌着，別的什麼都沒瞧見。他要是能夠一口氣吞下——就是給梗死了他也願意。於是他嚥下一大口唾涎。

忽然——

「哈哈，哈哈……」

卞德全嚇了一跳。

「嗯，塌鼻子在笑着跳着。手裏那盒子就幌得更厲害起來，跟着他那身子很快地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媽勒……」

卞德全彷彿覺得自己的手，給塌鼻子抓着幌似的，很不好受。

塌鼻子原來在瞧兩個人打架。兩個都比塌鼻子高點兒：有一個帶着一隻銅耳環，臉子很熟，大概他住在共和路，不過卞德全不知道他姓什麼。那個對手呢——是一張尖臉。

瞧來他們並不是打着玩兒的，一面用着勁一面罵着。祇要尖臉一失手，塌鼻子就笑着跳起來。

「哈哈哈哈哈……」

盒子就又一陣幌，那些花呀字的全瞧不明白，祇看見劃着一條條五顏六色的線。不知道怎麼一來，帶銅耳環的給墜到了地下。那尖臉打了勝仗。

跳着的塌鼻子可楞住了。他正要嚷出一句什麼，嘴剛一動，尖臉可一把摞住了他的膀子：

「你笑什麼？」

事情很明白：塌鼻子是幫那帶耳環的，耳環子一給打敗，尖臉就趁着這勝勁兒也要對付塌鼻子。也許那盒巧格力會給打得粉碎。

銅耳環一瞧見卞德全就叫他幫他們。雖然他倆從沒說過話，可是銅耳環像遇見了

老朋友似的：

「喂，打這個小猢猻！打他！」

卞德全估量一下那個所謂小猢猻——這傢伙的力氣一定還不如樂梅江哩。可是他不動手。他把眼睛移到那盒巧格力，又移到塌鼻子臉上。

「打他，打……」塌鼻子哭喪着臉對着他。

卞德全心一跳。他又很快地瞟一眼那盒巧格力。

「我要是打勝了你給我巧格力，」他說的時候聲音打顫。

「打他，打他……」

一下子！尖臉把塌鼻子扳倒到地下。銅耳環爬起來要去救，尖臉就亂踢着腿，不放別人到他跟前去。

「打……打……」塌鼻子哭起來。「給你巧格力……」

塌鼻子穿着的扣絆皮鞋，有一隻掉下了。尖臉檢起這隻鞋子一扔，給扔到了鐵柵門上掛着。

卞德全很快地把手裏那包麵粉放到門邊，往尖臉那兒撲了過去。他記住他的癩子，他就祇用拳頭打，不拿腦袋去撞——整個暑假裏他跟別人打着玩兒的時候沒敢用腦袋撞過。可是這麼着就不大順手似的，腿子老是溜來溜去，一撐不住勁，仰天一跤。

腦袋上的癩子出了血。可是他咬着牙，抓着尖臉的膀子，兩個人在地下滾。

銅耳環可沒來幫他，祇拍着手叫塌鼻子看他們打。

「少爺你看，他們打得真……」

塌鼻子又打着哈哈，臉上還有眼淚。他捧着那盒子跳着：一隻腳有鞋子，一隻腳沒。

「哈哈哈哈哈，比馬戲好看，哈哈……」

地下的兩個幾下子一滾，卞德全可伏到了尖臉身上。尖臉起不來。

「小糊猴打輸了，小糊猴打輸了！」

小糊猴好不容易才掙開身子，一爬起來就拚命逃走。

「瘋狗頭瘋狗……」

卜德全追了幾步，接着站住很響地踏幾下脚嚇嚇別人，於是轉身來拾起麵粉包。

後腦勺上一陣陣的疼，彷彿連骨頭都碎了似的。他使勁咬緊着牙，死命忍住他的眼淚，把眼睛眨着。嘴角上還笑着，可不說什麼，祇規規矩矩等塌鼻子給他那個巧格力！

可是那兩個咕咕刮刮在說着什麼，時不時拿眼睛對卜德全的腦頂睜一下，塌鼻子就得聳着肩膀，噙的低笑一聲。

卜德全拿衣襟揩揩臉，忍着氣喘，很客氣地說：

「喂，給我罷。」

「什麼？」

「這個——這個巧格力。」

塌鼻子把眼睛移到銅耳環臉上。銅耳環把眼睛鬼頭鬼腦地眨幾眨。他們不給。怎麼，他們竟想賴！

「媽勒格……一個人說話總要誠實呀。你說過我打勝就給我的。」

沉默。塌鼻子瞧瞧卞德全又瞧瞧銅耳環。卞德全牙齒嵌在下脣上，眼釘着那漂亮盒子，心臟上癢癢的像有螞蟻在爬着。

分把鐘一過去，銅耳環可出了一個注意。

「你把少爺的鞋子拿下來，就給你這……」

這容易。卞德全攀上鐵柵門拿着那鞋子。他想早一秒鐘下來就早一秒鐘有那盒東西，可是剛才打過架，手沒了勁兒，不留神一溜，膀子上給戳破一塊皮。

可是塌鼻子遲疑着把盒子慢慢送出來的時候，銅耳環又眨眨眼睛，低聲說：

「你給了他——不怕太太罵麼？」

卞德全全身都發了燙。他對準那盒子——一把抓過來，轉身就跑，左眼下挨了銅耳環一拳也沒回手。

「瘋痢頭搶東西！」——銅耳環追。「瘋痢頭搶東西！抓住他！」

「我贏的，我贏的！」

一口氣跑過兩個轉角，銅耳環沒追得上，也許是不敢追。可是卞德全沒一點勁了，幾乎連路都走不動，拿着那盒巧格力的手哆嗦着，彷彿沒了感覺，誰相信他手拿着的真是那個玩意！癩子像有釘子釘着，越釘越深。照這麼看來，給人釘梢當然是再疼不過的。

這麼着他帶了一盒巧格力回家。

可是媽媽不准他吃。

「死胚！倒路死的！吃死了就好了……一塊兩毛一盒哩，你這死孩子死想要吃！要死！」

這值錢的東西你倒……」

媽媽想也不用想就有了主意：叫他拿去賣給什麼人，可以賣得比一塊兩毛錢便宜點兒。於是她用手趕一趕面前的蒼蠅，接着告訴他——就是賣了六毛大洋也好，家裏要的是錢。

家裏要的是錢。於是卞德全哭了起來，哭得很傷心，肩膀一抽一抽的。

三姐回家知道他有了一盒巧格力，就馬上跟媽媽一鼻孔出氣。

「當然賣掉牠：賣八毛錢還有人要的。」

他瞧着那盒子：牠跟他似乎很親熱。他抱過牠，摸過牠那層透明透亮的皮——紙不像紙，玻璃不像玻璃的。揭開這層東西，再透過盒子的壳，裏面就是那個了——世界上頂貴頂好吃的那古怪玩意兒！

他輕輕地嘟囔着：想叫別人聽不見，又想叫別人聽見。

「我要吃的……」

「唉，」三姐皺着眉毛。「虧你進了兩年學堂，還這麼不懂事！」

眼睛動也不動地釘着那盒子，他上顎上有種淡甜的味道。不管賣不賣，他總得嘗一點兒。

「我要嘗。我就是舐一舐也……」

「不行！」三姐聲音提高了許多。「你吃過了誰要小毛，你也有這麼大了，還是……」

卞德全可生氣起來：他自從進了學校就叫做卞德全，頂不高興別人叫他「小毛。」

他叫道：

「好好的名字不喊，老是『小毛』『小毛』的！你再喊我『小毛』，我就喊你『糖

妞兒』」

劈——他臉上挨了三姐一個嘴巴。

「打扁你這張嘴——越學越下流了你……」

「糖妞兒」這名字是和記小老闆取的。三姐一聽見就得動火。她咬着嘴唇，咬得發了白。胸脯一高一低地在呼氣。眼睛睜得差點沒突出眼眶來。

媽媽幫着三姐罵他，一面在籃子裏數着火柴盒。說的話和數目字混在了一塊兒，不住地「嘶嘶嘶」又像是罵「死」字，又像是數「四」字。

吃飯的時候，媽媽和三姐都對他說好話。還是那麼一套：家裏正要錢用。巧格力可並沒什麼好吃，賣掉總實惠得多。其實這事情他早就懂得，不過沒把牠聯想到巧格力上去。卞德全把筷子一扔，猛地大哭起來。他瘋了似的跳着嚷着。

「我一定要吃，我一定要吃……我想了許多許多日子……我要……我要我要……」

他倒到竹床上滾着，嗓子嚷得發癢。他跳起來想去把那盒巧格力搶來，可是沒動

又倒下去。接着就仆在竹床上抽咽着。

「唉，看他這脾氣！」三姐歎了口氣，走近那竹床。

媽媽拉長着臉，瞧着他，筷子臨空着沒去扒飯，嘴角上那條皺紋在痛苦地抽動。

「幹什麼呢，幹什麼呢，哭得這樣傷心！」三姐顫聲說。

「要死的！三姐並沒說錯呀，剛才……」

剛才三姐並沒說錯。家裏短錢用，就是多賺一毛錢也好。進了兩年學堂的孩子還不知道困難麼。祇是貪吃，一塊兩毛錢的東西到了手，也吃了讓牠變糞！這麼大了還不明理，偏要……

這道理誰都明白。就是一個銅子——也頂有分量的。要不然媽媽幹麼不停地做火柴盒，做八十個又做八十個。

不過這是巧格力！唉，祇要舐一舐……

這回三姐沒說那一套，祇用兩手把卞德全的肩膀拔起來。卞德全止住了哭，嗓子裏還咕咕的叫。

媽媽瞧着他。三姐拿手巾揩他臉上的眼淚和汗。

「看你怎麼好，性子躁到這樣。」三姐把手巾放在竹床上。「讓你吃罷。想了這許久，你就吃……」

卞德全擡起臉來，瞧了她們一會兒。

「我不吃了。……我去賣掉牠。……」

於是眼淚又流到了臉上。

三姐輕輕地問：

「怎麼又不吃了？」

「總賣得到幾毛錢的。我去賣。」

媽媽眼眶裏濕了起來，噓了一口氣。三姐呢就眨眨眼，扔了一把鼻涕。她們蹣跚着他，拿起這盒巧格力出門。

「怎麼不明天……？」

「怕老鼠吃。」

「吃完飯再去呀。」

「回來吃。」

可是三姐還喊住他，拿手巾揩揩他的臉，這才讓他走。他去找湯家駒：他們得商量商量。一塊兩毛錢的東西祇賣八毛，準有許多人搶着要買，不過有個條件：誰買去誰就得開了盒子拿點兒給賣主嘗嘗——祇要一點兒。

於是湯家駒又一顛一顛地跟下德全走起來。

大街上比白天裏熱鬧。老遠的就看見紅的藍的那些光條，做成一個個字和花紋：這

些燈不叫做電燈，另外有個古怪名字，頂不容易記的。有幾條燈生了病，一個勁兒在抽掣，瞧來不大好受。

一些漂漂亮亮的人都上了市：在冰店裏溜出溜進，在人行路上慢慢踱着，一有汽車走過，他們就趕緊掏出一條花手絹來堵住了嘴呀鼻子的。

卞德全走在湯家駒前面，兩手恭恭敬敬捧着那盒巧格力。

賣給誰呢，這兒全是些生人。熟人裏面可就沒誰吃這種東西。同學們都像卞德全一樣，誰要那些老師——那可說不定。可是卞德全不敢跟老師做買賣，要不然老師一問：「這哪裏來的？」——打架，搶，贏來的。哼，二十下手心罰站！

「媽勒格……」

卞德全找東西似地四面瞧瞧走路的人。哪種脚色吃哪種東西，一看就知道。於是卞

德全壓着嗓子叫一聲——

「來！」

拖着湯家駒就趕上一個花花公子，跟着走，釘着別人問要不要買。

「不要不要！」

他們問過六七個人，每一次總得跟着走百來步。要是對方的臉色稍爲和氣點兒，他們就跟上五六十丈，或者竟有半里路。於是他們站住，四面空空洞洞地瞧瞧，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腿子老實也累了起來。

「唉，賣不掉！」卞德全說，瞧了湯家駒一眼——表示十分對不起他：跟卞德全空走了那麼些路。

要不是怕累壞湯家駒的話，卞德全就釘着人走十里二十里，老釘着釘着——別人總會買的。

湯家駒說了一句「媽的，」用袖子揩揩汗。他這回祇是陪陪卞德全，至於要嘗嘗那

巧什麼的味道，他早就撇掉了這念頭。他瞧瞧下德全，對下德全腦頂上輕輕吹了一下，他就說他打算回家去。

「遲了爸爸要打我。」

下德全把盒子很謹慎地挾到脅窩裏，空出一隻右手來抓住湯家駒，移動了兩步。

「你回去好了。我賣掉了就可以嘗一嘗了。我一定給你留一點。」

兩隻眼對着。下德全啞啞嘴，又加了一句：

「我一定給你留——不留的就是狗。」

湯家駒感激地笑一笑。剛要走，突然他又站住叫：

「看！」——指着前面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穿着白色毛茸茸的褲子，雪亮的襯衫，拿着一袋什麼東西吃着，跟女的笑着談着。女的扶着他走，時不時伸手到他拿着的袋子裏掏東西吃，眼珠子瞟來

際去的：她一定以爲她那件花衣很好看哩。

不用說這準是巧格力的買主。

卞德全一追上去，湯家駒也就莫明其妙地跟着走。

「要買不要，巧格力？」

又走了幾步。

「一塊兩毛一盒——祇要一塊錢。」——一面說一面回頭瞷湯家駒一眼。

又走了幾步。

「要便宜還可以便宜點兒。」

誰也沒理會。卞德全可不放鬆，一直跟着，嘴裏背書似地說那一套話。跟呀跟的就轉了灣，到了共和路。

那銅耳環晚上準在共和路的！可是卞德全那麼楞了一秒鐘，還是跟上去。

「巧格力——要不要！便宜哩。唉，真便宜。」

男的不睬他，他就繞到了女的旁邊。

「真好吃，巧格力真好吃……便宜貨！哈呀，真便宜……唉，真好吃……」

挨着女的挨得太近了點兒，她猛地尖叫起來，像從五層樓上蹣下來的那個勁兒。接着拍拍她自己那件花衣。

男的站住了，突出了一雙眼珠：

「幹什麼！」

「噢，我幹什麼！我問你們買不買巧格力！」

「滾開！」

湯家駒擠到了前面，對他們伸長着頸子：

「媽的，這共和路是你一個人的麼！」

「滾！你這……」那男的一手掌，打得湯家駒搖搖的斜了兩三步。

許多人都擁了過來。有幾個笑着，還有些就哇噉哇噉。

卞德全把那盒子挾着，用一隻手抓住那男子的左腿。

「你打人，你打人！媽勒格臭蛋！你打人！」

那條光光燙燙的白褲子給卞德全抓得起縐，還有幾條黑的，彷彿才下了習字課。

看熱鬧的喝采着——這兩個小流氓着實勇敢。可是有些人替那條白褲抱不平。不

過也有人說不該打小孩子。這裏面就有一個高音，怪急促地——

「算了罷，算了罷！走罷走罷！」

接着另外又來了尖聲的：

「哈，這瘋狗頭！就是搶巧格力的！」

卞德全和湯家駒在一個勁兒對付那男子：一面保護着那盒巧格力一面打架。他們

被一些人拆開，可是掙脫了身子又衝過去交手。他們喘着氣，鼻孔裏「噁」着，嘴裏罵着。

「好好好，巡警來了，巡警來了！」

那一圈人讓出一條路來。

打架的人住了手。卞德全什麼也不瞧見，什麼也沒聽見，祇知道有二三十張嘴圍着那巡警在說話。他沒命地喘着氣，緊緊地挾住那盒巧格力。臉上一臉的眼淚鼻涕汗，他也沒拿衣襟去抹一下。

不知道怎麼一來大家的聲音都平了下去，祇是那個男子一個人在說話，唾沫星子直對着巡警臉上噴，一會兒指指卞德全，一會兒指指湯家駒。於是嗓子又提高了些，上氣不接下氣的。那麼說了好一會，又把擁着看熱鬧的人指一轉，又把紅着的臉轉向着卞德全和湯家駒，惡狠狠地罵了幾句什麼，才算是完了事。

卞德全叫起來：

「我賣巧格力……他先動手打人……」

「他的巧格力是搶的，搶的！」——那銅耳環！

巡警吵了幾句什麼，對銅耳環問了一番話，把卞德全從頭到腳看一遍，就伸手到卞德全手裏抓去那盒巧格力。

「我贏來的，我贏來的！」卞德全可不要命，摀住巡警的膀子死也不放，要奪回那盒子來。「媽勒格臭蛋，你搶我的……」

「你住在哪裏，你住在……喂，問你同你到你家裏去！」

唉，鬧了亂子！要是鬧到媽媽和三姐跟前——那就更麻煩。他不能讓巡警到家裏去，去跟這種人打交道總不是好事，大家會羞他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家……還我……媽勒格……」

怕！——後腦勺上吃了一下。

「媽勒臭蛋！媽的X，打我癩子……」

癩子破了一個洞，血滴到了額子上，淡黃色的膿膩膩地流着。又像給釘了梢似地疼到骨頭裏，錘子也彷彿下得更重了些。

巡警抓住卞德全的膀子拖他走。

「沒有家……小流氓……好，先帶你到棲流所去……」

沒湯家駒的事。湯家駒想去找人來幫他們，就趕快地跑着，一面叫：

「卞德全不要怕，我找人來幫我們媽的，打他釘斷他的梢……」

卞德全咬緊着牙——忍住癩子疼。他恨恨地釘着巡警手裏那盒子——上面的洋菩薩笑嘻嘻地在吃東西。那層透明透亮的皮在發光。裏面的巧克力也許在亂爬，也許已經融成了水。可是巡警拖住他還一直走着，踏一步——腿子就一陣酸痛，鼻孔像給堵住了似地透不過氣來。

銅耳環跟着他們走，高興得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於是瞧熱鬧的漸漸散去，咕咕刮刮的談笑聲也就平息了下來。

### 老明的故事

「呃呃，你們聽我說，你們聽我說！」

老明把牙籤插在牙縫裏，擺擺手叫大家靜下來。

十六隻眼睛都移到了老明臉上。誰都吃得又飽又醉，臉子紅紅的。

「你們說一個人的發迹全靠命麼？」老明把牙縫裏的牙籤抽了出來。「我說是命是要靠的，可是祇能够靠三成，俺，我是這樣說的。其餘呢——要你有本領，要你能幹。不過還有一樁頂要的就是要——要——要身邊有個得力的人，你祇有孤零零的一個，沒有幫手，那你陞不了官，發不了財。」

「怎樣才算是得力的人？」一個光腦袋問，眼睛裏發了亮。

「哪，譬如，」老明拿着那根牙籤打手勢。「譬如匡老五——現在發了迹，我也跟着

有點好處，他從前當團防隊長，沒什麼出息，一給編到正式軍隊裏就一天一天抖起來了。我是這樣說的：他一到正式軍隊裏他就交了好運。噫，這裏他就靠了三成命好。還有三成是匡老五有本領。四成呢——靠了個好幫手，四成！」

「我知道我知道！」坐在對面的小伙子趕快插嘴，顯得很內行似的。「匡老五是打土匪有功，還逮住了羅振廷，就編到軍隊裏，還陞了官，是不是？」

「嗯，那你還沒明白這回事。」

於是——老明稍爲賣了點兒關子：瞧瞧大家，閉了會嘴。

「怎麼回事？」——到底有人忍不住問。

大家都把屁股移正一下，靜靜地等着老明開口。他們急着要知道匡老五的事——也許他們能夠撈到一點教訓什麼的，學着那些法門去拚命發迹一下。

有幾個可老遠地想了開去：他們把那手本領一學到，自己坐着的這把椅上就得一

天天地陞高，頂多三四年，就像匡老五那麼享福——每天抽他什麼斤把雲土，搜搜窩子裏買來的女人，嚇……想呀想的就微笑起來。

老明一開口，這幾位微笑的朋友都吃了一驚。

「噫，我是這樣說的，」老明拿牙籤戳一下牙。「匡老五要沒有那個得力的人——他可沒有今天。那得力的人……」

「不是你？」

「我？我沒那麼得力。」

「誰？」

老明停了會兒嘴，瞧瞧大家的臉色。

「這是不能說的。不過我們大家都是同鄉，說說沒什麼；這件事也過了好多年了，給你們知道了也許不大在乎。可是你們不能告訴別人。」

接着老明咳清了嗓子，把牙籤扔到地下。

「匡老五那個得力的人是那個，是……是……是……」  
「金生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大家不知道。

「唵，就是他，」老明用勁地說了那個「他」字，又瞧瞧那七八張紅臉。

「刁金生？刁金生是不是那個……」

「呃呃，聽我說聽我說。」

老明又拿起根牙籤來，可是沒放到嘴裏去，讓嘴來說話。

「刁金生是個小小個兒，臉上黃油油的像塗了蠟。你們別看不起這麼個傢伙，有能耐着哩。他一輩子就祇想發迹，可是老抖不起來。其實他幹起事來真肯賣力氣。從前吳大帥跟北伐軍打仗的時候，他就拚命抓那些南軍裏的奸細——一個個都是些小伙子，二十來歲一個的。他拍拍我的脊背告訴我：

「老明，過會兒我就得有官做。連吳大帥也知道我刁金生這名字哩，說刁金生真不錯，他媽媽的！」

「北伐軍一打到，刁金生就跟些小伙子談開了，他忙着弄什麼協會，跑得滿臉的汗。」

「這年頭兒作興的是革命。瞧着罷：過會兒大家都得叫我做刁委員……」

「好，刁委員！——委員還沒做上，一些軍隊可逮起反動分子來。刁金生就做了引線，抓住了那些什麼協會裏的傢伙。」

「反動分子當然得抓，我可顧不了交情。我總得立個功，讓我有個出路，老明你說對不對。」

「對，誰不望着有個發迹。可是刁金生不走運。哪，這就是他的命。他什麼好差使也沒有，祇在匡老五那個團防隊裏幫忙。有時候他想着想就發起毛來：

「五爺，成全成全我呀。」

「別忙，」匡五爺老是叫他別忙。「你立了功我是知道的。我正想法子要編到正式軍隊裏去：我跟岑團長談過，他叫我打了土匪立功，就……就……」

「匡老五的話一點不假：他跟那個岑團長打過交道。唔，匡老五上了岑團長——這就是匡老五的那個三成運氣。俺，我是這樣說的。岑團長是個外行團長，從沒抓着槍桿兒。這姓岑的有的是家私，進過幾年洋學堂，在家裏閒着，不知道怎麼一來想要嘗嘗帶兵的味道，就討來了一張委任狀，賣了家私去買了七八百支「漢陽造」，算是成立了一團。

「你們當然知道：匡老五要把他那團防隊編進去，岑團長可巴不得。可是辦團防是地方上的錢：要是匡老五打土匪有功，岑團長呈請師部讓他改編正式軍隊——師部裏一准，大帽子這麼一壓，地方上也就不敢反對改編了，是不是。

「着，匡老五要立功——這正是好時候。

「有土匪——就是羅振廷那夥。

「那時候我雖然也在匡老五隊上，可是土匪那些情形我可說不上。老實說，大家都不大明白。就是匡老五也不知道那些好漢怎麼一會來了一會又走。你說他走了麼，過了天把可又大大方方地到了周家店。噫，麻煩勁兒！誰都說那夥傢伙不容易對付。聽說上次架走了陸大爺的大少爺，第二天就撕了票。聽說他們人並不多，頂多百把個。聽說……

「不過有一件事是的確的。陸大爺他們吃過虧，憋住這口氣，商會裏就懸賞了五千塊。你要是逮住了羅振廷那土匪頭兒，這大堆花邊就鏘朗鏘朗都給裝到你袋子裏。

「五千呀，媽的好買賣！」

「匡老五打煙榻上跳了起來。

「打土匪，打土匪……刁金生，別燒了！我抽够了……來，我們來商量點兒正經事！

……」

「隊上的弟兄們可發了楞。

「什麼，真的去打土匪麼！」

「別說了罷！你妹子，說着挺好玩兒似的！」

「呃，真的——真的要叫咱們打土匪哩！」

「有那回事？……嚇，你真有一手說的時候自己一點不笑。……我說天掉下來了，掉到了我們院子裏：這是真的，呃，真的！」

「我也覺得這件事不大對勁。」

「五爺別忙再抽一口兒，我們談談。」

「着談談。」

「我想立個功呀，」五爺也知道他自己剛才太起勁，有點害臊似的。不過嘴裏還說他的有道理：「立了功，編到老岑那團裏，那可就……可就……」

「刁金生歎了口氣，插進嘴來：

「我祇要當個排長，我祇要……」

「還有商會裏的五千花邊哩！這五千就能買百來支槍，一編過去就足足有一營

……」

「五千花邊，不錯。可是——」

「可是您知道土匪是個什麼樣兒？」

「誰知道！」匡老五躺到了煙榻上。「大概是倆眼睛一個鼻子吧。」

「愛瞧瞧……打土匪不比打煙泡，要是吃了黑棗子可不是玩意帳。」

「他倆也明白過來。匡老五想了那麼一會，就一口咬着刁金生送過來的煙槍。

「怎麼辦呢，眼巴巴望着那五千塊錢——可上不了腰包。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忽然

——忽然——用一句書本子上的話，就叫做什麼「心血來潮。」嗯，這麼來了一來潮，可

就有了主意。我是想叫……

「慢着，時候沒到哩。對不起，你們得待會兒，到了那時候我當然會交代。噫，我是這樣說的。」

「我那個主意的第一步：先打聽土匪到了哪兒。」

「刁金生就拍拍胸脯。」

「好，我去間諜一下！」他想當排長，一說起話來就老賣弄一點「軍語」。「我是外路人，他們不認識我，正好……」

「就這麼着。刁金生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就有了落子。嚇，媽的，真是匡老五交上了好運！你們猜土匪到了哪兒，土匪？」

「土匪麼——嗯，跑遠了，跑得沒了影子！羅振廷那夥傢伙祇不過走過周家店那兒，大概他們還嫌我們這地方榨不出油來，就停也沒停地往劉澤跑去。」

「你們當然知道：這正是我們團防隊打土匪的時候。」

「打呀，打呀，媽的！」

「我們開到了周家店——對不起，又得用句書本子上的話：『所向無敵。』我們到那些土坵裏走着，也還是沒有敵人。可是管不着，槍總得開槍！」

「百兒！百兒！百兒……」

「弟兄們怕步槍後勁兒大——受不了：要是把槍托子抵在胸脯上，百兒一聲，自己就會震得仰天一交。於是大家都把槍托子頓在地下——朝天上開槍：這麼着安穩些。」

「好在沒打死人。不過事後我才知道，有個田夸老中流彈受了傷：槍彈打肩膀上進去的。」

「我們這麼打了會兒，就排齊了隊伍回來——沒傷了一個弟兄。」

「匡老五可把眉毛皺了起來：」

「『土匪是打過了，可是沒逮住羅振廷呀。』」

「刁金生就又歎了一口氣。他知道匡老五這回立了功，就得給編到正式軍隊裏去。可是那五千塊沒撈着，就買不了槍；買不了槍，他刁金生這排長交椅就一下子坐不着。

「怎麼回事呀，」他苦笑了一下。「我做事總算是賣力氣的了，可是……老明你說，要不是我逮了這許多反動分子，這世界還能這麼安穩不會他媽媽的！」

「別忙，」匡老五說。「我編到了正式軍隊裏，總得有一天要擴充的，你還怕當不了排長麼。」

「哪一年才擴充呢？」——就又歎了一口氣。

「不用說，那五千花邊一到手就能擴充。嗯，我那個主意的第二步就來了。要那五千塊不難，這兒有個好法子：俺，我是這樣說的。

「怎麼呢？」刁金生馬上抬起那張蠟黃的臉子來。

「祇要說——我們已經逮住羅振廷！」

「什麼！」匡老五叫了起來。他可沒料到這一着。「別人要是來看呢？——嚇，沒有羅振廷完了蛋！」

「我說：假裝一個不就成了麼？不過這個假羅振廷總要一個才從外路來的人假裝——別人就認不明白。」

「這祇有刁金生——才够格。」

「刁金生真的拍了拍胸脯：

「我來……五爺待我這麼好，我也得報答報答。話又說回來我自己也有點好處哩，他媽媽的……不過……不過……呃老明，沒危險吧？」

「有什麼危險！五千塊一拿到，我們編成軍隊，買了槍，你當你的排長就得了。」

「匡老五也滿身來了勁兒，拍拍刁金生的後腦勺：

「包在我身上……你幫了我那麼多忙——逮了那麼些個反動分子，我還不記

你的功，讓你吃虧麼！」

「這還怕什麼！我是這樣說的。縣裏要是叫我們把羅振廷解去，我們就說岑團長要問這件案子。他們還敢跟團部裏鬧彘扭？」

「着，我們就拿大麻繩把刁金生綁了起來。大家都拍手樂着，刁金生也笑得露出了那塊牙花肉。」

「我們就又走着，到了那些老百姓家裏——叫他們辦點兒酒菜：我們替老百姓打土匪，還抓住了土匪頭兒，他們當然得款待款待。這就叫做感情，是不是。我們要吃肉，就是肉——老百姓沒有什麼捨不得，祇不過歎了兩三口氣。我們要吃雞，就是雞——老百姓咬咬牙宰了燒給我們吃。有時候弟兄們不大高興，就把碗一擡——嘩啦！」

「×你祖宗，你們這麼不講感情！我們替你們地方上出力，你們可弄這種菜給我們吃！槍斃你……再弄過……」

「你們家裏二妞兒怎麼不出來陪陪我們——我們吃人麼……喊她出來！」

「一到了鎮上——可就更熱鬧了，我們又撈了頓吃的。許多人來看土匪頭兒。」

「哈，這土匪頭兒我看見過的！」

「是啊，昨天我還看見他在這街上走過哩！」

「這傢伙膽子真大，嚇！」

「五六個弟兄守在刁金生旁邊。刁金生偷偷地對我裝鬼臉。我呢——就跟一些爺們兒談着吃着。匡老五可沒工夫撩閒天。他到賽昭君那兒抽葷大煙去了。」

「大家都挺快活。事情也幹得很順手。都照着我的話做。別人要解這個羅振廷到縣裏不行，岑團長要睡。一面我們呈報岑團長：土匪頭兒是逮住了，可是不能往團部裏解。土匪有兩三萬，走過大蟲山的時候怕他們來劫。」

「我說過的：岑團長是個外行。他摸不清羅振廷那夥子到底有多少人，要是解過大

蠡山給劫去了可不是玩意賬。他沒了辦法，於是他派了那位文副官到我們這兒來問口供，還帶了一位司書，七八個盒子礮。那團裏就祇有這位文副官懂得公事。他是個高高個子，帶一付眼鏡的。

「刁金生着了點兒慌：

「老明，我怎麼供呢？」

「你愛怎麼供就怎麼供。」

「唔。」

「匡老五又拍拍他的後腦勺：

「供得像點兒呀，嗨！」

「我知道。」

「他們問的這些口供我全記得清清楚楚。文副官一面問，那位司書就一面記。他先

問他是不是羅振廷。是的。

「你這一股有多少土匪？」

「三萬八千多。」

那文副官似乎吃了一驚：

「三萬八千多……有多少槍？」

「五萬多枝槍。他媽媽的，還有一萬多機關槍，五千多大礮……」

「你當了多少年土匪？」

「六十幾年。」

「什麼！」文副官着實打量了刁金生好一會。「那麼殺過多少人？」

「殺過麼，嘿，少說說也有——也有——兩萬萬！」

文副官用勁釘了他一眼：

「比張獻忠殺的人還多！」

「張什麼……我不認識那姓張的。」

「聽說你們殺人的方法很厲害……」

「嗯，那可是真的。」刁金生很快地說。

「怎麼個殺法？」

「我們大家就瞧着刁金生，看他怎麼說。他想了會兒：當然他得想一會兒。」

「殺法麼，多哩。先剝了一層皮，血淋淋地掛着。我們就拿辣椒泡的陳醋澆在他身上，還撒一把胡椒麪兒。等上什麼七八天，他肉長老了，就再剝一層。這麼剝了二三十回，我們就燒個火鍋子——吃涮人肉：割一塊吃一塊。我們吃飽了他還沒死哩……」

「怎麼他還不死？」文副官聽得上勁。

「唔，那是……那是……嗯，我們拿長生不老的藥給他吃的，叫做靈……靈……」

噫，靈什麼草的。他一吃呀，嚇他媽媽的，怎麼也死不了。把他身上的肉全剝完了，五臟六腑也都掏了出來，那付骷髏骨頭還伸着個胳膊打呵欠哩。

「文副官把膀子擱在桌上，緊瞧着刁金生：大概是想叫刁金生往下說。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問：

「還有呢？」

「還有一個是……是……哦，這麼着：拿兩千多根鐵釘釘在人身上，全身都釘滿了，就掛在屋簷下風乾。一天給他喝一勺頂好的參湯，這麼掛三年也死不了，讓他受活罪。……」

「這麼說了會兒，文副官就楞了會兒。誰也沒言語。文副官把眼鏡取下來，用手絹擦一擦，照一照，又帶上去。接着順手把那位司書寫着的紙拖過來瞧一會，又還他，就抬起臉又往下問：

「你多大年紀？」

「二十八歲。」

「什麼，你不是說你當過六十多年土匪麼？」

「唔唔。呃。我……我我……呃，也許我不止二十八歲……」

「照實說！」

「那就六十多歲吧：六十……六十……呃，譬如說，六十八歲。」

「文副官像沒聽見，祇瞧着他自己的那雙手：

「你說你有三萬八千多人，還有那許多槍，你怎麼被擄的呢？」

「什麼？」

「我問你怎麼給逮住了的！」

「哦，這個……他媽媽的，說起來長着哩。」

「大家等着刁金生往下說。刁金生閉了會兒嘴，瞧匡老五一眼，又瞧我一眼。

「這麼回事，」他說，「我帶着這三萬八千弟兄到周家店，匡隊長可帶着四個人，在山上放步哨。老遠我一瞧見就叫衝鋒！我們全都衝了上去，大礮機關槍什麼的都放起來。可是——他媽媽的，我們上了當嚇，匡隊長帶着那四個人把我們包圍起來了……我那三萬八千弟兄倒死了兩萬多……我們拚命打，想衝出去，可是匡隊長那五個把我們越圍越緊……打了這麼一個多鐘頭，匡隊長就一把摺住我的胳膊。怎麼回事呀，嚇，原來他把我逮住了，他媽媽的……其餘那些弟兄就給唏里嘩啦打散了——完了蛋！」

「那位司書就把這些話全都記了下來。文副官把那張東西拿過來看了一遍，於是叫刁金生在這上面畫個押。

「這麼就辦完了公事。」

「等文副官一走，匡老五就高興得直跳，拍拍刁金生的後腦勺。

「真有你的！……供得挺像的，不錯……來來來，咱們喝杯酒罷！」

刁金生快活得直打哈哈，把白乾一杯一杯地往肚子裏灌。

「那五千花邊是穩的了：五爺您有好處，我也……」

「是啊是啊，」匡老五趕緊點點頭。「咱們是那個，是不是。你沒了我——你當不了排長。我沒了你呢——我就撈不着那五千塊來擴充部隊……我是……我是……」

老明，你說咱們是交好運了不是……」

「對，就是這句話。不過總得有個得力的人做幫手。要不是刁金生……」

刁金生跳了起來：

「着哇！……我老是給五爺賣力氣的，五爺您說？」

「我知道我知道……速反動份子全靠你，這回又……」

又喝了幾杯酒，刁金生可談開了。他說一個人要會識風，做事要賣力氣，那他總能

發迹的。要不然他這回怎麼能當排長——不是他替匡五爺立了這個功麼。於是他透了  
一口氣：

「嚇，這排長差使我望了好久了，這回才算穩到了手……」

「他一直樂着，到了晚上還說着笑着。嗯，他簡直快活得睡不着覺。」

「這晚上有月亮，刁金生就溜着個小嗓子唱着——」

「一更一點月東升……」

「這晚上那個文副官又來了一趟，掏出一件公事來對匡老五一念，馬上就——馬上就——就叫弟兄們把刁金生綁個大花結推出去。」

「刁金生給弄得摸不着頭腦——睜大了眼睛：

「怎麼……」

「那個「麼」字還沒說得完，就——」

「百兒——一槍！」

「槍彈打刁金生後腦勺上進去，從刁金生眼睛那兒出來——一個酒杯大的窟窿。

……

「呃呃，你們別岔嘴：聽我說，聽我說，俺，我是這樣說的：刁金生竟這麼死了。有什麼辦法？法岑團長怕土匪頭兒押久了會出亂子，又不能往團部裏解，就叫就地槍決，派文副官監刑——這公事就是文副官帶來的那個。

「要是我們告訴別人說這個羅振廷是假的，刁金生當然就死不了。可是這麼一來——盤扭就到了匡老五跟我身上，更加不用提那五千塊；也許還得吃官司哩。匡老五也這麼說過——

「給他們知道了這回事——咱們就得挨罵。讓老刁去死一死，那五千塊是現成。……像刁金生那麼肯賣力氣的人——有的是。還有比他能幹的哩。咱們並不少他這麼

一個，老明你說是不是。不過他運氣差點兒就是了……」

「這麼着匡老五就拿五千塊花邊買了好些槍，擴充了部隊……」  
說到這裏老明就住了嘴。透了一口長氣，拿牙籤插到牙縫裏去。

「這件事沒人知道麼？」那個光腦袋揚着眉毛問。

老明搖搖頭。

「沒人知道。」——他說多了話，嗓子有點發啞。「後來縣裏的報紙上都說匡老五了不起，商會裏送了五千塊不算，還做了一塊金字匾送他。陸大爺還送了他一百兩刮刮叫的雲土——嚇，真够味兒……」刁金生的那些口供也在報紙上登了出來，大家都伸出了舌子：「媽的，殺人這麼個殺法……」還有呢——那個長生不老的藥，叫做鑿什麼草的，縣裏一家藥店就說他們有這種草，地方上一些爺兒們就買了許多，那家藥店發了一筆財。人參也是了不起的東西：把人全身用鐵釘釘着，一天喝一勺參湯，在屋簷下掛三年

也死不了。於是有人就要試一試——逮着一個土匪照這麼辦給他參湯喝，可是才釘了二十幾根鐵釘就死了。祇有匡老五沒拿這法子試過。」

「匡老五就是這次抖起來的？」

「是啊，老明拿着牙籤打手勢。」匡老五命是好，人是有本領，可是沒了刁金生他也沒有今天這麼舒服：抽抽雲土，摸摸小老婆的嘴，我是這樣說的：三成命，三成本領，四成呢——靠刁金生這麼個得力的人。」

## 教訓

鐘響了一下：不知道到底是十二點半，還是已到了一點，也許竟是一點半。

總而言之已經很晚很晚：對門那排眼睛似的窗子也一個個閉了起來——漆黑的。電影準也散了場，唱大戲的準也散了場；連那賣饅頭的廣東人也不到這街堂裏來了。

可是媽媽還沒有回家。

媽媽這幾天一個勁兒跟爸爸吵嘴，今天早晨可打了起來。她一面罵着，一面衝出了門——臉也不洗一個，粉也不搽一下，就這麼着一直沒回家。她連皮包都沒帶走，讓牠斜躺在床上，露出手絹的一隻角——彷彿給皮包壓得很難受，想要拚命擠出來。

小|狗子想到媽媽就有點不放心。

「媽媽還不回來呀，」他瞧着姚範那隻塌鼻子，似乎想叫牠回答。一會兒他忽然又

想到他們得再玩點什麼。「我們再推牌九，好不好？」

姚範打了個呵欠，揉揉眼睛。

桌上橫七豎八地攤着骨牌，那些紅綠點子褪了色；先前姚範摸到一張天牌和四六，他還當是一付天對。這麼一付牌他可不大願意玩。

「我們不推牌九。」

那邊阿鳳跪在地下，手伏在沙發上，把個玻璃瓶對着嘴，讓瓶裏的一些什麼水灌進去，啣了會兒又吐到瓶子裏。這回她就掉過腦袋來，瞧着她哥哥和姚範：

「接龍！」

「接龍！——你就祇會接龍！」

小狗子嘴角往下彎一彎，把屁股擱上桌沿，兩腳蹬在紅木椅子上面。

總得想出個花樣來玩玩，不然的話留不住姚範。要是姚範回到樓下去，這屋子祇剩

了。小狗子和阿鳳哥兒倆，就一點也不好玩了。

姚範又打了個呵欠：他真的要走了。

「讓我們回去罷，讓我們回去睡覺。」

「姚伯伯還沒有回來呀。」

「我不怕，姚範往門口走去。」

一下子小狗子跳了下來，搶到了姚範前面，衝上去把門門着，拿脊背抵在門上。

「別走別走。」

阿鳳也叫了起來：

「不要走！這幾天不要走！」——她老把「這時候」說做「這幾天」的。

「我們要睡……呃呃……」

又是打呵欠。接着又是揉揉眼睛：這回揉得厲害了些，把那隻塌鼻子也擠得扭了一

下。於是他走到了小狗子跟前。

小狗子不叫走。姚範要把小狗子拖開，可是那個一伸手，姚範退了兩步。

阿鳳跳着笑着。

「不走了，不走了……哥哥力氣比你大。」

她手裏的瓶子也跟着她的身子一幌一幌的，瓶裏的水濺了出來：她臉上挨到一點水星——冷冰冰的，她才發覺了這回事。她就張大了眼對着瓶子發楞起來。

門邊的兩個孩子又扭在了一塊兒。可是姚範不是小狗子的對手，給小狗子推到了

桌子跟前。

小狗子大笑：

「你力氣沒有我大呀。」

「那……那……」姚範喘着氣，紅着臉笑着。「你佔了我們的便宜。在外面我們打

得過你的。」

可是小狗子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強得多。他趁着這威風勁兒，在空中間送了幾傘。

「哪！哪！你看……我力氣像爸爸一樣大，我也……」

阿鳳把她的瓶子小心地放到沙發上，插進嘴來：

「我曉得，我曉得。爸爸打駝背，駝背不打爸爸：爸爸力氣大。爸爸拿着那根……」

忽然小狗子繃緊了臉，把肚子挺了出來。他仰着臉，皺着眉毛，眼珠子掃到那兩個人

身上。嗓子也裝得粗了些：

「哇噉哇噉啥事體，啊？」

他在扮他的爸爸。

於是大家都拍手笑起來。阿鳳並沒覺得好笑，不過別人在打着哈哈，她也就裂開了嘴乾叫着，手敲着那滿是水漬的沙發，那玻璃瓶就一跳一跳的。

姚範彷彿忘了要回樓下去睡覺的話，他呵欠也沒打一個，眼睛也沒去揉一下，站起來就往小狗子跟前走去。

屋子裏到處塞滿了阿鳳的尖叫聲，她不住地拿手打着沙發，瞧着瓶子跳得好玩。她現在可記不起剛才是什麼東西逗得她笑的。

那兩個大孩子在扮戲，阿鳳可一點也沒瞧見。

挺着肚子的小狗子跟前——站着那個姚範，背駝了些，兩隻手作揖似地拱着。小狗子眼睛釘着他那俯着的臉，就祇看見扁平的額頭上突出個矮矮的鼻尖子。

一瞧就知道——姚範是做那個駝背。

「我是……我是……」他苦着臉，一面拚命忍着笑，那聲音就顛顛的挺像是那個哭腔。「我在店裏做了九年，我……」

小狗子瞅了阿鳳一眼：

「別叫，阿鳳！」

那個猛然一回轉腦袋，馬上就住了嘴，兩手擱在沙發上不動。她小聲兒笑了兩聲——「嘻嘻，」接着聳了聳肩膀，像闖下了禍怕罵似的。

她哥哥可一點不笑，還皺着眉毛，繃着張臉子瞧着姚範。於是那個假駝背把剛才的話又說了一遍。

「我做了九年，我我……不要開除我罷，請你做做……」

「討厭！」小狗子用力叫了一句，連唾沫星子都給吹了出來。「誰叫你兩天不來上工，誰叫你……誰叫你誰叫你……」

他可一下子記不起那天爸爸還說了些什麼話。於是他跳過了一段，就把手又在胸脯上，一上一下地踱起來。

姚範跟着他走。

「做了九年，做了……我沒有偷懶過……」

「誰叫你兩天不來上工，誰叫你誰叫你……」

「我兒子病得快要死了，我去想法子的。我並不是不來……我做了九年，我做了……」

……不要開除我……」

「誰叫你誰叫你……誰叫你……」

「不對，」那駝背伸直了腰說。

「你爸爸說：『噢，我管你的兒子麼！』」

「噢。噢，我管你的兒子麼！」

「可憐可憐我罷，我做了九年……」

「小獅子楞了會兒，這才記起他得怎麼表演：

『到你爸爸房裏去了。是不是這樣的？』

於是繞着桌子走到沙發邊。剛要坐下，可又站起來，他打抽屜裏掏出一支鉛筆——當做爸爸的煙捲；脚在嘴裏。爸爸的煙像是有麵糊的，能够沾在他下脣上掉不了。可是鉛筆辦不到：小狗子祇好拿牙咬着。

姚範沒跟過來，祇歎了一口氣。

「我做了九年……店裏我當牠自己的家一樣，我總是……店裏出了什麼事我總是幫着老闆的……」

「怎麼？」小狗子手在沙發上一擦就站了起來，緊瞧着阿鳳。「都是水！」

那個移開了一步，扁着嘴，張大着眼看着她哥哥。

可是哥哥這回沒像往日那麼動手就打人，他祇把屁股移到了一張紅木椅上。他等着那扮駝背的往下說，這麼演下去——就得輪到小狗子來那個拿手好戲。他眼珠子一動也不動地釘着姚範那張嘴；那張嘴在嘟囔着；那張臉對着床。

「你們看，我在店裏辛辛苦苦做了九年……天地良心，我總是爲着老闆的……我兒子病了，我兩天……兩天……他們歇了我的工，叫我……老闆不體諒我……老闆……」

唔，正是這時候！

於是小狗子打椅子上跳起來，猛地往姚範跟前衝過去。

「你說我什麼，你說我！」

阿鳳快活起來：剛才那種怕挨罵的臉色已經鬆了勁，她尖叫着：

「這幾天要打架了，這幾天要打架了……」

小狗子很忙地打打手勢叫她別嚷。接着馬上就咬着牙——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

一遍。

可是駝背的背駝得更厲害了些：

「我說……我說……」

劈——一個嘴巴。

「你再說你再說！」

劈！  
劈！

忽然駝背逃了開去，伸直了身子，抬起他那張平扁的臉，漲得通紅。

「小狗子，我們不作興真打的。」

「我沒有真打呀。」

姚範嚥下一口唾沫。他右邊腮巴老實有點疼，可是他不好意思說出來。

這時候有人到了房門口，門扭給旋得格格地響着，開不了門。

房裏的人可沒聽見。小狗子打算把這頂起勁的一段表演下去。反正姚範並沒一口

咬定說打疼了他，小狗子就再來了一下——劈！

「你說什麼，你！」

「錯了。現在你要說話了，你說……」

「你再說！」——劈！

姚範一屁股坐到了床上。趁那兩個沒看見的時候，趕緊偷偷地去摸一下右邊腮巴，嚥了口唾沫。

「我們不來了。」

「不來……？」

房門那裏不耐煩地又響了幾下。

阿鳳瞧着她哥哥，一面把玻璃瓶的嘴對着自己的嘴；也沒笑，也沒有不高興，好像大人們正要給她糖吃的時候——她故意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

她哥哥可楞住了，張大了嘴瞧着姚範。姚範一下子忽然不來了。這麼半路上截住真

太不好玩，就彷彿推牌九剛拿到一付響對——突然舒老師闖了進來一樣。

他噓了一口氣，輕輕地拖着姚範的膀子。

「來呀……我不打你好了。」

噉的一聲，阿鳳把瓶嘴子拔出了她自己的嘴。她嚷着：

「要打！要打……！」

「娘格……！」小狗子橫了她一眼。「姚範，來罷……你做完了駝背就做姚伯伯。」

「我們爸爸不打人。我們做爸爸就……！」

那女孩子學着她媽媽那麼着，把頸子一扭，很快地說：

「我曉得，我曉得。爸爸給姚伯伯錢：給了十塊錢，給了一百塊錢，給了——給了——給了許多許多錢……媽媽罵姚伯伯，媽媽說……媽媽說……！」

兩個男孩子都盯着她，她就住了嘴。

「媽媽說什麼？」小狗子問。

「媽媽說姚伯伯是壞人……」這裏她又扭了幾下，學着媽媽跟爸爸吵嘴時候的那種勁兒，一面拚命提高了嗓子。「死不要臉，想要那駝背的老婆，把駝背……」

這些話小狗子可聽見過。媽媽老是拿左手又在腰上，右手拍着桌子。有時候還淌着眼淚，給粉抹得很靈騷的臉上——就流着兩條亮亮的線。鼻涕也許有點兒膩膩的掛在鼻孔下面。媽媽可並不去洗臉，祇扭着頸子哇噉哇噉。她罵爸爸不要臉，要吊駝背老婆的膀子，就把駝背擡走。姚伯伯也不是要臉的：他幫爸爸打這些主意。還把駝背抓起來——當他是個……

可是爸爸有爸爸的理。

「嘖，嘖，你不明白這個……這個……」

小狗子可明白這個。於是他又把肚子挺了起來，放粗了嗓子說：

「你們女人家祇會吃醋，你不明白。我是……我是……現在店裏……」

爸爸正是這麼個模樣。爸爸還搔搔頭皮，歎了口氣：小狗子也就這麼來了一手。

姚範笑了起來。

小狗子更加起了勁。他又搔了搔頭皮，再很響地歎一口氣，就打衣櫃那邊踱到沙發跟前，又從這裏踱了過去。

「噴，真要命：女人家……我哪裏是要吊膀子，我是看她聰明……王小二他們要在店裏搗亂，我叫這個女人去……我叫她去……我叫她去……」

他忘了爸爸在這裏說了兩個什麼字。意思他懂得：爸爸是想要叫駝背的老婆幫爸

爸——看王小二他們搗什麼亂，叫她跟王小二假裝要好。

不過媽媽不相信。媽媽說……

於是小狗子坐到一張椅上，緊瞧着阿鳳。

阿鳳看看她哥哥，又看看姚範，老半天不開口。

「你說呀，」小狗子忍不住叫。

「我不會……」

坐在床上的人對她裝個鬼臉，把塌鼻子皺了一下。

小狗子使勁地披一披下脣，嘟囔着罵了一句。忽然他記起爸爸做的一樁事來：他去拿一條手巾給阿鳳。

「不要吵了。揩揩臉罷。」

這個她會。她馬上撇過臉去，提高了嗓子：

「這幾天我不揩臉。」

「傻瓜！這時候！不是「這幾天」！」

阿鳳覺得沒趣：她會說的可又說得不對。她就似乎真的生了氣，也像媽媽那麼撐直

着頸子，老半天老半天不掉過臉來。

她哥哥沒管她這一套。他祇踱來踱去，裝做挺不耐煩的樣子，沒命地搔着頭皮——沙沙地響着。於是他又沿着桌子走了一圈，到床邊站住，手搭到姚範肩膀上。

「老姚，給我想法子呀。」

這是叫姚範來扮姚伯伯。

「不要緊不要緊，」姚範背書似的那麼熟，手在扁臉上抹了一下，再像沒有。「我去跟嫂子說，保你……這個驢頭不要放過……」

「那駝背呢？」小狗子皺着眉毛。「駝背會問我要老婆……」

「容易容易，」姚範的嘴湊到小狗子耳朵邊，可是聲音並沒放低——也許還更加提高了些。「給他幾個錢——沒事。這種人對他不能硬來：你那天不該打他……你不願意花錢那就……」

這裏他停了會兒。把那堆塌鼻子皺了一下，又湊過嘴去：

「我們對局子裏說，說駝背通歹人——抓他。說他通……通……」

小狗子眼睛老霎着，現在可忍不住跳了起來。

「我耳朵要震聾了！」

「是這樣的。」

「不對。」

「是這樣的。我們曉得的：我們爸爸聲音大。」

可是小狗子走到桌子邊：反正現在的戲沒有打架的場面，也不用吵嘴，做起來不怎麼起勁。他瞅了姚範一眼，就拿起骨牌來用中指摸着。

「長三！」——拍的一聲翻開來。「娘格……雜八！」

阿鳳剛才堵着嘴，別人一直沒理會她：儘這麼生氣也沒多大好玩，她就爬上椅子伏

到桌子上來。

「我們接醜，來不來？」

「我們來一個，」姚範一走近桌子，就一把擄了一大半骨牌到自己跟前。

房門又格勒格勒一陣響。

「開門開門！」——姚伯伯的聲音。

可是門一開——頭一個進來的倒是小狗子他們的爸爸！

「哼，你們做了好戲！你們當我沒聽見……我要給你們一點好教訓……小狗子！」

「哪哪，你又是！」姚伯伯嘴裏啣着煙，趕緊拔掉煙來讓嘴說話。「你總是硬的，你平

素吃虧也就在這裏。對店裏的人要用軟功，對醜頭要用軟功，對孩子也要用軟功，不然的

話……」

姚範到了姚伯伯跟前，挨着姚伯伯：他爺兒倆顯得很親熱。

閃亮。  
那兩兄妹祇瞧着他們爸爸。爸爸皺着眉毛，挺着肚子。眼睛成了三角形，在電燈下面

阿鳳沒移開眼睛——像給爸爸吸住了似的。一面她挺小心地爬下椅子，偷偷的不叫出一點兒聲音。可是她左手一個不留神碰了一張骨牌——達的一聲響，她自己也給嚇了一大跳。

誰也不言語。

爸爸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反着兩隻手。他眉心那幾條皺紋平了下去，眼睛也小了些。步子可跨得很大——走過去又走過來，祇有姚伯伯給他一支煙的時候，他就停住了步子。

「姆媽呢？」他問。

「姆媽沒有回來。」

於是爸爸又一上一下地踱了起來。祇有姚伯伯坐着，用手抹了抹臉，就專心抽他的煙，——彷彿還是頭一次嘗味似的。

這麼着五六分鐘，爸爸到底也有停步的時候：他坐到沙發上。

阿鳳怕爸爸發覺沙發上的水漬就得打她，於是躲到角落裏。她瞧瞧爸爸，又把眼睛移到桌子上：她才知道那個玻璃瓶還躺在兩張骨牌中間——忘了給帶下來。

沙發上那個大男人並沒發脾氣，祇輕輕打個手勢。

「小刀子，過來。」

小刀子慢慢地向沙發那裏移着步子。他瞧見爸爸嘴角掛着一絲笑意，他臉色也就活了點兒。

「我問你，」爸爸拍拍煙灰，又揮揮身上，「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

「爸爸是好人。」

「駝背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個題目可答不出：小狗子搖搖腦袋。

「不知道麼？」姚伯伯笑嘻嘻地插了進來。

「我問你：駝背年紀大了，做不動活了，他還要偷懶，店裏的人少做一點活，爸爸就少賺一點錢，這樣……」

「爸爸少賺一點錢——你們也就少吃一點糖，少玩一個皮球了。」——這又是姚伯伯。

姚範趁這時候在姚伯伯耳朵邊搗句鬼，聲音可很大：

「我們要買一個皮球——大的。爸爸給我們……」

「好的好的。哪，聽說話。」

沙發上那個說話的人抽一口烟，噴到了小狗子臉上。

「我問你：駝背做不了活，他又偷懶，叫爸爸窮下來，爸爸叫他滾蛋，他還說爸爸的壞話，這種人是好人還是……？」

「是壞人。」

那邊姚伯伯幾乎叫起來——「對啦對啦！」他瞧着爸爸，爸爸微笑。

「不錯，你是明白道理的小孩子，頂要明白道理……阿鳳，聽見沒有？出來，不要縮在那裏。阿鳳你明白不明白？」

「我曉得，我曉得。駝背這幾天是壞人。」

姚範忽然想到了駝背的老婆：她呢？她是不是壞人？

「她呀？——幫我們的是好人，不幫我們的就是……」

阿鳳把玻璃瓶拿到了手裏。她張着嘴想說一句什麼，爸爸可又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她嘴一下子閉不住，就把瓶子塞進去咬着，牙齒碰着玻璃——格隆的響了幾下。

這回爸爸沒走上幾步就站住了。

「剛才說的那些事情——你們不許說出去，聽見沒有？」他瞧見小狗子他們不懂似地看着他，就又補了一句：「駝背的事，駝背老婆的事，都不許對別人說，聽見沒有？連對姆媽都不許說，不許告訴姆媽。」

姚伯伯摔掉煙屁股，笑着瞅了他們一眼：

「現在的孩子真鬼精靈。我們當他們是小鬼，不要緊。噫，我們商量的事他們全都明白！」

於是兩個大人都笑起來，顯得很得意。

「不許說。聽見沒有？你們要是一說出去——當心爸爸剝你們的皮。你們聽話的——爸爸還賞你們錢。」

「我們現在就要錢，爸爸現在就給我！」小狗子說了聲一聳肩膀。

「這幾天就給我，這幾天就給我！」

「你媽的！」爸爸掏衣袋。他嘴裏那支煙沾在下脣上掛着，微微地盪着，彷彿很重似的。『哪，這裏兩塊。姚範一塊。小狗子你跟阿鳳分一塊。』

姚伯伯用手抹抹臉，扭扭姚範的塌鼻子：

「好了好了，現在大皮球不用我買了。」

姚範把那個扁臉一仰：

「錢是我們一個人的。皮球你買給我們，我們不管。」

兩個大人又打着哈哈。爸爸拍拍姚伯伯的肩膀，說姚範比他爸爸厲害。

「他比你更精明。真是你的好兒子，將來……」

他們沒提防小狗子在跟阿鳳鬧。小獅子一把抓住那塊現洋，另外在袋裏掏一個雙毛子給阿鳳。

「哪，分給你的。我們已經分好了。」

可是阿鳳要那個大的，就是把這玻璃瓶送給小狗子也願意。於是她拔出嘴裏的瓶子，在衣襟上揩乾那些唾沫。

「給你瓶子。我要那個大錢，我要那個大錢……」

「滾！滾！滾！……」

姚伯伯瞧了他倆一會，就提高了嗓子嚷：

「你看你看！小狗子更精明哩！他拿下那塊錢，祇分給妹妹兩毛……」

他們又大笑起來。爸爸笑得比剛才更加起勁，於是趕緊扔掉了煙屁股，熱烈地把小狗子拖到他身邊，用力摩着小狗子的腦袋：

「這孩子！這孩子！」

萬仞約

一

遠遠的有了鑼聲：一會兒停止，一會兒又響——敲得怪勻稱的，一點也不住急。這聲音像水紋似地散到了田野上，連嫩草都顫了起來。樹上的麻雀老大嚇了一跳，就啾的一聲飛跑了。

那邊山裏起了回聲——鏘，鏘，鏘。

「什麼把戲，這是？」

村子裏的人都把臉子側着，翹起耳朵來聽那打鑼的叫些什麼話。

田裏的大哥們也拿手替眼睛遮着蔭，往大路上瞧了會兒。

「還背一塊牌哩，娘賣腸子的！」

「他喊些什麼，那個老官子……牌上寫些什麼呀？」

「彎彎扭扭，鬼話胡謔，你爺認不得。」

那打鑼的老頭可不管別人認得認不得，他祇一股勁敲着鑼，裂開他那嘎嚙子嚷着些什麼，往隆記鋪子那邊拐過去。

「地方上的人來看哪：莫犯山呀，犯山的……」

隆記裏那些喝着酒的傢伙都擁出了店門：十幾隻眼睛釘到前面。

鑼聲越近越響得親切。那老頭肩膀上那塊寫着字的木牌——跟着他身子一高一低地在幌着。

「哦，蕭老官！」

「這麻皮！又是鳴鑼禁山！」

「莫管他。豬屎老九你跟我來：我們好好吃幾塊乾豆腐。這回再贏了我的就算你

狠。」

於是他們又擁進了店裏。豬屎老九跑得過火了點兒，帶翻了一條板凳。他可瞧也不瞧一眼就跨過去，踰到裏面一張桌子邊，挺熟練地洗着桌上那付骨牌——「來來來，還是老子的莊！南二公，你老人家不嫌吵吧？」

老闆娘嚷了起來：

「豬屎老九，條凳掀翻了——不替人家端起來麼？」

「莫吵莫吵。等我豬屎老九贏了大花邊，你老人家就要巴結我：養個妹子給我做堂客。」

「這些油渣子——狗嘴巴裏到底長不出象牙。」

豬屎老九沒再答腔。他們那夥人在專心推他們的牌九。骨牌在桌上拍喇拍喇響着，幾個嗓子叫喊着，連蕭老官的鑼聲都給蓋得不太有勁兒了。

老闆娘把手筒在袖子裏，擱在櫃台上，嚼動了幾動。她有一分鐘不說話就不舒服。於是她瞧瞧路上，又瞧瞧對面桌上的南二公，看着這回鳴鑼禁山，南二公總得有幾句話說的。

可是南二公滿不在乎。他並沒擁出店門口去看，祇不過對外面橫了幾眼。他右手緊抓着那半壺燒酒，啜一口就咬上一小角左手裏的豆腐乾——慢條斯理地儘嚼着，彷彿永世嚼不爛似的。瞧這勁兒他似乎打算把這塊豆腐乾吃上什麼兩三年。

到底老闆娘有點忍不住，她把擱在櫃上的兩肘移出了些，裝了付歪臉：

「南二公你老人家聽見沒？——又是鳴鑼禁山……」

「唔，尸樞骨頭！」南二公罵了一句，又把豆腐乾送到嘴邊去。

鑼聲已經響到了店門口，鏘鏘

「來看哪：來看告示啊……」

「哼，」南二公橫了外面一眼。「這許多名堂！」

老闆娘也披一披下脣，兩個嘴角往下面一彎。接着掉過臉去瞧瞧打鑼的蕭老官，她馬上就換上一付笑臉，連眼睛都眯成了兩條縫。

蕭老官站到了店門口。

裏面那些打牌九的人沒理會這回事，祇巴巴地瞧着豬屎老九扔骰子。接着有誰高興得直叫。豬屎老九可臉紅得像生牛肉，掀開了他自己兩張牌，嘴裏嚙着扯到別人十八代祖宗，一面把銅子送到別人跟前去。

南二公打了個隔兒，又橫了外面一眼：

「尸框骨頭！這些屁名堂——那是閔貴林興出來的！」

不過老闆娘似乎沒聽見他的話。她索性把身子轉向外面，臉上還那麼笑着瞧着蕭老官，嘴動了幾動，她在等着機會跟蕭老官拉天。

鏘鏘——那個又敲了兩個鑼。

「看萬仞約的告示啊：不准斫山上的樹啊，來來往往的不准劈枝帶葉呀……」

他曠着就瞧瞧周圍的人，接着用手抹一把額上的汗，把那塊木牌頓到了地上。木牌上寫着許多話：雖然認識這些的沒有幾個，可是大家都知道萬仞約是個什麼把戲——寫着的也不過是那麼一套。上面橫着四個字：「萬仞約示。」下面的字小點兒：六個字一句，有這麼十幾二十句排成了乾豆腐似的那麼兩堆——寫得整整齊齊，不作興帶一筆草的。要是在前清——寫得了這麼一手字的就能夠當個把秀才哩。

「字倒還寫得溜光溜滑的，」老闖娘挺內行地看看那塊木牌，還把腦袋偏了一偏。「蕭老官，你怎麼不進來歇下子氣——吃半壺把燒酒。」

「不了。我還要走起這路過東沖去。」

「啣啣！」

她這麼輕輕喊了一聲，就把身子坐端正些，老實把蕭老官當做個談話的對手。她問那個雷家裏偷了杉樹的事怎麼辦，是不是閔貴林打定主意要打官司。於是她就張大了嘴巴，似乎在等着聽一樁了不起的新聞。其實這件事她知道得挺詳細：地方上什麼也逃不了隆記鋪子，別人還沒傳開來的事——她肚子裏就早已經明明白白。譬如說這回雷家裏犯山的事，她就像親眼瞧見似的。她能夠爛熟地背給你聽：那天雷十一走到萬仞沖，爬上山，偷偷斫下兩棵杉樹——想拿回來做田陸樁。可是給逮住了。不用說，要罰。不過罰的數目太大了點兒，叫雷家裏吃不消，就咬咬牙齒說甯願打官司。得，就這麼一回事。背完了這些話，她就得把下嘴唇披一披，用鼻孔哼一聲——

「哼，打官司！雷家裏要是關得過萬仞約上的人——你打爛我的鋪子！」  
蕭老官也認爲打不起官司來。

「雷家裏要打官司——那他弄錯了路徑。」

於是許多人都圍着蕭老官談起來。蕭老官似乎忘了還要到東沖去，乾脆把那塊木牌靠櫃台放着，一屁股坐到板檯上。

祇有南二公沒湊進去。他還慢慢撕下豆腐乾來嚼着，不過嘴巴動得比先響了點兒。『如今那個閔家裏就這麼撐神氣！』他肚子裏說。『萬仞約——尸框骨頭……他早年簡直是……要是沒有我……』

誰都明白那個閔貴林早年的歷史，大家也知道閔貴林跟南二公拜過把。就是萬仞沖裏的四方牌那塊山地，也還是南二公半送半賣讓給了閔貴林的。可是現在……

可是現在別人談得更加起勁，聲音震得耳朵都響了起來。蕭老官提高了他那嘎嘎子，告訴別人萬仞約又有了個新規矩，這是貴林四爺定出來的。誰抓住了犯山的傢伙——就賞四吊八。

『賞四吊八？——連豬屎老九也插了嘴。』

南二公把剛才啜的酒吞了下去，嘴巴抵了一抵：

「四吊八！他買那塊山還祇出了一吊八哩……」

「哦，那是你老人家做好事。」

的確是做好事。閔貴林的老子在桃源縣裏當過一年師爺，回家造了一所房子，可沒買得起田。閔貴林就在家裏當大少爺，當呀當的把幾個錢當完，老子一死，他就到安化那些地方打流，揀揀茶葉。回到鄉裏還是一條光棍，老是在南二公那裏借米借錢的。

「這不是路，貴老弟，」南二公跟他說過不止一遍。「一個人總要有點吃飯傢伙，你總要……」

到底有一天——閔貴林想出了一點吃飯傢伙。他瞧着種杉樹長得快，打算撈塊山地來試試，南二公就把四方牌那塊山讓給他，自己祇留一點兒柴山。二十幾年一過，閔貴林可就這麼撐起神氣來了。

「他真狠！」

南二公噓了口氣。他肚子裏裝滿了一些什麼想吐出來，就四面瞧瞧，然後把眼睛釘到老關娘臉上。

可是那個沒理會。一直等蕭老官背着木牌敲着鑼走了，她纔掉轉臉來。她仍舊用袖子筒着手，擱在櫃台上。

「閔貴林這一來——在地方上結上好多怨啊！」

「他怕什麼！他橫豎仗着他們族上九爺的腰把子！」

南二公把酒壺端起來要送到嘴邊去，可是到半路裏又放了下來。

「唔，他買那塊山祇出得一吊八。」他用右手抹了抹嘴。「那個時候——我見他太

……太……」

櫃台擱着的那雙手趕緊移了開去，老關娘臉對着許多人，很快地插嘴：

「我曉得我曉得。那一吊八還是分九個月還清的，一個月兩百錢，利息都沒算一個銅板。」閔貴林跟南二公講：「我的山勝如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要是你柴山不夠你祇管來……」南二公，是的不是的？」

那個在細細地嚼豆腐乾，正打算要慢慢開口，老闆娘可又往下說了：她把屁股移得坐正了點兒，不管別人聽不聽。

「萬仞約啊……那名堂我曉得……」

這麼着就打了開台鑼。接着她嚥了一口唾沫，打閔貴林從前背時的幾年說起。

「那時候到山去斫柴的——連常斫斷他的杉條子。」

於是她瞧瞧四面——看別人在不在聽着她的，她還特別釘了南二公一眼。其實不用她操心，大家都知道閔貴林的來歷：祇要把眼睛一閉，就能夠想像得出閔四爺在萬仞約上議事時候那種笑嘻嘻的勁兒，嘴巴裏出了許多主意。這位貴林老四靠的是那塊山，

要是人家偷了他那些杉條子他就沒了出息。抓到個把犯山的，假如是個厲害傢伙——他可又沒辦法對付。於是他把萬仞沖的那些山主全邀了來，立了個萬仞約：犯山的都得罰，不怕你厲害，這許多大爺們都是鐵硬的腰把子，常在衙門裏進進出出的，總鬪得你過的。

「這回子雷家裏就是吃的這個虧。」

大家都要表示自己知道這些底細，就七嘴八舌談起來。誰都搶着說話：生怕自己的這點兒材料給別人說了去。

「這個萬仞約——連東沖的金七閻王都邀了進去。娘賣麻皮的，東沖離萬仞沖倒有二十來里了。他們……」

「難怪蕭老官要打起這一路過東沖去。」

「如今萬仞約上有七十幾担穀子了哩：真嚇人！他們入約的祇出上斗把幾斗穀，放

到約上，生出去滾利——如今有七十——七十——七十幾擔！」

「名堂多，名堂多。閱貴林當着萬仞約的經理，他就在沖裏蓋一個屋，給蕭老官住着——叫他看守……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把那個屋造到他那四方牌底下……」

豬屎老九還在裏面的張桌上跟別人賭牌九，這裏忽然動了火，也不知道是輸了錢發脾氣，還是真的嘔了閱貴林的氣：

「閱貴林那隻野種子崽呀——要遭天雷劈！」

許多人都笑了起來：他們覺得痛快。他們沒子兒買炭火，總得到山裏去斫斫柴，可是——一個不留神就得掉下大禍事來：萬仞沖的那些山——在這村裏像是個大癩子，一碰到那上面就痛得你要命交。

於是八九張嘴都罵了起來，有幾張嘴裏還噴出了唾沫。祇有老關娘的嘴冷冷地笑着，下脣披出了一點兒：別人看不出她到底是笑閱貴林，還是笑店門口的這些人。

南二公也把酒壺在桌上一頓，用勁地叫：

「尸框骨頭！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二

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閔貴林是個四十來歲，個子不高的傢伙，左耳下面有個疤的。

祇要天一亮，他就帶一根竹篾做的尺和一本簿子，慢慢走到萬仞沖裏去。他走起路也學着他族上九爺的那種派頭：一步一步地踏着，身子跟着一雙腳在左右地擺，那件夾袍就往兩邊幌。要是別人說一句——

「到底貴林四爺跟閔九爺是一族的，走起路來活像。」

他全身就一陣熱，搖擺得更厲害，幾乎連腦袋都幌得發暈。

不過也有一點不大像：閔貴林老是把舌尖子伸出來釘在嘴唇上，有時候還打左邊

舐到右邊，又打右邊舐到左邊，彷彿那上面有肉湯似的。

現在他就這麼舐着，讓冷風吹着他的舌尖子，一面抬起臉來瞧瞧四面的山。

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圍成一個馬蹄鐵的樣子：像一個大妖怪用兩個膀子圈着，祇在兩手尖端留下一個口子讓別人走進沖裏來。萬仞峯正是大妖怪的腦袋，轟在正中央，頂上還糊着些紫灰色的雲。

閔貴林的那個四方牌——算是左肘，那上面栽着的樹都整整齊齊，比哪座山上的都漂亮。於是閔貴林微笑了一下，舌尖子猛地縮了進去，逗得嘴唇碰出一聲響——  
「啵！」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接着他又回答自己的話，在鼻孔裏「唔」了兩聲。兩隻腳踹得重了些，那件夾袍就搖幌得要飛起來。

地下是潤濕的。小草樹葉上也有粉似的水點，在五顏六色的雲下面就綠得發油。那條澗流着閃着亮，打山裏淌下來，沿着這條路——七灣八扭的給引到沖外面的田裏去。

他踮定澗裏的大石要跨過去，可是脚一滑——擦！踏到了水裏。

「娘賣腸子瘟水！硬要把牠填死才……」

這些引去灌田的澗水反正沒他的份：他沒有田。

澗起腿子來看看他那水淥淥的脚，在地上使勁踏了幾下，就往蕭老官那個小屋子走去。走路的派頭又像先那麼——左一擺右一擺的。

一些鳥在咕咕刮刮吵着，打這棵樹上飛起來，射過冷侵侵的空氣，停到那棵樹上又吵一陣。山下的幾個池塘裏不時發出一種響聲，似乎有誰扔了石子進去。

蕭老官一瞧見閔貴林就張着嘴笑：掉了一顆犬齒，留下了一個黑洞。

「四爺早。」

「唔唔，唔，」四爺腦袋輕輕地點着，鼻孔裏輕輕地響着，一面不停步地直往四方牌  
走上去。

「四爺，」蕭老官跟上他小聲兒叫，接着乾咳了一聲。「地方上人講了你老人家幾  
句空話。」

「哪些人？」

「南二公他們。還有雷家裏那些人。還有封家富牙子同那個……那個……」

「哦，」閔貴林笑一笑，把眉毛揚了一下。

兩個人走着灣灣扭扭的斜路，泥土鬆鬆的像踏在褥子上。蕭老官似乎比那個性急  
步子跨得很短，不過動作得快。走幾步就差不多要趕到了閔四爺前面，他就等一會——  
又讓別人打頭走。可是閔貴林沒顧到這些，他祇是在蕭老官跟前，步子就踏得格外方正，  
臉上可裝出不經心的樣子，表示他天生的就是這麼個派頭。

四隻腳零亂地響着。

「四爺，連東沖都有人講你老人家的空話。」

「東沖？」  
「四爺心一跳。」又是那些不稱毛的傢伙吧？」

「噫。」

「啱唔，唔。」

閔貴林身上發熱，掛出來的舌尖子啖的一聲縮了進去，他臉上的肌肉動着——使

勁忍住了笑。可是他鼻孔裏倒歎了一聲氣，接着就拚命裝着滿不在乎的聲調，告訴蕭老  
官：「一個人總得招點兒怨的，祇要你在地方上有一點聲望，別人說你的閒話也就更加起勁。

「我們那九爺，不是的麼……還有高六爺，藍四胖子，哪個不是的我呢——我是：

……」

他瞧了蕭老官一眼，又歎一口氣。他打了許多譬喻，叫蕭老官知道——越是大好老，

說壞話的就越多。現在連東沖都有人埋怨他閔貴林，真是！

「如今連東沖都……」他很響地歎了口氣，賸蕭老官一眼，一面走到一棵樹跟前，拿篋做的尺圈上去量着。「如今連東沖都……」

「是的囉，是的囉。海寬風大：要是個平常人哪個來講你空話！我還巴不得那個……那個……」

閔貴林猛地把量樹的篋尺抽開，叫了起來：

「就是這句話，就是這句話！唔唔，唔，就是這句話……是的囉。我們那九爺也真心真意跟我講過：「四弟你莫灰心，有點腰把子的哪個不招怨！四弟你莫灰心，祇要我們心裏對得住皇天：我們萬仞約是大家的事。」……我們九爺拍拍我的肩膀子——「四弟，那些空話聽他們講去。橫豎是些不稱毛的尸框子，講幾句還怕蝕了一塊肉麼！」我們九爺……唔唔，海寬風大，海寬……唔，我們九爺抓着我的手勸了我好一陣。我倒是……我倒

是……」

於是他談了開來，說到他們九爺是個好人，地方上事他都肯賣力氣。九爺老是找他貴林四爺去商量些什麼，叫他做他一個幫手。可是他那兩個兒子——

「並不是我喜歡講我們姪子的空話，實在是……」

鼻孔裏「唔」了一聲，搖搖腦袋，又拿那根篾尺去量樹。

蕭老官站在兩行樹的中間，瞧着閔四爺，一面右手伸進衣領裏搔着，有時候搔到了額子上——黃色的皮肉就畫上了幾條白線。

天上那些五顏六色褪了下去，雲都成了檸檬色。地上倒着人影子，長得像一根竹竿。泥土裏蒸出了一些淡淡的熱汽，發出一股怪味兒。

閔貴林把那棵樹圍着量了兩遍，就抓着一枝筆要在削白的一塊上面寫幾個字。他把肘靠上去，筆在空中間搖了好一會，才顛顛地開始第一筆。嘴裏低聲嘟囔着，劃了一撇

又停停筆，然後慢慢地去點一點。寫完了一個字就得睜起眼睛來瞧一瞧，再把筆搖會兒去寫第二個。

這麼過了刻多鐘，到底把那個要寫的字對付了過去。於是他退了兩步，側側腦袋，欣賞他自家的書法。

「兆月刀二九寸六。」

「唔唔，唔。」他自己應了幾聲，就拿舌尖子用力地抵住下唇，翻開那本簿子把這幾個字抄進去，還註上這棵樹的號頭。

吐了一口氣，回過臉來看蕭老官一下。又說到了他們九爺。兩隻腳踏了開去：要去量第二棵樹。

蕭老官也往前面移了一步。他睜閱四爺那個有點駝的脊背，再把眼珠掃到那付平坦的肩膀上——看來彷彿他沒有頸子似的。

別瞧這麼一付肩膀——九爺在這上面拍過！

這位貴林四爺撐得起腰，祇是荷包少了點貨，待蕭老官並不怎麼大方。過年的時候，蕭老官祇拿了他一吊八年賞，可是聽說他在萬仞約報帳說賞了兩吊八。

「是的囉，」蕭老官想，看着閔貴林抓着筆又在一棵樹上搖着。「閔四老官就祇這一樁事不好。」

除了這一樁，閔貴林着實把蕭老官當做親信人看待：什麼事都跟蕭老官說，連杉樹買賣也跟他商量。

「吳三拐子那主生意我不做。蕭老官你看：對口圍的樹啊，這是……娘賣腸子，人家是刮刮叫的南湖杉，連永州那路的都沒我這麼好，吳三拐子祇出六角五一株！這個蝕本生意哪個做……！」

「是的囉，不划算，」蕭老官認真地點點頭。「呢，你老人家怎麼不在山座裏栽點

桐子樹：「一年一個頂，兩年一個叉，三年四年有桐子榨。」長得快，利息大。」

「種不得種不得，」閔貴林把腦袋伸過去，小聲兒說着，生怕有誰偷聽了去似的，背就駝成了一把弓。「桐子榨得四五年就變了乾癟頭，值不得。我不像他們那麼蠢。」

蕭老官就得笑一笑，很懂得地點點頭。於是閔貴林更加有了勁兒，小聲兒說別人那些有山地的都是膿包，不知道半點生意經。不客氣的話，要是他閔貴林有了對面窪公宅那塊山，他早就賺了大花邊，買下百把擔穀田了。

每天他倆總得這麼談會兒，一直到閔貴林把要量的樹都量過了才分手，到了山下的時候，閔貴林就總還有些機密的事囑咐蕭老官。

「蕭老官，今年四五月裏要鬧米荒，我看。」

「這天是這麼開始的。」

唔，主意來了。於是蕭老官乾咳了一聲，準備好好地等他的下文。嘴裏祇——

「是的囉，是……」

忽然閔貴林站住了脚，一把抓住蕭老官的肩膀，叫蕭老官的腦袋靠近他跟前。四面  
瞧了一轉，就把臉子使勁地伸到蕭老官的耳朵邊。

「約上的七十幾擔穀我都要生出去。」

蕭老官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露出牙齒中間那個缺口：

「你老人家要……？」

「唔唔。」

停停又：

「唔。我都要生出去……你去放個風……三成五的利息……」

「約上的人呢？」

「自然要瞞着他們：連屁都莫放一個……我們九爺那裏——也不給他曉得……」

聽見沒？」

「唵。」

「你到鄉裏人那裏放個風……唔唔，唔就這樣子。」

蕭老官瞧着閔貴林搖擺着走去，就伸一伸舌子：

「他要這樣子就這樣子，干我屁事！」

萬仞約上的七十幾擔穀，他想一個人生出去！這些穀子借給約上的人，祇要兩成息，大家在這時候就攤着借，到了出新穀的時候就還清。這回閔貴林打算由他借給外人，算三成五的利。

「七得七，五七三斗五：他要一個人憑空賺十擔五！」

可是閔貴林打算盤正打得心臟都癢起來，脚也走得快了些：趕快趕快，趁約上的人還沒來攤借的時候——趕緊生給鄉裏人。他舌尖子在嘴唇上也舐得挺快，連舌尖子都

磨得麻木了。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唔，我們九爺。」

他嘴裏說慣了「我們九爺」，連肚子想的也就不改他的稱呼。

娘賣腸子，他們九爺這幾天就跟他說過要攤借約上的穀子。唔唔，唔，這樁事要動手得快：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於是一連幾天他都在看着風，問蕭老官怎麼還沒人來借穀。

「怎麼樣的，唔？」

「人家嫌息重：平素的總是三息，如今要三五息……萬仞約的生穀又硬不過，他們怕這裏……」

「娘賣腸子！」閔貴林咬着牙。「橫豎今年要鬧米荒，遲下子看他們不來借罷，娘賣……」

楞了會兒他又發起急來，趕緊把舌尖子破的縮進嘴裏——讓牠來說話：

「這個路徑要趕快才行……三成息就三成息罷，娘的尸框子！」

蕭老官眼睛釘着他：

「噫，是囉。」

閔貴林那雙細長的眼睛眨了幾下，左手摸着耳朵下面那個疤，嘴脣動着可沒發出聲音。

那條澗水勤快地流着，響個不歇氣。這聲音忽然逗得閔貴林煩躁起來。他皺着眉橫了那澗一眼，又抬起眼睛來緊釘着蕭老官。

「噴！老實講給你聽：我實在是沒有法子纔出這個主意……」

頓了一下，拿舌尖打左嘴角舐到右嘴角，噓了口氣。

「我苦的是沒有田，祇靠着四方牌這塊山栽點子杉樹秧子，這個路徑又不是連常

有出息的……娘賣腸子，好容易四五年長個對口圍，唔，爐倉沒有了米，這麼大的杉樹也祇好三株五株的賣给人家。你想呢……這回子要不打點冤枉主意——我還有屁路……」

「我曉得，我曉得，你老人家……」

閔貴林把手貼在蕭老官肩上，臉子漸漸湊過去，瞧這勁兒像是要跟人家親嘴似的。『祇有你是我的親信人，我的心事你曉得……這個路徑要趕快，要是我們九爺趕着來攤穀子……』

「俺，是囉是囉。」

可是他們九爺也不是個媽糊人，他偏偏派人喊閔貴林到立本堂去商量攤穀子的事。

「來了神，唔！」他說了一句，就趕緊往茅廁裏走：他老是在要出去的時候，趕着在家

裏先出一回恭的。

三

一到了立本堂，劈面第一句就聽到——

「四弟，我們約上的穀子……」

九爺托着個水煙袋，在屋子裏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祇有吹煙屁股的時候就停一停步子。接着把右手裏的紙楣交給左手，讓右手揮着衣上的灰，一面窩着嘴脣吹着，像裁縫徒弟吹鬚斗似的。

地上密密地綴滿着水煙疤，看得叫人長雞皮疙瘩。

閔貴林的眼睛跟着九爺在移動，舌尖釘到了人中上。他站在一把椅子跟前，本來打算要顯得是自家那兒隨便——一屁股就坐下去的，可是九爺那張臉扯得很長，吸住了他似的叫他坐不下去。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

要是這屋子裏祇有九爺跟他閔貴林兩個人，那就是給打了兩下嘴巴子也不算丟醜。可是——娘賣腸子！頂糟糕的是，這屋子裏還坐着一個客人——

那個高六爺！

於是他瞟了那個高六爺一眼。

高六爺可祇一股勁在那裏對付他的鼻煙。打那淡綠的壺裏倒出點醬色的粉末在中指上，送到鼻孔邊使勁地吸着，嗅了幾下就張開嘴哈出一口氣。接着把眼睛閉了會兒，一面打袖子裏抽出一條摺成長方形的手絹，在人中上抹了幾下。

也許高六爺在眯着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九爺忽然站到了他跟前。呼的一聲吹掉了煙屁股，就抬起那張長臉來瞋着他：上眼皮掛下了些，嘴角那裏有兩條不很淺的紋路勾到了下巴上。

「約上如今有七十六擔多穀吧，<sup>？</sup>呢趁這時候……」

閔貴林臉紅了起來，左耳下的那個疤泛了紫色。他瞟了高六爺一眼，又偷偷地瞅一下九爺，然後把眼珠釘到地上——那個剛吹下的煙屁股還在冒煙。

那個沒把臉放下去，想叫他回答。這麼等了會兒，就去吹他的紙楣：「忽忽！」

不知道爲什麼——那紅着臉的人聽得九爺在這吹楣子的聲響裏，還夾着兩聲冷笑。於是他身子輕輕地抖動了一下。他知道現在自己的臉色有點不大對勁，就用右手在這上面抹着。鼻孔裏小聲兒噓口氣，舌子結裏結巴動起來：

「這七十幾擔……這個路徑……這個路徑……這要邀大家來議一下……這個……這個……」

「怎麼？」九爺抽了一口煙，猛地抬起腦袋來，連紙楣上的火都忘了去吹熄。那位高六爺覺得不是吸鼻煙的時候，就把眼睛張得大大的瞧着閔貴林。

糟糕！……總得把這件事說圓過來才行……

「這個路徑……這個……」

停了會兒。他瞅了高六爺一眼，就伸長着頸，把臉湊到九爺耳朵邊，左手撐在桌上。

「這個……這個……噯，約上有人跟我們搗蛋，跟我們！」他左手指尖在桌上敲了幾下，一聽就知道他指甲很長——打在桌面上發出一種挺脆的聲音。「唔唔，是這個路徑……頂要緊的是跟九爺你老人家搗蛋，不客氣，哪個跟我們九爺搗蛋就是跟我閔老四搗蛋，我是要來一傢伙生的，噯……今年又要鬧米荒……有個人在中間……」他裂開嘴唇乾笑一下，就緊緊抵着嘴，點一點腦袋——似乎說：「你看！」

「哪個搗蛋？」

「哪個搗蛋？……這是……這個路徑……我看是……這個這個……唔，那是——」

那是——藍家裏，」他右手的大拇指屈着，伸出那四個指頭來：「他！」

九爺彷彿給弄得莫明其妙：瞧瞧閔貴林又瞧瞧高六爺。

於是閔貴林跨到了高六爺跟前，挨着耳朵邊說明白這回事，臉上的皮肉跟着嘴動着：一會皺皺眉目，睜大了眼，接着馬上堆着笑——嘴張開得很大，差不多佔了臉部三分之一的位置。可是突然一下子又收住了笑臉，把兩個嘴角拚命往下彎。一直到說完了才又緊抿着嘴，警告別人似地點點頭，然後伸出舌尖子來舐嘴唇。

他這回說得挺流利，不像先在九爺跟前那麼結裏結巴的。

「就是這個路徑！」

「他打算怎樣搗蛋法？」高六爺把手絹插到袖子去。

「這個……這個……唉，我不懂得……不過他總要搗蛋的，我聽人家講他是……娘賣腸子，他這個路徑……」

三隻眼睛互相瞧着：大家閉了會兒嘴。

屋子裏比上次多了兩張新凳子，發出一種漆味兒，還混着水煙氣味。地上有幾顆煙屁股在冒煙：灣灣扭扭往上升，刺進了鼻孔叫人咳嗽。

院子裏有喜鵲叫：六隻眼睛就對格子窗那裏看一眼。

前面一間屋子裏有些人在說話，還夾着尖笑聲。突然有個粗嗓子嚷了起來——聽就知道是九爺的那位大少爺：

「什麼，疤頸壳來了麼，怎麼我沒看見！」

那口氣——就像是有個花鼓班子到鄉裏來了似的。

接着那邊又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小聲兒笑着——吃吃吃的，似乎笑大少爺莽撞，叫得讓這邊的人聽了去。

這邊的當然聽見，瞧瞧閔貴林的臉色就知道。他脊背上淌下一勺熱水又淌下一勺冷水，全身皮膚上像有豬鬃似的東西戳着。

娘賣腸子，簡直不是個路勁！那位大少爺——不叫他「四叔」，叫他「疤頸壳」！

九爺微笑一下，鼻孔裏哼了一聲：

「哼，沒有名堂，什麼疤頸壳！」

那個疤頸壳扯了一下，趕緊堆上笑，腮巴子在顫着：

「大少爺真是……大少爺真逗人愛，人又聰明，讀書又發狠……九爺你老人家莫連常去罵他……我倒極喜歡這種……這種……」

「嗯，講倒講得好！」

閔貴林嚥下一口唾沫，可結結實實勸起九爺來。像大少爺這種兒子的確確是好兒子，他閔老四可以寫個包票。孩子氣是有一點，不過有了孩子氣也不算壞，呃，對不對。這裏他還掉過臉去對着高六爺，徵求高六爺的同意。

「高六爺你老人家看呢？」

接着他就很吃力地笑着，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着，叫九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大少爺到底是九爺的大少爺，將來一定做官做府，不比他閔貴林的兒子——祇配到安化的茶莊裏去學生意。他要叫九爺放心，就乾脆賭了個血淋淋的惡咒。

「要是大少爺將來沒大出身——你老人家就把我的腦壳斫了來做尿壺！」

說了就大笑起來——出氣少，吸氣多，嗓子裏就大叫着——「噉噉噉！」

現在閔貴林活潑得多，全身的骨頭都脫了節要飛出去似的。他覺得隨便點兒沒什麼大要緊，就又「噉噉」地笑，還對地下吐了口痰。屁股已經安頓在椅子上，並且把右腿擱上左腿。他肚子裏滿裝着話，打算整理一下把牠說出來。他的意思無非是想叫九爺明白他的大少爺不錯，別人家裏的那些兒子女兒可都是混裏混帳在過日子的。哪，錢家裏的二少爺偷東西，藍四胖子的妹妹就跟長工們不三不四的，哼，還聽說她跟藍四胖子也有一手——他們親哥妹，娘賣腸子……

「這些傢伙還有出息……他們要是沒有出息——你老人家祇管斫掉我腦壳！」  
就又拚命地笑，肩膀一聳一聳的。眼珠子可溜到高六爺身上，又瞟了九爺一眼：看他是不在那裏笑。

過了會兒他摸摸新椅子，估估價錢：他覺得好是好，祇是買貴了一點。

「唔唔，這個……」臉轉向了高六爺，「我們九爺的總是……」

唔，一點不含糊，他跟九爺是自家人。

可是閔貴林這種活潑勁兒支持不了多久。

他家裏那位九爺抽了幾口煙，冷冰冰地瞟了閔貴林幾眼，就跟高六爺談起那七十幾擔穀子的事來。怎麼，藍四胖子要跟他搗蛋？他怎麼個搗法？這話靠得住麼？

「你看呢？」九爺裝上煙，把煙袋嘴子抹抹，捧給了高六爺。

又說到那個路徑！

閔貴林彷彿聽到了一聲雷響，全身一震。擱在左腿上的右腿，癱了似的慢慢移了下來，臉上也似乎有魚膘膠糊着——皮肉都給綳得緊緊的一絲也活動不起來。

不知道他根據一種什麼理由，他一下子忽然非常懊悔：娘賣腸子，這不是個路徑！剛纔他的確活潑得過火了些。

高六爺的臉色可很平靜，抽了口煙，把紙帽上的火一吹，滿不在乎地說：

「我要親自去問藍四胖子：他倒是個直性子人……」

什麼！——這又是個霹靂！

閔貴林可着了慌。臉紅得像猪肝，全身的肌肉在一跳一跳的。可是——不管怎樣他總得掙扎。他就趕緊湊過腦袋去，插在那兩張臉的中間：

「問不得！問不得！千萬莫去問……等我……等我……這個路徑……等我去打聽。」

……

「不要緊。問一下清爽些。大天光裏講話：大家要明明白白。」

這可怎麼辦！閔貴林覺得斫他一刀都不要緊，這件事可不能去問，老實說，他沒料到

高六爺有這麼一手的：怎麼，不是大家都知道藍四胖子跟九爺高六爺合不來的麼？

於是他拚命調勻他的呼吸，不叫喘氣，警告別人這件事不能問，臉子可苦着像在哀求。他一面很吃力地在肚子裏搜尋一些理由，要說出些利害，可是說上老半天也祇有這

麼一套——

「千萬莫去問，千萬莫……這個路徑……——一問就爛了皮……」

高六爺不很大方地瞅了九爺一眼，九爺在鼻孔裏響了一聲：

「嗯。」

這裏閔貴林祇好住了嘴，扭起了臉子等九爺往下說。

忽然前面屋子裏閃出了笑聲，還有手敲着什麼東西的聲響。閔貴林胸脯裏就感到

了一陣熱。

九爺嘴角彎着，兩條皺紋灣到了下巴上。臉子祇對着高六爺，好像這裏就沒有一個閔貴林似的。

「你的主意不錯，」九爺揮揮衣裳，聲音挺沉重的。「我看也是去問一下好些：青是青，白是白……不怕你六先生笑話：我們這位貴林老四的話——十句裏頭祇信得兩句半……這回子講不定又是他的什麼鬼主意……」

「鬼主意？」那位貴林老四笑着，大紅色的臉在抽動着。「怎麼呢？」

「嗯，還不是的……你當着約上的經理，就祇你佔面子佔得多……」

貴林四爺那張嘴更加笑得大了點兒，額頭上全是汗：

「哈呀，九爺你老人家真是！」

那個沒言語，祇在鼻孔裏笑了一聲，就一搖一幌地在屋子裏踱着。

「怎麼呢，怎麼我佔面子呢？」

汗更淌得多了些，有點喘不過氣來。眼釘着九爺在一來一回地踱，臉子也就跟着移動。他那張笑嘴還裂開着，要閉攏似乎還不是時候，腮巴子就吃力得發酸。

高六爺當做沒聽見，呼哧呼哧抽着水煙，用心地瞧着煙袋，眼睛成了鬩雞眼。

「你自己憑心講，」九爺的臉綳得很長，嘴角那裏到下巴上的兩條皺紋成了個倒「八」字。「嗯，你自己講：你當了約上的經理，不佔些面子？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祇管得着你的山。上一回觀音山裏就給別個斫了好些杉條子，如今連人連賊都找不到，你想！」

「那個……那個路徑……我看怕是豬屎老九犯的……」

「豬屎老九犯的……你要是把良心擺到中間，莫太佔面子，把蕭老官的屋起到沖口，不是就沒事了……六先生說是的不是的？」

高六爺趕緊答了腔，拚命把聲調弄得客氣些：

「呃呃，唔，這個……俺，四爺是有點不該這樣……」

閔四爺求救似地瞧瞧四面，他老實想趁個空子逃出去。臉上的汗沿着皺紋淌下來，他就取掉那頂油膩膩的瓜皮帽，於是腦頂趁這機會冒熱氣。拿手背在人中上揩一下，就苦着臉告訴他們——他閔老四可沒要佔他二位的面子。萬仞沖裏有那五個塘，祇有三角塘跟井塘中間有點地方可以造一間屋子——娘賣腸子真巧，恰恰在四方牌底下，沖口呢簡直沒有地方蓋屋，這九爺倒不妨去看看。

說到這裏他笑起來，嘴角在抖動着。

那兩個沒怎麼理會他。高六爺把水煙袋嘴抹一抹遞給九爺，九爺就沒命地抽起煙來，氣也平了下去，頂多祇不過橫了閔貴林一眼，自言自語地說了句把話——

「嘿呀，幸得我不像你一樣——光祇靠那塊山吃飯，不就我早已給你餓死了！」

於是他換了個題目：跟高六爺談起田來，連閱貴林好幾次想說話都沒知道。

這些事——貴林四爺可插不進去。可是他總得把剛纔談的那個辨白幾句。他等着那兩個有誰住一住嘴的時候，馬上作個勢，提一提要說話，別人可又岔開了他。他一共舐過六回嘴唇，張開過八回嘴，肚子的東西總沒個機會迸出來。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這個瘟高老六什麼時候纔走呢？」

等那個高老六走了之後他纔能夠跟他們九爺說幾句貼己話，並且還打算在這裏吃一頓中飯。他得小聲兒告訴九爺，他閱老四就是燒成了灰——也還是九爺的自家人。一談上了勁，九爺許還留他吃晚飯哩……

他心一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於是把瓜皮帽帶上，小心地躡到子窗跟前，肚子在想着待會兒跟九爺說話該怎麼措詞。「我們是自家人。」或者「自家人總是自家人。」還有句要緊的！「九爺你老人家要攤穀，叫李五到約上去挑就是：自家人總是……」

不耐煩地瞟了高六爺一眼，他折回到桌子跟，用指尖輕輕敲幾下，舐了舐嘴唇。這麼站了五六秒鐘，就慢慢地往門口踱去。

突然——九爺用力地回過臉來：

「莫走——等下子有話講！」

貴林四爺挨着門邊，身子縮成了一團。趕緊笑着說：

「是囉是囉是囉……我去看看大少爺……」

於是他輕輕走出房門，在院子裏透了一口氣。

「唔，去看看大少爺，看看那傢伙到底是……」

跟自己商量一句，就挺有禮貌地往前面屋子走去。到房門口的時候站了一回，預先裝好一付很殷勤的笑臉。

前面屋子裏的幾個都很隨便。九太太衣領沒扣，頭也沒梳，脫了鞋子盤膝坐在大少

爺床上，跟舅太太談天。閔貴林一進門，她趕緊拖上鞋子，搭着舅太太的膀子就往裏套房裏走，嘴裏一面嘟囔着——

「瘟傢伙……」

小姐到點有底新派，沒穿襪子也沒逃走：兩肘撐在桌上，沒命地咬着一塊手絹，張大了眼瞧着門口。

大少爺二少爺可很歡迎這進門的人。

「噹，疤頸壳來了！」

二少爺一伸手就抓走了閔貴林的帽子，塞到跨下夾着。

「纔剃了腦光腦壳！」大少爺嚷。他十六歲，嗓子去年夏天纔變粗的，可是比閔貴林高一個腦袋。

閔貴林皺着眉笑着：

「莫吵莫吵二少爺。帽子還給我……」

「喊我一聲老祖公！」

「你看二少爺好玩哩，我的老祖公不就是你的老祖公？」

「配呀？配呀？醜死人！」

這所謂疤頸壳紅得發了紫，嘴可還笑着，瞧着二少爺，想不出一句話來說。

其實這些少爺小姐並不算怎麼頑皮，不過跟疤頸壳開玩笑可不要緊：這是他們爹媽特許的，有時候還暗示他們去對付疤頸壳，逗大家樂一樂。

這時候九太太和舅太太正在裏面屋子裏吃吃地笑。

大少爺起了勁，拿根尺在閔貴林腦頂上沒命地一下——憂！

「打光腦壳！」

「呃呃呃，大少爺，」他摸摸自己那光腦壳。

憂憂憂!

小姐把手絹掩住笑着，肩膀抽動着。

二少爺對閔貴林脊背上打了一拳：

「喂，叫我老祖公……叫啊……叫不叫，叫不叫……」

「這二少爺……嘻嘻，真逗人愛，這孩子！」

看來他是不肯叫老祖公的。於是二少爺把跨裏的帽子拿出來，吐了許多唾沫到帽裏，還灑了一把鼻涕進去。

「帶上去！」

「呃呃，莫吵莫吵，」閔貴林把腦袋偏了過去。

可是二少爺一跳，猛地把帽子嵌到了閔貴林腦頂上。

「帶就帶，我不在乎，」閔貴林吃力地笑着。「祇要是一家人的——我不嫌髒。」

腦頂上膩膩的，還有溫熱，老實不好受；他可忍不住去動一動帽子。他祇伸出了舌尖，走着九爺那種搖幌步子到一張椅子前坐下。

「你配坐我們椅子！起來！」二少爺對準他的下巴劈！

牙齒給碰得咬了一下舌尖子，疼到了心窩裏。他就吃了辣椒似地用嘴吸幾口氣，笑着站了起來。

「二少爺真調皮。你們三個都聰明調皮，讀書也極發狠。我就喜歡這種孩子。如今書讀得比你四叔多了吧……大少爺，你書已經讀到了哪裏？」

「不跟你講！你曉得個屁！」

「嗯，那我也曉得些，我書是沒讀得你爹爹那多，我也讀過一些。我還讀過雜字書：寫雜字你就寫我不贏。你不信就試一下……來，我考你一個字：哪，蘿蔔的蘿字怎樣寫的……你倒寫寫看……」

別人沒言語。

於是閱貴林大笑起來。

「我曉得你寫不出……哈哈嘍！哈哈嘍……嘍嘍嘍……」

他伸出手去撫摩大少爺的腦袋……

忽然——他手上挨了不輕不重的一拳。

「拿開——髒手瘟傢伙！」

二少爺也嚷着：

「髒手偷東西的手——偷過我們屋裏的東西！」

「怎麼呢？」閱貴林聲音打顫。

「你偷我們那隻花瓶，偷爹爹那隻玉圈子！」

閱貴林的眼睛在屋子裏掃一轉，把臉子對二少爺那裏湊過去。他決計要開導開導。

他這個姪兒。他把嘴唇鑽着，裝着忍住笑的樣子，就像一個母親責備一個不滿周歲的娃娃，怪他老貪心吃奶似的——罵是該罵，可捨不得綑住臉子叫怪可愛的小孩不好受。

「二少爺你真沒有名堂了。我跟你們是自家人，我總是……哪，大少爺你總該明白的：地方上要有人跟你爹爹作對，就勝如挖了我祖墳……」

那兩個少爺哇拉哇拉嚷了起來：

「你分明佔我們的面子，你鬼名堂多得……」

「滾，你這疤頸壳！」

「我們都曉得，你當了約上的經理就替你一個人打算，我們爹爹上你的當……」  
不用說——這些話當然是九爺告訴他們的。

「滾，滾！我們屋裏都給你弄髒了……滾……」

四隻手推他出房門，還要推他出大門。

閔貴林還支持着他的笑臉，很客氣地掙扎着，彷彿給人推着坐首席似的：

「呃呃呃，呃呃。我跟你爹爹還有正經話要講。」

「又是要哄我們爹爹……不准你在這裏滾……你還想在我們屋裏吃中飯罷，不要臉的……滾你的臭瘟蛋！你在這裏——連地板都給你弄髒了！」

閔貴林一個人站在大門外面。

怎麼辦呢，九爺還有話要跟他說呀。他得告訴九爺，「我們自家人……我們自家人

……」

他要回進門裏去，可是二少爺拿着門棍對他裝着兇臉，接着二門訕的一聲關上，還

上了門——擦達！

「這真不是個路徑！」

往日那兩位少爺雖然也跟他開玩笑，可沒今天這麼厲害——今天鬧得有點大人

氣。唔唔，真有點大人氣。這準是九爺常在家裏說起他閔貴林……說不定還叫他們這麼對付他——一個自家人！

閔四爺全身有股冷氣在流着。他走了兩步，就把帽子取下來，用袖子揩揩腦頂。

「娘賣腸子，就是九爺也……」

就是九爺的臉色也不同了點兒，今天甚至於還當了外姓人的面，他這麼一點都不客氣。要攤穀——叫李五去挑就是。怎麼要發這麼大個很勁！

「這是什麼路徑，這是！」

要是九爺信他不過——那可不是個玩意帳，往後他也許連日子都不知道要怎麼過法。九爺今天的確有點那個。臉扯得那麼長，嘴角邊的皺紋直勾到下巴上——「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祇管得着你的山……」

「娘賣腸子，祇爲得那個路徑，那個……」

就爲了那個屋子，就祇爲了蕭老官嚇，就是那個蕭老官——一付嘎噪子，鬍子長得豬鬃似的傢伙！嘿呀，他是個什麼東西，他是！

於是他見着蕭老官的時候，就老糊着臉，說起話來粗聲粗氣的：「怎麼的，啊？」或者就——「不准我跟我們九爺都不喜歡這樣！」很多天他都拚命找蕭老官的錯處，這麼他就可以結結實實發一回脾氣。可是蕭老官做事老是非常謹慎，沒出過一點岔，閔貴林就大大地失望，吐口唾沫罵：

「娘賣腸子，蕭老官算什麼傢伙，蕭老官！」

蕭老官有點覺得奇怪：爲什麼貴林四爺改了樣子，肝火那麼旺。其實他替閔四爺賣夠了力氣。約上的穀子已經出借了二十幾擔，都算在閔貴林名下，三分息。這就是他蕭老官的功勞。

有許多話——蕭老官都放在肚子裏。他有點看閔貴林不起：約上給他的年賞都要

扣下一吊錢上自己的荷包，這麼一位大爺，可是蕭老官除開這裏沒地方安身，別人發脾氣祇好讓他發，自己忍住點兒，祇要事情做得謹慎。這一向蕭老官可真小心得到了家，就像閔九爺那天派李五到約上來挑穀子，蕭老官還到貴林四爺那裏去請了示的。

可是閔貴林不單是在蕭老官跟前動肝火，就是對貴林四娘也生過幾回氣。

「娘賣腸子，都是你這個掃帚星害人！」

貴林四娘就得把那雙紅眼眶睜得圓圓的，用食指用力地指着他的額頭：

「你這瘟鬼！你自己是窮命，還怪別個設陷了你！你偏好意思講這句話……老太爺

也留了幾個花邊，就給你瞎浪個精光，打了一世的流，要沒有南二公讓一塊山給你——

一屋人還不給你餓死……細林要比你有出息得多，倒好好的學生意，你自己倒想想看，

還算是他的爹哩……哼，掃帚星好像沒有了我跟細林——你就會發了財似的……」

「好了好了，算了罷……嘿呀，我祇不過講了句把。」

於是閔貴林坐了下來。他肚子的氣很快地也就消掉，祇拿出一本簿子攤到桌上，把食指齣齣唾涎翻着。

他腦子裏可還是亂七八糟的：一會想到約上剩下的幾十擔穀，一會又想到他的杉樹買賣——吃的穿的全靠這個。家裏一要用錢，就咬一咬牙把對口圍的樹零賣掉，甚至於兩株三株的交易他也來。這回程家裏跟藍四胖子賣了一大批給吳三拐子他們，杉樹跌了價，他閔貴林的可就沒了路徑。

「娘賣腸子——」

把簿子一推。接着趕緊側過臉來瞟一眼：他生怕貴林四娘又要跟他頂嘴。

不過——唔，總得想點辦法……他也許可以把萬仞約上剩下幾十擔穀子偷偷地攤出去——越快越好，不然的話約上的人都來攤借，他就沒了這個好處。可是——

「要是再屯個把月……」

屯上個把月，這些穀子準會漲到五隻花邊一擔。

他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腦袋有點發脹，眉毛深深地皺着。可是他並沒忘了那種走路的派頭：還是那麼一步一步地踏着腳，上身往兩邊幌。

突然他站住：

「這個路徑還是趕快的好，娘賣腸子，慢點他們就……唔唔，這個路徑……噫，明日子還有個小小路徑……」

於是他很快地坐了下來，寫了幾個紙條子：舐着嘴唇慢慢地搖着筆，寫完一個字就得側過腦袋來賞鑑好一會。

「萬仞約存穀出糶。」

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這些條子到萬仞沖裏去找蕭老官，叫蕭老官拿去貼到路上——要跑得遠一點。

「莫貼在這一路上，要貼到眼底坳劉家灘那路去，曉得了吧，唔。貼在這路——要是給約上的人看見就會爛皮。」

「眼底坳……劉家灘……如今就去麼？」

「自然呀，遲了就不是路徑。」

可是到眼底坳和劉家灘去，蕭老官就趕不回來吃中飯。他結裏結巴告訴了貴林四爺這個意思。跑這麼遠的路，誰也不能夠挨到下午三四點鐘還不吃飯。說了就傻了似地瞧着閔貴林，嘴還張着沒閉下來。

娘賣腸子，這蕭老官想要他給百把兩百錢做飯錢！

閔貴林瞅了蕭老官一眼，覺得這傢伙又醜又可憐：下巴皺得乾橘子似的，釘着些不黑不白的鬍子根，牙齒上那個缺口成了個歪黑洞，像有誰拿筆點了一點——點得十二分不方正。閔貴林打算發一發脾氣，可是馬上又改了主意：於是把腦袋湊到蕭老官耳朵

邊，小聲兒說：

「蕭老官你真是！一個人總要知足。我如今養着你，總沒有一點子虧待你過。你還想要我貼你雙料飯錢麼……怕趕不回，快點走就是……就走罷。」

這裏的事一說清楚，貴林四爺掉臉就走。他去幹那個「小小路徑」。他到了雷家裏。

「雷十一在屋裏麼？」

祇有雷十一嫂在屋子裏，還有個他的弟弟，別人叫他「糯米酒糟」的——他顯得是在做客的樣子，身子還穿着三成新的藍竹布衣，乾乾淨淨的。

雷十一嫂瞧見了閔貴林似乎嚇了一跳，退了一步，咬一咬牙，就很快地說雷十一張羅錢去了。萬仞約罰得那麼重，家裏當盡賣絕還湊不起這數目，雷十一就到永豐他舅舅家去借錢，大概明天中飯邊他會回來。她嘴唇漸漸發白，她要使說話的口氣不要太不客氣，聲音就給壓得打顫。

說完了她就站着等閔貴林走，糯米酒精也冰冷着臉瞧着閔貴林。萬仞約的罰款是這個月底要繳足，今天還沒到期。

閔貴林可大大方方的，一屁股坐了下來，很客氣地笑着。

「我有椿事要跟你們講。」

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想把這裏的空氣弄鬆些。可是雷十一嫂老是不坐下來，他祇好舐舐嘴唇，把臉湊過去，壓小着嗓子，挺關切地告訴她一件事。

「如今他們大家議了事，要替你們雷十一立塊碑哩。」

「立碑？」

「唔立碑，」閔四爺很難受似的臉色，一瞧就知道他是站在雷十一這一邊的。「娘賣腸子，講是要在萬仞沖裏立塊碑：某月某日，某某犯了山，罰款好多好多，地方上人「一體知悉」——唔唔，「一體知悉」這是書上的話……這簡直不是個路徑……這是藍

四胖子跟那個……那個……」他指尖敲敲那張板桌，「那個程家裏——都是這兩個瘟傢伙出的主意……」

接着他說他反對這種主張，可是沒用。

雷十一嫂咬着牙張一張嘴，就哭了起來：

「立碑……我們明日子還要做人麼……」

那個糯米酒糟粗裏粗氣地說：

「事情是不是真的還不曉得，你就先哭起來！」

「不是真的？」貴林四爺站了起來。「我倒一片真心真意來講給你們，你們還不相信……你放明白些，莫害了你們姐夫……立了塊碑——萬人看，萬人見，那真醜死人！你看是……哼！」

可是他閻老四要是盡力想辦法，這件事還挽回得過來。於是雷十一嫂仰着滿是淚

水的臉，求四爺開開恩。

「我給你老人家磕個頭……」

「莫莫莫……起來起來，十一嫂，有話是好講的。」

拜托他是可以，不過他一班手下人都是窮傢伙，像蕭老官他們。要辦的話祇有出幾隻花邊，交給他閔貴林去經手。

「花邊倒要出幾個，有錢買得仙人膽……」他笑了起來。「五六塊子錢就夠了。」

這裏他又放低了嗓子：「要是立碑——碑錢橫豎也要歸你們出的，你們想想看這個……」

「我就不信這個鬼！」糯米酒糟半路裏截了進來。「賠也賠了，罰也罰了，還要立什麼雞孫子碑——出雞孫子碑錢！」

閔貴林可動了火：

「就這樣怎麼……這是萬仞約的新規矩：就要這樣！你不服——你叫你們姐夫寫狀子去告，我們萬仞約同你打官司！我跟我們九爺都出馬……」

說了就走。他知道雷十一嫂準會趕上來請他回屋子裏去的，他就用力地搖幌着叫自己的步子慢些：他怕雷十一嫂那雙小脚趕不上。

結果——當然是有人請他打回頭。

那女人求他開恩，她甘願出幾個錢。不過五塊太多：家裏什麼都賣掉當掉來賠萬仞約的罰款，連一牀爛被都抵給了程六老娘。人活着總得吃點東西，可是爐倉裏一粒米也沒有，祇是……

她又淌下兩行眼淚：她真沒辦法出五塊花邊。

嘿呀，這個路徑還講價麼！

「你要曉得，這五隻花邊不是我自己要。」

做買賣可總有點虛價。他們哇啦哇啦嚷了一起，算是三元四角——成了這交易。到半月就得把這筆錢交給閔貴林，不能夠遲半個時辰，不然的話——萬仞沖裏就立碑，出了碎錢還要酬給萬人看！

糯米酒糟一直紅着臉站着，也不動，也不說話，瞧着他們講價。

這個小小路徑一談妥，雷十一嫂就捧着臉抽咽起來。

「也可憐，」閔貴林想。他不願意瞧她，一跨腿就走出了這屋子，輕輕歎了口氣。「這有什麼法子，總是報應，總是他們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

天上有幾片雲在浮着，一流過太陽跟前，地下的影子就模糊了一會。樹葉子給照得發亮，像是些金星。

閔貴林走得有點熱，他把帽子取下來拿在手裏。脚也重了些，步子跨得很費勁。雷十一嫂的哭腔似乎在他耳朵邊哼着：「當盡賣絕……爐倉裏沒一粒米……」

「娘賣腸子！」

他心一盪，莫明其妙地罵了一句。雷十一偷的杉樹是高六爺山上的，閩貴林就彷彿隱隱覺得有點可憐他似的。哼，這個路徑真是！

又把帽子帶上，脚步放慢了點兒。他拚命去想雷家裏的壞處：斫杉條子——當然該罰。生成的是犯山賊，黑道日子生的，吃苦是活該，他們這一輩子懵懵懂懂，都是他們自己不好，誰叫他祖宗做了壞事！

「唔唔，唔。一定是他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生出子孫來就偷東西……該的！如今還便宜了他哩……」

他把這些話在肚子裏盪了一遍，自己應了幾聲——  
「唔，唔，唔。還便宜了他……娘賣腸子！」

於是他輕鬆起來，步子加快了許多，那釘在嘴唇上的舌尖也咬的縮了進去。他想到

那三塊四角錢，想到雷十一嫂那麼傻裏巴機的一張臉，就忍不住好笑，一面心跳得怪響的。

這小小路徑幹得很順手，天氣也好，今天什麼都挺滿意。祇有一件事不大稱心：他在家裏上茅廁沒拉個痛快，要在外面出恭可不大上算——現在的糞價不輕。

可是他有種命運的經驗：太如意了總有點不如意的事跟着來的。於是他仍舊非常快活，一口氣走到隆記鋪子，開口就嚷：

「老闖娘，半壺燒酒！」

老闖娘也叫了起來：

「你老人家什麼地方發了財來呀？」

閱貴林一楞，馬上就裝了副平淡的臉色，唔，祇不過爲了約上的事跑了一趟。他四面瞧一會，接着問爲什麼南二公沒有來。然後慢慢談到地方上的新聞：吳三拐子上了程家

裏的當，買下些爛杉樹。呷了口酒。瞧着老闆娘用袖子筒着手擱在櫃台上，專心地聽着他，他就更上了勁，又細細敘述了高六爺那位大小姐偷野老公的故事。總而言之如今好人少，這真不是個路徑。藍四胖子呢——更壞：跟他親妹妹不乾不淨的還不算，竟還要跟閔九爺作對！

「娘賣腸子，跟我們九爺作對！那就——我不客氣，我總……我總……」

四

隆記老闆娘簡直是個千里眼：地方上的什麼事她都親眼瞧見似的。祇要跟她談上一次，就什麼新聞也都知道的底細。

離閔貴林在這裏喝半壺燒酒以後個把月，隆記鋪子裏又傳着一件事：有人犯山——恰恰犯到了那倒楣的四方牌。

「哪個？」

「南二公屋裏的細毛。是豬屎老九捉住的……」

這件事當然一點也不假：連賊都暫時存在了隆記鋪子裏。

其實南二公的兩個兒子都規矩。大毛租了別人一些田，養活一家三口子，一天到晚做着活，不幹點壞事。細毛祇十一歲，幫着做點活，看看牛，斫斫柴。這天細毛上自己山裏斫柴，錯過了界，斫到了閔四爺山上：闖了禍！

可是細毛出去的時候還非常快活，他怎麼也想不到會出這回事。他跟兩三個孩子進到了沖裏，他們拿茅簾在禾槍上敲着。一路上插着的竹牌——四正四方寫着萬仞約的告示，還塗了一層桐油的，他們就舉起茅簾一劈——擦達！成了兩半邊。於是打一陣哈哈，又敲着唱着。拍拍拍，拍拍拍！

「天蒼蒼呀——鬧裏！」

地黃黃呀——老裏！」

蕭老官一瞧見他們帶着茅鏟進沖，就提着嘎嘎子叫：

「不准帶刀入山喂，你們……」

「怎麼！我上我們自己的山——干你屁事！我又不是你們萬仞灼的，要你這麼巴結！……」

孩子們就更吵得起了勁：

「撩起對面崽寶——鬧裏！」

「撩起閔老四那個崽寶——鬧裏！」

唱一場呀——老裏！」

「聽見沒——閔老四是我的崽……」

「蕭老官呢？」

「蕭老官是我的雞孫子，哪！」

蕭老官要追上他們發作一下，他們可沒命地逃，直到瞧見蕭老官走進了他自己屋子裏——他們才住了脚。

總而言之細毛他們很快活。他們抬起臉來瞧瞧巖石縫裏淌下的水，就摘一片冬毛葉摺一摺，插到石縫上兜水喝。他們還用禾槍打了一會架，這才用茅簾敲着唱着爬上山去。

細毛瞧見豬屎老九在山座裏閒踱着，看來不大正勁。

「恩，蕭老官看見！」

「怎麼，」豬屎老九蹲了下去。「我屙屎！」

細毛笑了一陣，就管自己做起正經事來。他很小心地不踏到閔貴林的山裏去，可是那火土灰的地界一點也瞧不出：一個不留神就在閔貴林的山裏斫了一根什麼枝子。

那個屙着屎的豬屎老九一跳起來就往細毛跟前奔去：

「犯山犯山……細毛……」

一下子細毛纔知道自己闖了禍，要給逮住了就得遭殃。於是拔腿就跑，樹刺戳破了皮肉，掛破了衣裳，他都管不着，祇滿山的滾着。

豬屎老九大叫着：

「蕭老官，快擋住細毛……他斫杉條子……」

這麼一來細毛就給捉住了。蕭老官冷冷地瞅他一眼，鼻孔裏哼了一聲，一把搶去他手裏的茅簾。

於是他們把這贓物送到隆記這裏來寄放着。

「哪，」老闆娘指指地下一捆柴，一把茅簾。

還有呢——貴林四爺對這件事可真動了氣。他顧不了他的把弟兄：犯了山的就得老老實實受罰。他把約上的人找了幾個，上白馬坳那茶亭裏議這件事——還辦了一桌

水豆腐，五甬米酒。

連這桌水豆腐花了幾個錢——老闆娘都算過帳來的。

「連酒是一吊七百幾。」

「明日子怕就要……」

「明日子他們有好的吃：南二公總要抹檯子（註）的。他們叫南二公明日子到茶亭裏去講這樁事哩。」

一點不錯，第二天有人到白馬坳的茶亭裏去：不過不是南二公，是大毛。還挑了些酒菜。

茶亭旁邊這間屋子裏有八九個人。閔貴林帶着蕭老官頭一個到。他覺得有點奇怪，怎麼今天到的人比往日多，連他們九爺和高六爺都也很早的就跑來了。

註：請酒賠禮。

「還不曉得菜夠不夠哩，」他想。

大家都兩個一堆三個一堆地談笑着，像老說不完似的，一直到上了桌子還沒停嘴。祇讓閔貴林一個人去對付大毛。

閔貴林吞下了嘴裏的東西，把筷子一放，臉對着大毛，一舐嘴唇。

「大毛，昨天你們細毛到萬仞沖裏……」

他背書似地說了那麼一套。萬仞專門是保護森林的，在官家裏立過案。細毛這回竟犯了山，自然得罰。他閔貴林是萬仞的經理，公事公辦，他可顧不了交情。他這裏把臉糊了起來，眉毛輕輕敲着，瞟一眼那碗紅燒肘子。

那碗紅燒肘子正有一雙筷子叉了一大塊去，給送到了別人嘴裏，可是那張嘴還不大知足——

「這肘子沒燉爛。」

燉是沒燉爛，可又來了第二下子。

高六爺瞧了大家一眼，就報告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紅燒肘子祇有城裏那家湘雨樓做得頂好，那次豐縣長請他吃飯，就有這麼一樣菜。

「我到如今都還記得那個味。」

「放不放糖？」

「那倒……呃，這是……」

對面那位閔貴林乾咳了一聲，又跟大毛說起話來：嗓子提高了些。那個湘雨樓的紅燒肉問題祇好擱一擱，大家閉住了嘴。

「犯了山就沒有講手，」貴林四爺舐舐嘴唇。「昨日子我們約上的人已經議過了，」  
「下，哪，」他掏出一張紙來念着：「賠償大洋五元……」

「要五塊？」大毛叫了起來。

「自然要五塊……斫了一根杉條子——這杉樹就沒了路徑，對口圍的南湖杉——五塊還多……」

大毛把眼睛睜大了一下：

「我就有句話要講給貴四叔，你老人家莫動氣。」

「講罷！」

「哪，這樣的，」大毛臉色很不好看，聲調也不大客氣。「你老人家四方牌那塊山還是我們屋裏讓出來的：你老人家想想罷，你老人家祇出了一吊八呀——九個月還清的，你老人家記不記得……」

「娘賣腸子！如今提這些話做什麼！」

那個大毛一下子站了起來：

「不作興罵人！我們是田夸老，講話也都好好的講。你老人家是場面上的好老官，開

口就呪娘……個個都有娘，我們的娘也跟好老官的娘一樣要緊……」

「你你你！」閔貴林噴着唾沫。「你在……你在……你你……」

他楞住了一會，把桌上的人都瞟了一轉，平下氣改了口，不過胸脯還在一高一低的。

「你到底是來吵嘴還是講話……有話就講，莫囉裏八嗦……講罷。」

「我們是好好講話的，我們不呪娘。我不過是要你老人家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在我們屋裏吃米借柴——那時候你老人家就認了我爹爹做把弟兄……」

閔貴林鼻尖上堆着汗顆子，全身似乎有火炙着。

可是大毛還流水似地往下說，一聽就知道他那些話是早已經想好了的。

「你老人家該還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跟如今桌上的各位老爺不大講得來，你老人家呪了一通娘，補了別個幾十代祖宗，就眼淚巴巴的跟我爹講：「二哥祇有你是我再生爺娘……我的山就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我們兩家的子子孫孫也都是——」

你老人家親口講的，你老人家……」

「嘿呀，那位貴林四叔把鬚子一。『萬仞約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怎麼能……怎麼跟你講這個……這個……』」

「大家都曉得：沒有你老人家就沒有萬仞約。萬仞約的規矩都是你老人家興出來的，你老人家想要……」

閱貴林當做沒有聽見，他決計要換個題目談談，於是又把那張紙送到眼睛跟前念着。

桌上的人都禁止大毛岔嘴，硬摺住他坐下。

「賠償五元，」閱貴林挺起肚子說。「罰款——二十四吊。賞金——四吊八。這是賞豬屎老九的。還有昨天……」

忽然屋子裏暗了一下：一個人走了進來——藍四胖子。一句口也不開，祇跟桌上的

人點點頭，可沒睬閔貴林一眼。接着很快地坐到蕭老官給他搬來的椅子上，兩腳沒着到地，兩條短短的粗腿子就臨空掛着。

閔貴林偷偷地瞟藍四胖子一眼，又舐舐嘴唇往下報。

「昨日子邀約上的人來議這樁事，轎錢一起是六吊六，酒飯十吊——連柴火。這個路徑自然是歸你來抹檯子……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哪，賠償五元，罰款二十四吊，賞金四吊八，轎錢六吊六，酒飯十吊，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共計大洋五元，錢四十六吊六……限十天裏繳清來，畫個押……你爹爹怎麼沒來？」

「受了風寒，悶在屋裏，怎麼來！」

「那就你畫押。」

「畫押！」大毛又站了起來，眼球上全是些紅絲。「那麼鳥屎大的杉條子要賠四十六吊六，五塊花邊……就是賣了人來作抵也要我來得及呀！限十天，哼……山上那個火

土灰的地界——怕你老人家自己也看不清，莫講細毛走錯了界就犯這大的罪，簡直是叫我們抵人命……」

「我們不講那個……你服不服，服不服？不服就祇管去打官司，就是到京城裏去御狀我們也不怕你服——你就畫押！」

「不哩！我要跟我爹爹商量……」

他一抽身就要走。

「抓着他！」——閔貴林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於是七手八腳搭住了大毛。

這屋子裏的許多嘴都對大毛罵着，這麼吵了七八秒鐘，就有誰叫：

「送他到團裏去！——當土匪辦！」

九爺也老實動了火，很響地拍一下桌子——那些碗盞什麼的就一跳：

「叫團裏把南二公也抓起來——一起當土匪辦……太豈有此理！你是個什麼傢伙……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抓起來！」

閔四爺可來了勁。他挺勇敢地衝到大毛跟前劈劈——沒命地在別人臉上來了兩手掌，唱相聲似地把九爺的話也學了一遍：

「你曉不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

給打了的人給搭住了不好掙扎，顴骨上發了青，鼻孔裏流下兩條鼻血。

劈劈——閔貴林又打了兩個現成嘴巴，接着掉轉臉來，笑一下叫九爺別動氣：

「跟這些傢伙生氣又何苦呢？氣壞了體子不是玩意帳……九爺你老人家千萬莫嘔氣，我來整他。」

於是又結結實實打了幾下。

「娘賣腸子，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黑道日子生的，就的土匪坯！辦你辦你一屋人！你屋裏一窩子的土匪……蕭老官，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細來……快些去！九爺不是吩咐過了麼！快去！」

蕭老官似乎很爲難，東瞧瞧，西瞧瞧，就把嘴湊到大毛耳朵邊，勸他畫了押，不然的話下不了台。

這麼過了會兒，大毛到底聽了蕭老官的勸。他像另外打了個什麼主意似的，臉色漸漸平靜下來，在嘴上抹一抹鼻血，於是拿大拇指蘸蘸墨，在紙上印了個螺印。

大家透了一口氣，事情已經辦好。

可是藍四胖子還有件私事得跟閔貴林打交道。

「閔貴林，你在外面講了我好多空話，是不是？」

「什麼，我講過你老人家什麼……」

一隻肥肥的手——一把抓住閔貴林的衣領：那領扣給扯開了，露出一段滿是黑垢的頸子。

「你莫賴，」藍四胖子眼珠突了出來。「你講我這樣荒唐，那樣荒唐，還講我妹妹偷野老公，跟我也不乾不淨：我要你拿出真憑實據來。不是就跟你下不得台！」

閔貴林側着腦袋，臉紅紅的笑着：

「你老人家真是……你老人家待我這麼好，我還替你老人家瞎扯胡麼……是真話，我還連常講起你老人家的好處——哪個娘賣腸子的才不感你老人家的恩……！」

「生得賤野雜種！」

劈——一個嘴巴。

那個給打得跌了一步。他四面瞟了一眼——生怕給大毛瞧見。

大毛可走得沒了影子。

於是閔貴林用力地笑起來，腮巴子發抖，一臉的汗。

「你老人家動火做什麼。我實在是……」

那隻胖手又猛地一抬。閔貴林打算避開一下，可是藍四胖子的脾氣他知道：打幾下就完了事的，要沒打着的話，也許倒要真的發作起來跟他下不去。閔貴林就祇把臉子稍爲移動了點兒。

劈！

許多人都拖住了藍四胖子，大家認爲這不是打架的時候。

「算了罷，明日子再講去。」

「閔老四也是哪裏聽來的這許多空話子，難怪藍四爺要……要……」

藍四胖子打了幾下也就舒服了些，給別人拖着坐下去，祇罵了閔貴林幾句：

「這野雜種！自己還以爲自己有個人樣子，連畜生都不如……下回你再講——我

叫人拿大糞來灌你……」

閔貴林瞧瞧大家的臉，笑着吐了吐舌子，像小孩子摔破了一塊石板挨了大人的輕聲幾句責備似的，小聲兒說：

「哈呀，藍四爺這脾氣——連對我都這麼不客氣。」

可是這裏一散了場之後，閔貴林可不舒服起來。一回到家裏瞧見了貴林四娘，就覺得什麼晦氣都是這紅眼眶的女人惹出來的。

「掃帚星——害死了人！」

「什麼！你說什麼！你倒再講一句看！」

男人就很大方地笑一下：

「我又沒有說你，吵什麼。嘿呀，你真多心！」

他搖幌着腦袋騷了起來，腮巴子發着熱。他應該也打藍四胖子一下的。哪，像這樣：

麼，竟動手打人！於是——劈！對準那肥腮巴一下。

「你妹妹分明有野老公，娘賣腸子，你還好意思來問人！」

唔，真得打他一頓，並且還得當着許多人的面打他一頓：叫藍四胖子也知道知道他

閔貴林的厲害！

閔貴林噓了一口氣。

從前他肚子裏有什麼不舒服，老是我南二公談天，把什麼心腹話都告訴這位把弟兄。現在可……

「如今他怪不怪我呢？」他想。「我還是……」

還是去找找他：過了三天，他就把這主意實行起來。

南二公的確在害病，臉子灰白了些，腮巴陷了進去。他瞧見閔貴林來了似乎很興奮，爬起來到茶堂屋（註）裏坐着，他没叫請坐，也沒倒茶給客人，嘴閉得緊緊的不言語，祇讓

閔貴林一個人說話。

「二哥，細毛那樁事你莫怪我……」

這沒辦法：大家都說要罰。他閔貴林想着他的把弟兄想着他的兩個姪兒，三個整夜沒睡着。噴，怎麼辦，這個路徑！於是歎了一口氣。

南二公眼睛釘着地上，咬緊着牙：

「自然罰呀，沒有哪個講不罰呀！」

那個楞一楞，就笑起來：

「二哥你莫動氣：生了病頂動不得肝火……那天子我們議這樁事，我嘔得飯都沒吃：什麼程家裏，高六爺，藍四胖子，他們都講要重罰，我左一個揖，右一個揖，講了無數千萬

註：臥室以外的一間屋子：起坐，兼做廚房兼會客。那鄉下的人叫牠做茶堂屋，學名我不知道。

好話，要他們莫罰。娘賣腸子，不行！他們還講我的空話，講我是顧私不顧公——有了把弟兄就不要萬仞約……」

接着沉默了好一會，祇有外面麻雀叫。

閔貴林把舌尖在嘴唇上擺了一會，就噉的縮進去，伸着腦袋湊到南二公耳朵邊。

「這筆錢有沒有去想法子呢？……我本來要幫你的忙的，不過……嘖，真不是個路徑！大家都窮！娘賣腸子，還要逼這個罰款，簡直是……簡直是……二哥你真要想法子才行，還有六七天就要……」

突然——南二公站了起來。他牙齒咬得連腮巴都隆起得很高，嘴唇發了白，兩手沒命地顫着。

閔貴林退了一步，心頭一陣緊。

可是南二公沒命地喊着細毛，用力得全身都一陣抖。

「細毛……細毛……」

那孩子臉上還有些紅條子：那天在山上逃跑的時候弄破的。他瞧見閔貴林還沒來得及嚇一跳，南二公可就拿起竹筋條在他身上使勁地一下——拍！

小孩子尖叫了一聲，馬上又挨了第二下。接着就——拍拍拍拍拍……

「你犯山，你……我活到了五十幾了還來嘔這些尸框骨頭的氣……你你你！」南二公喘不過氣來。「好，拿命來抵——命還抵不得這筆數目……你逼死一屋人會要有活報應！活報應……」

閔貴林輕輕地哼着「呃呃呃」他不知道該怎麼說。

竹筋條還結結實實抽着。南二公咬着牙，喘着氣，臉上流下了眼淚。

細毛哭着滾着：

「啊呀爹爹……啊呀！啊呀……」

隣近的人聽見了都跑了進來，七嘴八舌地說着，一面把細毛拖開。可是南二公還掙扎着要追上去打。

大毛一奔進了茶堂屋，就一把搶去了南二公手裏的竹筋條。

「這不是細毛害的，打他做什麼？該殺的也不是細毛，該斫的也不是細毛……」

他很很地瞅了閔貴林一眼。閔貴林退了兩步，掉轉腦袋去瞟幾瞟——看還有退步的地方沒有。接着對大毛乾笑了一下，大毛可沒瞧見。

屋子裏許多人都罵着嚷着。

「打孩子做什麼，要怪就怪那麻皮心子的萬仞約！」

「哪個雜種子崽興出來的……」

十來幾隻眼睛都釘到了閔貴林臉上：使他臉子變成了幾百斤重的東西，要拾起來瞧瞧他們也不能夠。

「這不是路徑，」閱貴林着了慌，可是又不敢逃。娘賣腸子，他不該來的。他怎麼也想不到會聽這麼多話，看這麼多臉色。唔，說不定還得……

「打這些瘟雜種！」

「世界上有這種畜生——人家做好事讓一塊山地給他，他如今……他如今……」

「娘賣麻皮，他們不許斫柴，沒有柴——米放在肋子窩裏挾得熟的麼……」

「我們又沒有錢買炭……」

「我偏不信斜！我偏……他們仗着腰把子硬，哼，他們……」

「南二公，你老人家莫出一個爛錢子，看他怎麼！大家來一傢伙生……」

「哈，少講些，慢的有傢伙到他們約上去報信，把我們當土匪捉！他們有的是九爺！」

「閱老四，快些去報個信罷。」

閱老四笑得很難看，結裏結巴地說：

「你們真是！我怎麼去報信，我是……我是……他們要這樣，他們說……噴，實在是！」

……我幫南二公……幫南二公……」

「爹爹！」大毛突然叫了起來。

一下子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南二公臉上：那張臉變成了死灰色，眼睛睜得大大的，呆瞠着地下，嘴唇在動着。

「南二公怎麼！」

「沒有什麼，」南二公顫聲說。

「囑着罷。」

大毛和幾個人扶這老頭到隔壁裏去睡，忽然南二公像孩子似地哭起來。

「你們走……我不走，我……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閔貴林還是溜不出去，留下兩個人站在門邊，似乎是看守着他。他想對他們笑，跟他

們談幾句，可是別人老不掉過臉來。

隔壁許多人都勸着南二公，雜着南二公的哭嚷聲。角落裏蹲着細毛，還在抽着氣，嗓子裏咕咕的叫。

「這不是路徑，這……」

可是等大毛出來的時候，他就給放了生。

「貴四叔，走罷，罰款還沒到期哩，這裏沒你的事。」

閔貴林透了一口氣，趕緊走到了門外面，腿子很快地跨着，也沒來得及學九爺那麼幌腦袋。臉上堆着笑，皮膚上像放了個熱熨斗。

「哪裏哪裏！我是來看看你爹爹的……」

「嚇嚇！」

大毛回到了裏面。萬仞約的罰款——連割下自己的肉來出賣也不夠繳。那天他畫

押的時候就打定了主意的。把南二公送到縣城裏開雜貨鋪的姑媽家裏去，他自己就帶着細毛溜到別處去。南二公可捨不得走，老是——

「你們走，你們走……我要死在這裏，我要……聽話些，你們走罷，你們走罷，他們來了不得了：你們走罷，做做好事……我橫豎老了，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說了就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可是到了要繳清罰款的那天，南二公也祇好離開這屋子：約上派人來抄了家，把什麼都抓走。他們把南二公打牀上拖了下來，於是牀也給人搬去了。什麼破東西也都給抄得精光，連南二公那根旱煙桿都留不住。那兩隻母雞也更不用說，現在當然成了約上的家禽。屋子變成了空的，就連小板凳也沒有。祇有祖宗牌位沒拿去，不過給摔到了地下……

萬仞約上的人知道地方上鬧着柴荒米荒，一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很不大安靜。這回抄南二公的屋子，怕他們搗亂，怕他們跟萬仞約開仗，於是還派了些拳子兵放步哨，手

裏拿着入子槍。

把南二公家裏的東西搬空，就在門口貼上標賣屋子的告示。

大毛送南二公到縣城的姑媽的鋪子裏，就帶着細毛溜開了。南二公一到他妹婿家裏就發了狂，緊緊抓住門帘，眼珠往上翻，嘴角上釘着白沫，眼淚澗水似地滾着，尖聲嚷着：

「莫搬我的牀，莫搬我的牀……老爺，老爺，留下這張牀！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老爺，老爺，修修德，修修德，留下這張牀……」

五

這一向——閔貴林腦子裏很蹩扭。

聽說南二公死了，大毛細毛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他們的家私抄了來沒一點用處，現錢可一個也沒撈着。大毛的脾氣有點那個：橫一橫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也許大毛會對他……

要是大毛打定主意要動手，那批黑道日子生的田夸老也會幫着來對付他的；他們都吐着唾沫罵他——他害他們沒柴燒。

「這不是個路徑，」他對自己說。「總要……總要……」

不過一個有聲望的人總得給罵幾句的，這怕什麼。別人還敢怎麼他——他是爲了

萬仞約的事！還怕九爺他們不撐住他閔貴林麼！

於是他把腰板子挺直起來。

「娘賣腸子，來就來，我不怕那些路徑！」

他在屋裏踱着，腦袋往兩邊幌着。舌尖子在上脣上舐了一遍，又在下脣上舐了一遍。他想像他自己挺着肚子站在前面，九爺他們在旁邊扶着他，他就心跳起來。

「唔，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可是他還有一件心事，像長了一顆雞眼似的釘着，一個不留神就碰痛了牠。他身子

就一盪，嘴裏低聲叫了出來：

「娘賣腸子，米荒！」

他沒有用……現在穀價一天天地漲……

貴林四娘跟他吵過許多次，罵他油罄子——榨不出一點油。栽了些杉樹賣不出錢，家裏沒了米，等着餓死罷！

「你靠什麼，你靠什麼！」

他靠的是九爺他們，靠的是萬仞約。

可是那些萬仞約上的人都不怕沒米煮飯吃：像九爺高六爺他們——還存着一倉倉的穀子，屯着屯着，等別人餓暈了，他們才抬高了穀價出糶。要沒有他們就沒有米荒。

「娘賣……」

他又趕緊住了嘴：怎麼，他竟罵起九爺來……

肚子裏有什麼東西悶住發洩不出。他恨不得大叫幾句，亂踹一下，把這屋頂踹塌。他不住地淌着汗，兩條腿也躡得快了些。這麼着彷彿覺得就涼快點兒。

「這不是路徑，這不是路徑：沒有田……有錢也要得，娘賣腸子，又是……」

於是很快地又聯想到了南二公一家人。大毛不知道溜到了哪裏，可就擠不出一個銅子，並且還怕會……

他馬上就跑了出去——打聽大毛的下落。要是擠不出花邊，就抓住大毛當土匪辦，免得叫那傢伙橫一橫心暗算他。他走了好幾處，可是都聽不出一點道理，連隆記老闊娘和豬屎老九他們都不肯說出來，其實他們準是知道的。他想跑到眼底那路去，可又沒地方吃晚飯：要是大毛找不着，就白貼了一頓飯錢。肚子下面也脹了起來——總得回家上茅廁。

一回家——蕭老官在等着他。還沒來得及脫下那件洋紗長衫，蕭老官就衝着他走

過去，壓着那嘎嗓子：

「約上的人都在立本堂哩，到了好久好久了，等你老人家去議事。我在這裏也等了半天……」

「什麼，約上議事！」閔貴林嚇了一跳。「怎麼連我都不曉得呢！」

他轉身就走。

九爺家的廳上坐着二十來個人，在吵着談着。閔貴林那個短短個子一出現，大家就靜了下來，臉子都繃得鐵緊。

頭一個出來跟閔貴林打交道的又是藍四胖子！

「閔貴林，今天我們大家都跟你說話講，要跟你問個青白。他們公推我來開口，要叫你答個清楚。」

所有的眼睛都釘着他倆。高六爺連鼻煙都不吸，祇用手指摸着鼻煙壺。九爺正抽了

一口水煙，可忘了吹熄紙帽子，讓牠一直燒着。

閔貴林滿身的汗，長衫也成了濕的：他們都祇穿着小褂子，可沒誰請他也寬寬衣。他很有禮貌地微笑着，嘴唇在輕輕地顫動，瞧着藍四胖子那張光油油的大扁臉。

「一句話，」藍四胖子斬釘截鐵的聲調，「你把約上的穀子都鑿出去，你一個人賺那個利息，是不是？」

「我……我……」

坐在大椅子上的程家裏插進嘴來，嗓子尖得像女人的：

「問他：穀子是大家的，怎麼他……穀子是規定大家攤借，怎麼他一個人偷偷摸摸都拿去生息……」

旁邊的一個用肘碰碰程家裏，指一指藍四胖子，小聲說：

「莫貪嘴。他會問的。」

「是啊，藍四胖子對後面瞟了一眼，又老釘着閔貴林。」你祇要你一個人佔面子，不顧大家……畜生，簡直是！」

閔貴林全身融化成了水，舌子也怪不聽話起來：

「我是……我是……噴，你們都怪我……當着皇天講話，真是我……我……唉，我總算替約上出了力，我是……這個路徑，我……約上的事哪樁不是我……」好心沒好報，黃泥打黑灶，」各位大家……我……我我……」

「呃，我問你你一個人一手捺住那些穀子——總是真的吧！」

「這個路徑，這個……」他求救似地轉向九爺，「各位大家總看見我總……我總……約上的事我盡了力，有沒有對不住大家的……」

九爺手裏的那根紙帽子快燒到了手上，他趕緊吹熄了火，對閔貴林把臉扯得很長，嘴角到下巴上的那兩條皺紋又深深地刻了出來：

「你算是我一個遠房本家。本來……不過公事公辦，我也要講句公話：你實在是太對不起大家……你也總算是個穿穿長衫的人，你倒居然偷約上的穀子去生息，這是——這是一簡直是要不得的舉動，簡直是賊是強盜……譬如蕭老官的屋子呢，你就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

「開除你！」藍四胖子咬着牙。

「什麼，要……要……要……」閔貴林慘聲叫了起來。「萬仞約還是我邀大家立起來的，我……」

「哼，哪個不曉得！你分明是想要大家來撐你腰把子……你當是祇有你會辦事罷，老實告訴，這樣的人我們有……」

閔貴林差點沒暈過去。他全身都麻木起來：不知道熱，也不知道難受。他哭喪着臉，瞧大家，大家可沒理會。

可是這麼着還沒完場。藍四胖子又問他對別人說了些他的什麼鬼話。

「你跟九爺高六爺講我要搗蛋，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也都趁機會說了起來：閔貴林老是在這個跟前說那個的鬼話，在那個跟前說這個的鬼話。這種嘴巴就該打。

劈！——藍四胖子真的打了他一個嘴巴。

閔貴林用手摸摸腮巴子：這副腮巴子本來不肯笑的，可是他硬叫牠笑，就笑得非常吃力。一面把腦袋偏着：

「怎麼動手動腳呢？」

跟着又來了第二下劈！

頂糟的是——門口擁來許多人瞧熱鬧：大少爺，二少爺，甚至於還有李五那批長工。小姐站在院子對面，顛着脚尖往這邊瞧。說不定九太太在房裏板縫中間張着看哩。

這回閔貴林收住了笑臉：

「怎麼，你真打人？」

「打你！」——劈！劈！劈！

「你到底真打假打——我倒要問個青白看。」

藍四胖子不大高興答腔，祇又給了幾個嘴巴，然後提起他的耳朵——把他後腦勺在柱子上撞了一下：咚！一個大疙瘩。

那個眼面前飛了一陣花紋，手抓着拳，嘴張得大大的。

「你要打死了人了……你要吃官司……」

高六爺把手絹擦一下鼻孔，又塞回袖子裏，抬抬臉插進嘴來，冷冷地：

「要打官司啊——好，我們萬仞約一起出馬……」

他們萬仞約！什麼，他們是……

「去告罷！去告罷！」——又挨了兩拳。

閔貴林臉上紅裏透着青，嘴角上堆着白沫，嚷着嗓子叫：

「我倒不信斜……你再打打看！你再打！你再打！」

他把腮巴子送過去——又挨了好幾下。

「打得好……再打！你再打……」

「你打死了也抵不得一條狗……打你……」

閔貴林眨眨眼睛，忍住眼淚，緊緊咬着牙：

「我拚了這條命給你打……打呀！打呀！……祇要你敢……你倒——你倒——你

倒！真打……」

那隻胖拳頭又沒命地搥了幾下，接着就站穩步子，準備閔貴林衝過來。

那個可沒衝，祇趁這機會退了兩步，瞧瞧大家，露出牙齒，獐笑着：

「嘿呀，我倒想不到他會真打……」

「下回就不許你到約上來……你馬上去把約穀還清，限你三天……」

閔貴林完全昏了似的。他忘記了有沒有再挨打，也聽不明白別人說了些什麼。他彷彿記得在一張什麼紙上畫過一個押，那支筆有百多斤重。他也弄不清是什麼時候跑出了立本堂的，祇是走出來的時候，大少爺叫他打跨下爬過去，二少爺還吐了一口唾涎在他臉上。大家都拍手打着哈哈。

這倒是真有的事：他臉上還有那堆膩膩的東西，慢慢地流着，逗得別人發癢。

他一點什麼念頭也沒有，什麼事都想不上來。身上也沒覺得痛，祇不過腮巴有點發燙，後腦勺上似乎多了一件東西。那雙腿子像是別人的，自己不知道走着些什麼路。他用手抹抹臉，擦擦眼睛：眼睛面前一股勁兒飛舞着一些五顏六色的花紋，天地也在打旋。

突然——他給什麼撞了一下，跌開去四五步。

一羣人在他眼前亂幌着，像一些影子。似乎豬屎老九也在裏面，雷十一跟富牙子也在裏面。他們嘴裏叫着些什麼。

「到了立本堂再到高家裏……」

「毛牙子，吃排飯去！(註)我們……」

於是吵得什麼也聽不明白。

遠遠的——隆記老闖娘好像站着對這邊瞧着，手筒在袖子裏。

忽然閔貴林給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來，嘎聲嚷着：

「吃排飯去！——我也來一個！我……我是……」

「哈，封家裏的富牙子叫了起來，「閔四爺」

許多眼睛都對閔四爺橫了一眼。

註：沒飯吃，到屯穀的人家裏去吃飯，就叫做這個。因為人多，別人不應酬是不行的。

「什麼，閔四爺也要跟我們去吃排飯……」

「滾你娘的臭蛋——哪個要你！」——呸！一口唾沫在路上。

「你還有四方牌呀！」

「娘賣麻皮，吃了雷十一一屋人，吃了南二公一屋人，還要吃排飯……你……你你

……」

一隻粗大的黑手掌把閔貴林一推：踉蹌了幾步，腿子撐不住勁兒——嘎！墜到了泥  
溝裏。

「哈呀這麼站不住腳呀！」

「老十你小心些，」雷十一尖聲地笑着，針似的刺得人耳朵疼。「慢些萬仞約的老  
爺要捉你當土匪辦！」

有誰撿起一塊土來，對閔貴林身上一摔。可是沒摔着，祇濺了些水泥——放焰火似

的。

於是大家也都檢起些土塊石塊捧起來，還比賽誰捧中的次數多。

閔貴林在泥濘裏爬着。別人的土塊石塊一捧過來，他把腦袋讓開一下。一直等到那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跑遠了，他才敢爬到路上。

那羣傢伙叫着走着，零亂地響着步子。人家裏的狗就老遠地衝着他們叫，一走近——牠可又夾着尾巴逃進了屋子裏。

地都給他們踏得震動起來，閔貴林彷彿坐在有大風浪的海船裏似的，暈得直想嘔。他沒有一點力氣：站起來跨出步子，腦袋纔一搖幌——又撐不住勁兒倒了下去。

什麼人都走遠了，什麼人都撇開了他，連麻雀都啾的一聲飛了開去——射過這悶熱的紫灰色黃昏小下去，腦袋也不掉過來一下。閔貴林忽然覺得心臟上起了一陣酸疼。舌尖伸在嘴唇外面，舐到了嘴邊上的黑泥。牙齒用力地咬下去，咬得陷進了舌子——也

一點不覺得痛。

「沒有路徑了……沒有路徑了……娘賞腸子……」

他要爬起來，膝踝子一頓又倒了下去。

這裏靜靜的，彷彿什麼生物都消滅得乾乾淨淨，就連風也不吹動一下。老遠的可有哄哄的吵聲，雜着步子響：那跟這裏是兩個宇宙似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文學研究會  
創作叢書

萬 切約 一册

(84221.1)

每册定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張 天 翼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秦仲宜)

昇五年六月廿四日